

B212 / 724

T5212/724

1

T5212/7243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心雁龍片

本傳文獻通考諸家詳揚

得焉文之一字最為宋人

加以雁龍之說則目不

此書突發魯直以作文者

得此書突發魯直以作文者

文心雕龍序

劉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見

於本傳文獻通考諸家評騭

無稱焉文之一字最為宋人

所忌加以雕龍之號則目不

閱此書矣黃魯直以作文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慎園

舒桐
鄉民

不可無雕龍作史者不可無
史通雖則推尊亦乖倫次魯
直好掊擊故引子玄也論家
劉子五卷唐志亦謂勰撰陳
振孫歸之劉晝孔昭謂序云
晝傷已不遇天下陵夷播遷

江表故作是書按是勰以前
人似東渡時作其於文辭燦
然可觀晁公武以淺俗譏之
亦不好文之一證矣傳稱勰
爲文深於佛理京師寺塔名
僧碑誌多其所作予讀高僧

傳往往及之但惜不見全文
一篇總不婚娶依沙門僧佑
與之居處十餘年博通經論
定林寺藏總所次也竊恐佑
高僧傳乃總手筆耳沈約論
文欲易見事易見理使人易

誦而賞譽雕龍謂其深得文
理大抵理非深入則不能躍
然彥和義炳而采流故取重
於休文也雕龍上廿五篇銓
次文體下廿五篇駮引筆術
而古今短長時錯綜焉其原

道以心卽運思於神也其徵
聖以情卽體性於習也宗經
誦緯存乎風雅詮賦及餘窮
乎變通良工心苦可得而言
夫雲霞煥綺泉石吹籟此形
聲之至也然無風則不行風

者化感之本原性情之符契
詩貴自然自然者風也辭達
而已達者風也緯非經匹以
其深瑕歌同賦異流於侈靡
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諸
家詭術不應賢王之求以至

詞命動民有取於巽諧隱自
喻適用於時豈非風振則本
舉風微則末墜乎故風骨一
篇歸之於氣氣屬風也文理
數盡乃尚通變變亦風也剛
柔乘利而定勢繁簡趨時而

鎔裁律調則標清而務遠位
失則飄寓而不安風刺道喪
比興之義已消物色動搖形
似之工猶接蓋均一風也襲
蘭轉蕙足以披襟伐木折屋
令人喪膽倏焉而起不知所

自倏焉而止不知所終善御
之人行乎八極知音之士程
於尺幅勰不云乎深於風者
其情必顯勰之深得文理也
正與休文之好易合而勰之
所以能易也則有風以使之

者矣雕龍苦無善本漉漫不
可讀相傳有楊用修批點者
然義隱未標字譌猶故予友
梅子庾從事於斯音註十五
而校正十七差可讀矣予以
公暇取青州本對校之間一

籤其大指是亦以易見意而
少補茲刻之易見事易誦者
也江州與子庾將別書

萬曆壬子春仲友人曹學佺

撰



楊升菴先生與張禹山書

批點文心雕龍頗謂得劉舍人精意此本亦古有
一二誤字已正之其用色或紅或黃或綠或青或
白自爲一例正不必說破說破又宋人矣蓋立意
一定時有出入者是乖其例人名用斜角地名用
長圈然亦有不然者如董狐對司馬有苗對無棣
雖係人名地名而儷偶之切又當用青筆圈之此
豈區區宋人之所能盡高明必契鄙言耳

刻楊升菴先生批點文心雕龍引

洪範五行地於乾為之圖列于命箕之書其見
象於天也為五星分位於地也為五方行于四時
也為五境稟于人也为五言播于教也為五
音發于文言為五氣則五氣之文自陰符已記
之予美夫握五氣管點綴五氣文則言

明升庵楊先生寔始基之先生起成都探奇
摘艷漁四部弋七略胸中具一大武庫凡經目
所涉獵手所指點美閭室而賜之燭閑閑而

提之鑰也。豈与粉黛飾，無培效觀。粒治態，
作倚事，一為者。繫長教經，我將令實之。志如
吳綾如蜀錦，如冰銷如火布。不終目駭，後去
又人之心，之巧。義以加年，至于文心離龍之為
書，則有先生之巧。色管在余，知為圖之。河書之
洛，而已。年又何贅焉。

吳興閔繩初玄宰甫撰



凡例

一楊用脩批點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別則閱之
易涵寧能味其旨趣今漫存五色非曰炫華實
有益於觀者

一五色今紅綠青依舊獨黃去太多易以紫白者
之采易以古色改之特便觀覽耳若用脩下筆
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

一元本字向多脫誤惟委子庾奉改訂甚備因全
依之且注元脫元誤并元改補人於上庶使閱

者知之

一篇中於改補字則用○於衍文則用□於當作疑作則用、俱以墨別之其云一作某者但存以見諸本之備而已

一委子庚注每篇之中有注有不注每段之中或詳或畧故使人致惜於不全然事有難曉者一覽藜然不得謂無功於劉子也子庚有云釋名釋義有便初學者吾於子庚亦云謹存其舊一各註元居各篇後今并於各卷後以便稽考人

名及鳥獸等名元註本文下今以硃載於旁庶文易明而不至本文間斷

吳興凌雲宣之甫識



劉舍人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祖靈真宋司空秀之弟也
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
沙門僧祐與之居處積十餘年遂博通經論因區
別部類錄而序之今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天監
初起家奉朝請中軍臨川王宏引兼記室遷車騎
倉曹參軍出爲太末令政有清績除仁威南康王
記室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
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

改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
故昭明太子好文學深愛接之初勰撰文心雕龍
二十篇論古今文體引而次之既成未爲時流所
稱勰自重其文欲取定於沈約約時貴盛無由自
達乃負其書候約出干之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
便命取讀大重之謂爲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然
勰爲文長於佛理京師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
製文有勅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
啓求出家先燔鬢髮以自誓勅許之乃於寺變服
改名慧地未朞而卒文集行於世

文心雕龍校讐姓氏

批評

楊慎字用修

參評

曹學佺字能始

音註

梅慶生字子庾

校正

朱謀埠字鬱儀

王一言字民法

王一言字民法

許天敘字伯倫

謝兆申字耳伯

孫汝澄字無撓

沈天啓字生予

柳應芳字陳父

俞安期字羨長

王嘉弼字青蓮

王嘉丞字性凝

張振豪字儁度

葉遵字循甫

許延祖字無念

商家梅字孟和

欽叔陽字愚公

龔方中字仲和

許延禪字無射

李漢燿字孔章

胡字孝轅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徵聖第二

宗經第三

正緯第四

辨騷第五

明詩第六

樂府第七

詮賦第八

頌讚第九

祝盟第十

銘箴第十一

誄碑第十二

哀弔第十三

劉子文心雕龍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鍾。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人實天地之心。生。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

漢書紀

曹詠始曰先提
起心字而後及
有心無心之別

鍾音橫

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琴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鐙。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夫以無識之物。鬱然有彩。有心之器。其無文歟。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讚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廼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自鳥迹代繩。文字始炳。炎皞遺事。紀在三墳。而年

鍾音橫

護元作謀楊改

蘇音宙

振元作得宋改
副音端

對二傲

梅子慶曰
作元

世渺邈。聲采靡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元首載歌。既發吟詠之志。益稷陳謨。亦垂敷奏之風。夏后氏興。業峻鴻績。九序惟歌。勲德彌緝。逮及商周。文勝其質。雅頌所被。英華日新。文王患憂。繇辭炳曜。符采複隱。精義堅深。重以公旦多材。振其徽烈。制詩緝頌。斧藻羣言。至夫子繼聖。獨秀前哲。鎔鈞六經。必金聲而玉振。雕琢情性。組織辭令。木鐸起而千里應。席珍流而萬世響。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矣。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

秋義

曹能始曰仁孝
元者宋諱

訓莫不原道。心裁文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
洛。問數乎著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
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
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涯。日
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存乎辭。辭之所以能
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贊曰

道心惟微。神理設教。光采玄聖。炳耀仁孝。龍圖獻
體。龜書呈貌。天文斯觀。民胥以劬。

曹能始曰仁孝
二字亦有斟酌

徵聖第二

夫作者曰聖。述者曰明。陶鑄性情。功在上哲。夫子
文章。可得而聞。則聖人之情。見乎文辭矣。先王聖
化。布在方冊。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是以遠稱唐世。
則煥乎為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
之徵也。鄭伯入陳。以立辭為功。宋置折俎。以多文。
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辭欲巧。此修
身貴文之徵也。然則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

文元作方孫改

謝改

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矣。夫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文成規矩。思合符契。或簡言以達旨。或博文以該情。或明理以立體。或隱義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貶。喪服舉輕以包重。此簡言以達旨也。七月之詩邠詩聯章以積句。禮記篇名儒行緝說以繁辭。此博文以該情也。書契斷決以象夫。文章昭漸以象離。此明理以立體也。四象精義以曲隱。五例微辭以婉晦。此隱義以藏用也。故知繁畧殊形。隱顯異術。抑引隨時。變通會適。徵之周孔。則文有師矣。是以子政論文。必

李元脫揚補

雅圭勸學四字
元脫揚補

徵於聖。雅圭勸學。必宗於經。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尚體要。弗性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辯。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辯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時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此言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天道難聞。猶或鑽仰。文章可見。胡寧勿思。若徵聖立言。則文其庶矣。

顏闔事見莊子

贊曰

妙極生知。睿哲惟宰。精理為文。秀氣成采。鑒懸日月。辭富山海。百齡影徂。千載心在。

二句贊例
如此辭
角固不一
曹能始曰揚批
亦未必然

宗經第三

三極彛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歲歷綿賾。條流紛糅。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於是易張十翼。書標七觀。詩列四始。禮正五經。春秋五例。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然而道心惟微。聖謨卓絕。墻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

觀音官尚言大
韓引孔子曰六
誓可以現義五
語可以現仁呂
刑可以現識洪
範可以現度禹
貢可以現事皋
陶可以現治堯
典可以現美

孫興抗曰按易
繫辭曰其旨遠
其辭文其言曲

而中其事肆而

文元作高孫改

曹能始曰此段

與青州本互有

同異然以茲本

為得

無錚錚之細響矣。易惟談天人神致用。故繫稱旨

遠辭文。言中事隱。韋編三絕。固哲人之驪淵也。書

實記言。而訓詁茫昧。通乎爾雅。則文意曉然。故子

夏歎書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言昭

灼也。詩主言志。詁訓同書。摘風裁興。藻辭誦喻。溫

柔在誦。故最附深衷矣。禮記立體弘用。據事制範。

章條纖曲。執而後顯。採掇生言。莫非寶也。春秋辨

理。一字見義。五石六鷁。以詳略成文。雉門兩觀。以

先後顯旨。其婉章志晦。諒以邃矣。尚書則覽文如

詭。而尋理即暢。春秋則觀辭立曉。而訪義方隱。此

聖人之殊致。表裏之異體者也。至根柢槃深。枝葉

峻茂。辭約而旨豐。事近而喻遠。是以往者雖舊。餘

味日新。後進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謂

太山徧雨。河潤千里者也。故論說辭序。則易統其

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詩贊。則詩立其本。

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為根。並

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

內者也。若稟經以製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

梅子庾日記一
作貴
制音端
四句一十六字
元脫宋按御覽
補

梅子庾曰晚元
作曉
曹能始曰文用
疑作運用

銘宋懋儀曰當
即移

曹能始曰此書
以心為主以風
為用故于六藝
首目之而未則
歸之于文所謂
麗而不深即雕
龍也

銅煑海而為鹽也。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
深而不詭。二則風清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
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
淫。揚子比雕玉以作器。謂五經之含文也。夫文以
行立。行以文傳。四教所先。符采相濟。勵德樹聲。莫
不師聖。而建言修辭。鮮克宗經。是以楚豔漢侈。流
弊不還。正未歸本。不其懿歟。

替曰

三極彝道。訓深稽古。致化歸一。分教斯五。性靈鎔
匠。文章與府。淵哉鑠乎。羣言之祖。

正緯第四

夫神道闡幽。天命微顯。馬龍出而大易興。神龜見而洪範耀。故繫辭稱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斯之謂也。但世復文隱。好生矯誕。真雖存矣。偽亦憑焉。夫六經彪炳。而緯、候、稠、疊、孝、論、昭、哲、而、鉤、識、蕞、蕞。按經驗緯。其偽有四。蓋緯之成。經其猶織綜絲麻。不雜布帛。乃成。今經正緯。竒倍。擿千里。其偽一矣。經顯聖訓也。緯隱神教也。聖訓宜廣。神教宜約。而今緯多於經。神理更繁。其偽二矣。有命自天。迺

緯音胃

哲元作哲許改

蕞音迨

曹能始曰駭駭極常

柳陳父曰鳥鳴
似語事出左傳

稱符讖而八十一篇皆託於孔子。則是堯造錄圖。昌制丹書。其偽三矣。商周以前圖錄。頻見春秋之末。羣經方備。先緯後經。體乖織綜。其偽四矣。偽既倍摘。則義異自明。經足訓矣。緯何豫焉。原夫圖錄之見。迺昊天休命。事以瑞聖。義非配經。故河不出圖。夫子有歎。如或可造。無勞喟然。昔康王河圖。陳於東序。故知前世符命。歷代寶傳。仲尼所撰。序錄而已。於是伎數之士。附以詭術。或說陰陽。或序災異。若鳥鳴似語。蟲葉成字。篇條滋蔓。必假孔氏通

瑞元竹理強改

儒討覈。謂起哀平。東序秘寶。朱紫亂矣。至於光武之世。篤信斯術。風化所靡。學者比肩。沛獻集緯。以通經。曹褒撰讖。以定禮。乖道謬典。亦已甚矣。是以桓譚疾其虛偽。尹敏戲其深瑕。張衡發其僻謬。荀悅明其詭誕。四賢博練。論之精矣。若乃羲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竒偉。辭富膏腴。無益經典。而有助文章。是以後來辭人。採摭英華。平子恐其迷學。奏令禁絕。仲豫惜其雜真。未許煨燔。前代配經。故詳論焉。

贊曰

榮河溫洛。是孕圖緯。神寶藏用。理隱文貴。世歷二漢。朱紫騰沸。芟夷譎詭。揉其雕蔚。

辨騷第五

曹能始曰詩亡之後屈平直接其緒故老和正緯以辨騷也此非劉子之言也國風小雅離騷兼之漢人已言之矣

孫元作謬許改

自風雅寢聲。莫或抽緒。奇文鬱起。其離騷哉。固已軒翥詩人之後。奮飛辭家之前。豈去聖之未遠。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漢武愛騷。而淮南作傳。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蟬蛻穢濁之中。浮游塵埃之外。儻然涅而不緇。雖與日月爭光可也。班固以為露才揚已。忿懟沈江。羿澆二姚。與左氏不合。崑崙懸圃。非經義所載。然其文辭麗雅。為詞賦之宗。雖非明哲。可謂妙

梅子庚曰懸一

字所即註雜駁者

極子庚曰四家
即漢武淮南宣
帝揚雄
曹能始曰四家
常是王遠非漢
武

才王逸以為詩人提耳。屈原婉順，離騷之文，依經立義，駟虬乘鸞，則時乘六龍，崑崙流沙，則禹貢敷土，名儒辭賦，莫不擬其儀表，所謂金相玉質，百世無匹者也。及漢宣帝嗟歎，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四家舉以方經，而孟堅謂不合傳，褒貶任聲，抑揚過實，可謂鑿而弗精，翫而未覈者也。將覈其論，必徵言焉。故其陳堯舜之耿介，稱湯武之祇敬，典誥之體也。譏桀紂之昌披，傷羿澆之顛隕，規諷之旨也。虬龍以喻君子，雲蜺以譬讒邪。

梅子庚曰娥者
嵩元作娥

畢元作嚴孫改
夫元作天謝改
目元作足朱改
孫無撓曰按離
辭羽鳥彈曰彈
射也

慢元作憲朱改
曹能始曰摘其
考証此愛而知

比興之義也。每一顧而淹涕，歎君門之九重，忠怨之辭也。觀茲四事，同於風雅者也。至於託雲龍說迂怪，豐隆求宓妃，鳩鳥媒娥女，詭異之辭也。康回傾地，夷羿彈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譎怪之談也。歲大夫依彭咸之遺，則從子胥以自適，狷狹之志也。士女雜坐，亂而不分，指以為樂，娛酒不廢，沈湎日夜，舉以為為權，荒淫之意也。摘此四事，異乎經典者，故論其典誥則如彼，語其夸誕則如此。固知楚辭者，體慢於三代，而風雅於戰國，乃雅頌之博徒，而詞賦

惡也夫和欲扶
風雅之切如此

讓音現

耀艷深華四字
尤盡二篇妙處
故重圖之度日
休評楚辭出秀
古艷亦以此何
相表裏予稍易
之云招魂耀艷
而深華招隱幽
秀而古朗

曹能始曰山水
循聲而得貌節
候披文而見時
此極真之也若
撰書抵偽感矣

卷之七

捨其香草尤奇

物溢錯毫元作
終益稱豪未考
亦中楚辭改

文心雕龍

之英傑也。觀其骨鯁所樹，肌膚所樹，雖取鎔經意，亦自鑄偉辭。故騷經九章，朗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靡以傷情。遠遊天問，瓌詭而惠巧；招魂招隱，耀豔而深華。卜居標放言之志，漁父寄獨往之才。故能氣往轢古，辭來切今。驚采絕豔，難與並能矣。自九懷以下，遠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故其敘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麗馬；揚公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

宋玉作

宋玉作 淮南作

王褒作

枚賈

相如

非一代也。故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若能憑軾以倚雅頌，懸轡以馭楚篇，酌音而不失其真，翫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欬唾可以窮文致。亦不復乞靈於長卿，假寵於子淵矣。

贊曰

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驚才風逸，壯志煙高。山川無極，情理實勞。金相玉式，豔溢鎔毫。

文心雕龍 上

十二

大詩懷之皆訓
為持此詩者持
也本之千古詩
則字雖共得之
宋人說詩夢寐
不到此蓋宋人
元不知詩為何
物也

曹能始曰詩以
自然為宗即此
之謂
朱贊儀曰倚岩
作法

梅子庾曰唐一
作章

曹能始曰遠者
自然也

明詩第六

此評古之詩直至齊梁勝鍾嶸詩品多矣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
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
焉。爾。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昔
葛天氏樂辭云。玄鳥在曲。黃帝雲門。理不空綺。至
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
已。及大禹成功。見原道篇九序惟歌。太康敗德。五子咸怨。順
美匡惡。其來久矣。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

曹能始曰即此自然也

六義環深。子夏監絢素之章。子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自王澤殄竭。風人輟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漢初四言。韋孟首唱。匡諫之義。繼軌周文。孝武愛文。柏梁列韻。嚴馬之徒。屬辭無方。至成帝品錄。三百餘篇。朝章國采。亦云周備。而辭人遺翰。莫見五言。所以李陵班婕妤。見疑於後代也。按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

評古詩十九首得其髓者

悲以遠。驚心動魄。一字千金。與此互相義。宋人腐儒。不知詩作詩。詩法。詩格。詩評。無一可采者。誤人無限。與其觀宋人之書。何不觀此。

曹能始曰正始之弊何晏之流

徑童謠。近在成世。閱時取證。則五言久矣。又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比采而推。兩漢之作乎。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怛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至於張衡怨篇。清曲可味。仙詩緩歌。雅有新聲。暨建安初。五言騰踴。文帝陳思。縱轡以騁節。王徐應劉。望路而爭驅。並憐風月。狎池苑。述恩榮。敘酣宴。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造懷指事。不求纖密之巧。驅辭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乃正始明道。詩雜仙心。何

文心雕龍上

十四

正是律以亂經者故特註之極阮應璩猶存風雅之意所以補救萬一

采詩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此千古不易之言齊和已闕之矣

曹能始曰此與前對同

曹能始曰齊和不易言詩乃深於詩者其易也將至則近於自然矣

晏之徒率多浮淺唯嵇旨清峻阮旨遙深故能標焉若乃應璩百一獨立不懼辭譎義貞亦魏之遺直也晉世羣才稍入輕綺張潘左陸比肩詩衢采縛於正始力柔於建安或析文以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江左篇製溺乎玄風嗤笑狗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袁孫已下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莫與爭雄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莊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

字休璩詩

袁宏字宏伯孫楚字子荆

郭璞字

窮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競也故鋪觀列代而情

變之數可監撮舉同異而網領之要可明矣若夫

四言正體雅潤為本五言流調清麗居宗華實異

用唯才所安故平子得其雅叔度含其潤茂先凝

其清景陽振其麗兼善則子建仲宣偏美則太冲

公幹然詩有恒裁思無定位隨性適分鮮能通圓

若妙識所難其易也將至忽之為易其難也方來

至於三六雜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於圖

識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餘製

巨細或殊。情理同致。總歸詩圃。故不繁云。

贊曰

民生而志。詠歌所合。興發皇世。風流二南。周南召南神理共契。政序相參。英華彌縟。萬代永耽。

此篇評詩宋腐儒所不及其一班知尊宋腐談而不聞此志不知詩者也至言不出俗言勝也然可語此世亦無幾人唯吾禹山可也

樂府第七

樂府者。聲依咏。律和聲也。鈞天九奏。既其上帝。葛

天八闕。爰乃皇時。咸池五英樂名自咸英以降。亦無得而論矣。至

於塗山。歌於候人。始為南音。有娥謠乎飛燕。始為

北聲。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殷整思於西河。西

音以興。音聲推移。亦不一槩矣。匹夫庶婦。謳吟土

風。詩官採言。樂盲被律。志感絲篁。氣變金石。是以

師曠覘風於盛衰。季札鑒微於興廢。精之至也。夫

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

闕音缺

整元作登朱改
朱贊儀曰呂覽
所謂殷整甲也

正元作及許改

盲元作育許改

樂聲之亡千古
心恨

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自雅聲
浸微。溺音騰沸。秦燔樂經。漢初紹復。制氏紀其鏗
鏘。叔孫定其容與。於是武德興乎高祖。四時廣於
孝文。雖摹韶夏。而頗襲秦舊。中和之響。闐其不還。
暨武帝崇禮。始立樂府。總趙代之音。撮齊楚之氣。
延年以曼聲協律。賈臣相如朱馬以騷體製歌。桂華雜曲。麗
而不經。赤鴈羣篇。靡而非典。河間薦雅。而罕御。故
汲黯致譏於天馬也。至宣帝雅頌。詩效鹿鳴。邇及
元成。稍廣淫樂。正音乖俗。其難也如此。暨後郊廟

惟維雅章。辭雖典文。而律非夔曠。至於魏之三祖。

氣爽才麗。宰割辭調。音靡節平。觀其北上。衆引秋

風。列篇或述。酣宴或傷。羈戍志不出於滔蕩。辭不

離於哀思。雖三調之正聲。實韶夏之鄭曲也。逮於

晉世。則傳玄曉音。創定雅歌。以詠祖宗。張華新篇。

亦充庭萬。然杜夔調律。音奏舒雅。字公曾荀勗改懸聲節。

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和樂精妙。

固表裏而相資矣。故知詩為樂心。聲為樂體。樂體

在聲。瞽師務調其器。樂心在詩。君子宜正其文好。

曹能始曰先心
後器先詩後聲
此極得論樂府
之休

曹能始曰此非
聲之罪也辭之
罪也

曹能始曰降及
唐宗絕句詩餘
凡披之管絃者
莫不皆然

俞樾長曰斬疑
作軒

樂無荒。晉風所以稱遠。伊其相謔。鄭國所以云亡。
故知季札觀辭。不直聽聲而已。若夫豔歌婉變。怨
志迭絕。淫辭在曲。正響焉生。然俗聽飛馳。職競新
異。雅詠溫恭。必欠伸魚睨。奇辭切至。則拊髀雀躍。
詩聲俱鄭。自此階矣。凡樂辭曰詩。詩聲曰歌。聲來
被辭。辭繁難節。故陳思稱李延年閑於增損。古辭
多者。則宜減之。明貴約也。觀高祖之詠大風。孝武
之歎來遲。歌童被聲。莫敢不協。子建士衡。咸有佳
篇。並無詔伶人。故事謝絲管。俗稱乖調。蓋未思也。

至於斬伎鼓吹。漢世鏡挽。雖戎喪殊事。而並總入
樂府。字照伯繆襲所致。亦有可算焉。劉向字昔子政品文。詩與歌
別。故略敘樂篇。以標區界。

贊曰

八音摛文。樹辭為體。謳吟垌野。金石雲陛。韶響難
追。鄭聲易啓。豈惟觀樂。於焉識禮。

詮賦第八

曹能始曰同義則重風骨異體則流華靡此是一篇之案

桓音義與詠同

孫嘉悅曰招字疑是作憲曹能始曰招字句亦佳

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昔邵公稱公卿獻詩。師箴賦。傳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詩序則同義。傳說則異體。總其歸塗。實相枝幹。劉向云。明不歌而頌。班固稱古詩之流也。至如鄭莊之賦大隧。士蔣之賦狐裘。結言桓韻。詞自已作。雖合賦體。明而未融。及靈均唱騷。始廣聲貌。然賦也者。受命於詩人。招字於楚辭也。於是荀况禮智。宋玉風釣。爰錫名號。與詩畫境。六義附庸。

屈原字

許伯倫曰遂當

作述梅子慶曰至當

作主聲元既曹補

曹能始曰陸賈有感春賦

朔元作翔曹改

馬元竹為朱改朱辭似曰閑馬

馬元竹鹿曹改

梅子慶曰即應上札智二賦風鈞二賦

明鈞元作朋鈞朱考御改

蔚成大國。遂客至。以首引。極聲貌。以窮文。斯蓋別
詩之源始。命賦之厥初也。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漢
初詞人。順流而作。陸賈扣其端。賈誼振其緒。枚馬
同其風。王揚騁其勢。臯朔已下。品物畢圖。繁積於
宣時。校閱於成世。進御之賦。千有餘首。討其源流。
信興楚而盛漢矣。夫京殿苑獵。述行序志。並體國
經野。義尚光大。既履端於唱序。亦歸餘於總亂。序
以建言。首引情本。亂以理篇。迭致文契。按郡之卒
章。閔馬稱亂。故知殷人輯頌。楚人理賦。斯並鴻裁

之寰域。雅文之樞轄也。至於草區禽族。庶品雜類。
則觸興致情。因變取會。擬諸形容。則言務纖密。象
其物宜。則理貴側附。斯又小制之區。吟竒巧之機
要也。觀夫荀結隱語。事數自環。宋發巧談。實始淫
麗。枚乘兔園。舉要以會新。相如上林。繁類以成豔。
賈誼鵬鳥。致辨於情理。子淵洞簫。窮變於聲貌。孟
堅兩都。明絢以雅贍。張衡二京。迅發以宏富。子雲
甘泉。構深瑋之風。延壽靈光。合飛動之勢。凡此十
家。並辭賦之流也。及仲宣靡密。發端必道。偉長博

文心雕龍 上

曹能始曰未重
風骨為是

通時逢壯采。太冲安仁。策勳於鴻規。士衡子安。底或又按
績於流制。景純綺巧。縛理有餘。彥伯梗槩。情韻不
匱。亦魏晉之賦首也。原夫登高之旨。蓋睹物興情。
情以物興。故義必明雅。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
詞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
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糝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
也。然逐末之儔。蔑棄其本。雖讀千賦。愈惑體要。遂
使繁華損枝。膏腴害骨。無貴風軌。莫益勸戒。此揚
子所以追悔雕蟲。貽誚於霧縠者也。

贊曰

賦自詩出。分岐異派。寫物圖貌。蔚似雕畫。枿滯必
揚。言庸無隘。風歸麗則。辭翦美稗。

曹能始曰頌
本于風雅故擊
而不变音趣

國元脫曹補

與元作興曹改
曰元作由曹改

頌讚第九

四始之至。頌居其極。頌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
形容也。昔帝嚳之世。咸墨為頌。以歌九韶。自商已
下文禮允備。夫化偃一國。謂之風。風正四方。謂之
雅。容告神明。謂之頌。風雅序人事。兼變正頌。主告
神義必純美。魯國以公旦次編。商人以前王追錄。
斯乃宗廟之正歌。非燕饗之常詠也。時邁一篇。周
公所製。哲人之頌。規式存焉。夫民各有心。勿壅惟
口。晉輿之稱原田。魯民之刺裘鞞。直言不詠。短辭

周頌篇名

曹能始曰即野
誦之意

熹元作傍曹政

梅子庾曰上林
疑作東巡

以諷丘明子高並謀為誦斯則野誦之變體浸被
乎人事矣及三閭橘頌情采芬芳比類寓意又覃
及細物矣至於秦政刻文爰頌其德漢之惠景亦
有述容。汭世並作相繼於時矣。若夫子雲之表充
國孟堅之序戴侯仲武之美顯宗史岑之述熹后
或擬清廟或範駟那雖淺深不同詳略各異其褒
德顯容典章一也。至於班傳之比征西逝變為序
引豈不褒過而謬體哉。馬融之廣成上林雅而似
賦何弄文而失質乎。又崔瑗文學蔡邕樊渠並致

始皇名政

漢明帝名

漢明帝名

字孝山又字子孝

和帝后鄧氏

周頌篇名

齊頌篇名

周禮

字季長

字子正

文學官志

字伯喈

樊渠渠頌

漢高祖三十八頌

皇子生頌

美於序而簡約乎篇。摯虞品藻頗為精覈。至云雜
以風雅而不變。旨趣徒張虛論。有似黃白之偽說
矣。及魏晉辨頌。鮮有出轍。陳思所綴。以皇子為標
陸機積篇。惟功臣最顯。其褒貶雜居。固未代之訛
體也。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
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揄揚以發
藻。汪洋以樹義。惟纖曲巧致。與情而變。其大體所
底。如斯而已。讚者明也。昔虞舜之祀。樂正重讚。蓋
唱發之辭也。及益讚於禹。伊陟讚於巫咸。並颺言

曹能始曰一語
足見古人相沿
之妙

後元仲修朱改
御覽改

韓虞著有文章
詠品別

以明事。嗟嘆以助辭也。故漢置鴻臚以唱拜為讚。即古之遺語也。至相如屬筆。始讚荆軻。及遷史固書。託讚褒貶。約文以總錄。頌體以論辭。又紀傳後評。亦同其名。而仲治流別。謬稱為述。失之遠矣。及景純注雅。爾雅動植讚之。義兼美惡。亦猶頌之變耳。然其為義事。生獎歎。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曠。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發源雖遠。而致用蓋寡。大抵所歸。其頌家之細條乎。

贊曰

容體底頌。勳業垂讚。鏤影摘文。聲理有爛。年積逾遠。音徽如旦。降及品物。炫辭作翫。

神元作百朱改

看元作祈柳改

及元作及許改

曹能始曰文字

畢醒皆如此類

祝盟第十

天地定位。祀徧羣神。六宗既禋。三望咸秩。甘雨和
 風。是生黍稷。兆民所仰。美報興焉。犧盛惟馨。本於
 明德。祝史陳信。資乎文辭。昔伊耆始蜡。以祭八神。
 其辭云。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無作。草木歸其
 澤。則上皇祝文。爰在茲矣。舜之祠田云。荷此長耜。
 耕彼南畝。四海俱有利。民之志。頗形於言矣。至於
 商履聖敬。日躋玄牡。告天以萬方罪已。卽郊禋之
 詞也。素車禱旱。以六事責躬。則雩祭之文也。及周

湯名

虞許改

倭者真
政疫元作政疾
王改

王性凝曰政疫
事見漢書

始元朕膏補

曹能始曰善罵
猶可兼讚愈非

之大祝。掌六祀之辭。是以庶物咸生。陳於天地之
郊。旁作穆穆。唱於迎日之拜。夙興夜處。言於附廟
之祝。多福無疆。布於少牢之餽。宜社類禡。莫不有
文。所以寅虔於神祇。嚴恭於宗廟也。春秋已下。黷
祀諂祭。祀幣史辭。靡神不至。至於張老成室。致善
於歌哭之禱。蒯賸臨戰。獲佑於筋骨之請。雖造次
顛沛。必於祝矣。若夫楚辭招魂。可謂祝辭之組纒
也。漢之羣祀。肅其旨禮。既總碩儒之儀。亦參方士
之術。所以秘祝移過。異於成湯之心。侂子政疫。同

乎越巫之祝。體失之漸也。至如黃帝有祝邪之文。
東方朔有罵鬼之書。於是後之譴呪。務於善罵。唯
陳思誥咎。裁以正義矣。若乃禮之祭祀。事止告饗。
而中代祭文。兼讚言行。祭而兼讚。蓋引伸而作也。
又漢代山陵。哀策流文。周喪盛姬。內史執策。然則
策本書贈。因哀而為文也。是以義同於誄。而文實
告神。誄首而哀末。頌體而祝儀。太史所作之讚。因
周之祝文也。凡羣言發華。而降神實務。修辭立誠。
在於無媿。祈禱之式。必誠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

黃龍盟見西南夷傳

曹能始曰此非劉之罪

哀此其大較也。班固之祀濛山。所禱之誠敬也。潘岳之祭庾婦。奠祭之恭哀也。舉彙而求。昭然可鑒矣。盟者明也。駢毛白馬。珠盤玉敦。陳辭乎方明之下。祝告於神明者也。在昔三王。詛盟不及。時有要誓。結言而退。周衰。屢盟。以及要契。始之以曹沫。終之以毛遂。及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漢祖建侯。定山河之誓。然義存則克終。道廢則渝。始崇替在人。况何預焉。若夫臧洪。歆辭氣。截雲蜺。劉琨。鐵誓精貫。霏霜而無補於晉漢。反為仇讐。故知信不由衷。

盟無益也。夫盟之大體。必序危機。獎忠孝。共存亡。戮心力。祈幽靈。以取鑒。指九天以為正。感激以立誠。切至以敷辭。此其所同也。然非辭之難。處辭為難。後之君子。宜在殷鑒。忠信可矣。無恃神焉。

贊曰

恭祀欽明。祝史惟談。立誠在肅。修辭必甘。季代彌飾。絢言朱藍。神之來格。所貴無慚。

銘箴第十一

昔帝軒刻輿几以弼違。大禹勒筭虞而招諫。成湯盤盂著日新之規。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周公慎言於金人。仲尼革容於欹器。則先聖鑒戒。其來久矣。故銘者。銘也。觀器必也。正名。審用貴乎盛德。蓋臧武仲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夏鑄九牧之金鼎。周勒肅慎之楛矢。令德之事也。呂望銘功於昆吾。仲山鏤績於庸器。計功之義也。魏顆紀勳於景鐘。孔惺表勤於衛鼎。稱伐之類也。

鐘元作銘書改

飛廉事見史記

秦記

靈公事見莊子

吾元作禹揚改

揚元作信朱改

發元發事改

趙靈事見韓非

子番吾山名何

物白丁改作番

禹番禹在南海

右嶺趙武靈何

由至其地耶

攜元作僑孫改

梅子度日銘元

你歲

文心雕龍

也。若乃飛廉有石槲之錫，靈公有蒿里之諡，銘發幽石，吁可怪矣。趙靈勒跡於番，吾秦昭刻博於華山，夸誕示後，吁可笑也。詳觀衆例，銘義見矣。至於始皇勒嶽，政暴而文澤，亦有疎通之美焉。若班固燕然之勒，張昶華陰之碣，序亦盛矣。蔡邕銘思，獨冠古今，橋公之銘，吐納典謨，朱穆之鼎，全成碑文，溺所長也。至如敬通雜器，準矍戒銘，而事非其物，繁略違中，崔駰品物，讚多戒少，李尤積篇，義儉辭碎，著龜神物，而居博奕之中，衡斛嘉量，而在臼杵

載元作采謝改

之末，曾名品之未暇，何事理之能閑哉。魏文九寶器，利辭鈍，唯張載劔閣，其才清采，迅足駸駸，後發前至，勒銘岷漢，得其宜矣。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鍼石也。斯文之興，盛於三代，夏商二箴，餘句頗存，及周之辛甲，百官箴一篇，體義備焉。迄至春秋，微而未絕，故魏絳諷君於后羿，楚子訓民於在勤，戰代已來，棄德務功，銘辭代興，箴文委絕。至揚雄稽古，始範虞箴，作卿尹州牧廿五篇，及崔胡補綴，總稱百官，指事配位，輦鑑可徵，信所謂追清風於前

文心雕龍 上

古攀辛甲於後代者也。至於潘勗符節字元茂要而失淺。

溫嶠傳臣博而患繁字武子王濟國子字元茂引廣事雜字正叔潘尼乘

輿義正體蕪。凡斯繼作。鮮有克衷。至於王朗雜箴字景興

乃寘巾履。得其戒慎。而失其所施。觀其約文舉要。

憲章戒銘。而水火井竈。繁辭不已。志有偏也。夫箴

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

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其取事也。

必覈以辨。其摛文也。必簡而深。此其大要也。然矢

言之道。蓋闕。庸器之制。久淪。所以箴銘異用。罕施

確元作確朱改

梅子更曰覈元作寢

於代。唯秉文君子。宜酌其遠大焉。

贊曰

銘實表器。箴惟德軌。有佩於言。無鑒於水。秉茲貞厲。敬言乎履。義典則弘。文約為美。

誄碑第十二

周世盛德。有銘誄之文。大夫之材。臨喪能誄。誄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詳靡聞。周雖有誄。未被於士。又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在萬乘。則稱天以誄之。讀誄定諡。其節文大矣。自魯莊戰乘丘。始及於士。逮尼父卒。哀公作誄。觀其慙遺之切。嗚呼之歎。雖非齧作古式存焉。至柳妻之誄。惠子則辭哀而韻長矣。暨乎漢世。承流而作。揚雄之誄。元后元后文實煩穢。沙麓撮其要。而摯疑成篇。安

慙直親切

有累德述尊。而闕略四句乎。杜篤之誄。有譽前代。
吳誄雖工。而他篇頗疎。豈以見稱光武。而改盼千
金哉。傅毅所製。文體倫序。孝山崔瑗。辨絜相參。觀
序如傳。辭靡律調。固誄之才也。潘岳構意。專師孝
山。巧於序悲。易入新切。所以隔代相望。能徵厥聲
者也。至如崔駰誄趙劉陶誄黃。並得憲章。工在簡
要。陳思叨名。而體實繁緩。文皇誄末。旨言自陳。其
乖甚矣。若夫殷臣誄湯。追褒玄鳥之祚。周史歌文
上闡后稷之烈。誄述祖宗。蓋詩人之則也。至於序

或謝身伯曰誄
作或

王元作功謝改

謝身伯曰謚
正

述哀情。則觸類而長。傅毅之誄。北海云。白日幽光。
霧霧杳冥。始序致惑。遂為後式。景而效者。彌取於
工矣。詳夫誄之為制。蓋選言錄行。傳體而頌文。祭
始而哀終。論其人也。曖乎若可觀。道其哀也。悽焉
如可傷。此其旨也。碑者。埤也。上古帝皇。始號封禪。
樹石埤岳。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石
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正。麗牲。未勒
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
朽。自廟徂墳。猶封墓也。自後漢以來。碑碣雲起。才

梅子夏曰先

觀風二句即物
其人地時中若
可親遠其義也
讀至如可倚者

鋒所斷。莫高蔡邕。觀楊賜之碑。骨鯁訓典。陳郭二
文。句無擇言。周乎衆碑。莫非清允。其敘事也。該而
要。其綴采也。雅而澤。清詞轉而不窮。巧義出而卓
立。察其為才。自然而至。孔融所創。有慕伯喈。張陳
兩文。辨給足采。亦其亞也。及孫綽為文。志在碑誄。
溫王郤庾辭多枝雜。字茂倫桓彝一篇。最為辨裁。夫屬碑
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
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峻偉之烈。此碑之制
也。夫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光於誄。是

以勒石讚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已者。同誄之區
焉。

贊曰

寫實追虛。碑誄以立。銘德慕行。文采允集。觀風似
面。聽辭如泣。石墨鐫華。頽影豈忒。

孫無抗曰賦憲
當作議德
天元作天梅改

子侯元作光病
曹改

代元作戎謝改

哀弔第十三

賦憲之諡。短折曰哀。哀者依也。悲實依心。故曰哀也。以辭遣哀。蓋下淚之悼。故不在黃髮。必施天昏。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贖。事均天橫。黃鳥賦哀。抑亦詩人之哀辭乎。暨漢武封禪。而霍子侯暴亡。帝傷而作詩。亦哀辭之類矣。及後漢汝陽王亡。崔瑗哀辭。始變前代。然履突鬼門。怪而不辭。駕龍乘雲。仙而不哀。又卒章五言。頗似歌謠。亦彷彿乎漢武也。至於蘇慎張升字景真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

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踵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敘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原夫哀辭大體。情主於痛傷。而辭窮乎愛惜。幼未成德。故譽止於察惠。弱不勝務。故悼加乎膚色。隱心而結文。則事慙。觀文而屬心。則體奢。奢體爲辭。則雖麗不哀。必使情往會悲。文來引泣。乃其貴耳。弔者至也。詩云。神之弔矣。言神至也。君子令終定諡。事

虎音斯元作虎
法改
史趙元脫孫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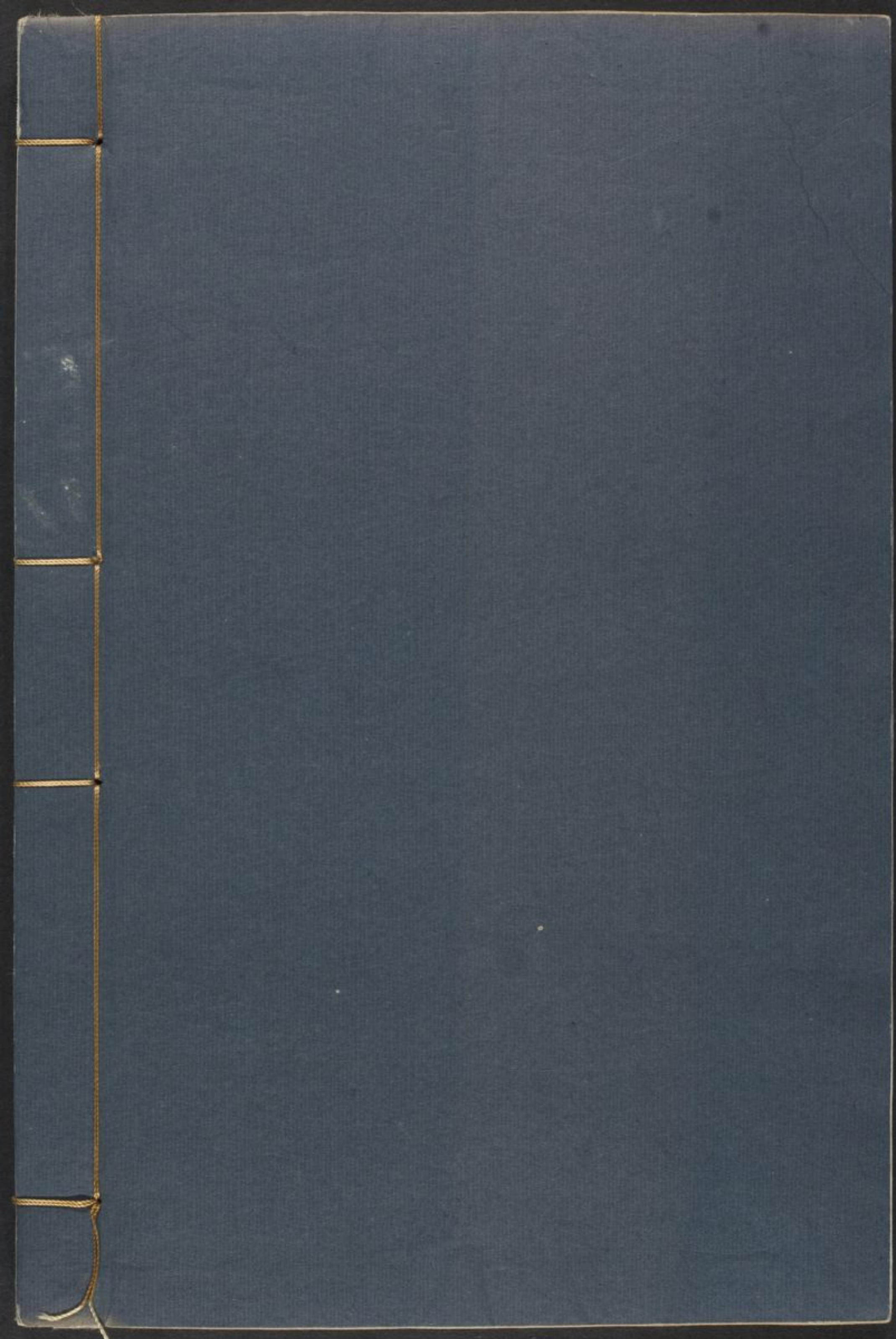
極理哀。故賓之慰主。以至到爲言也。壓溺乖道。所以不弔。又宋水鄭火。行人奉辭。國災民亡。故同弔也。及晉築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爲弔。虐民構敵。亦亡之道。凡斯之例。弔之所設也。或驕貴而殞身。或狷忿以乖道。或有志而無時。或美才而兼累。追而慰之。並名爲弔。自賈誼浮湘。發憤弔屈。體同而事覈。辭清而理哀。蓋首出之作也。及相如之弔二世。全爲賦體。桓譚以爲其言惻愴。讀者歎息。及平章要切。斷而能悲也。楊雄弔屈。思積功寡。

意深文略。故辭韻沈隄。字叔成班彪蔡邕。並敏於致語。然影附賈氏。難為並驅耳。胡阮之弔夷齊。褒而無聞。仲宣所制。譏呵實工。然則胡阮嘉其清。王子傷其隘。各志也。字正平禰衡之弔平子。縉麗而輕清。陸機之弔魏武。序巧而文繁。降斯以下。未有可稱者矣。夫弔雖古義。而華辭未造。華過韻緩。則化而為賦。固宜正義以繩理。昭德而塞違。剖析褒貶。哀而有正。則無奪倫矣。

贊曰

辭定所表。在彼弱弄。苗而不秀。自古斯慟。雖有通才。迷方告控。千載可傷。寓言以送。

效
心
周
音



2

5813 77848 (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列子文心雜錄目錄

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諸論第十五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部類第十九

徵錄第二十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諧讖第十五

史傳第十六

諸子第十七

論說第十八

詔策第十九

檄移第二十



- 封禪第二十一
- 章表第二十二
- 奏啓第二十三
- 議對第二十四
- 書記第二十五

劉子文心雕龍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智術之子。博雅之人。藻溢於辭。辭盈乎氣。苑囿文
 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頗亦負俗。始造對問以
 申其志。放懷寥廓。氣實使之。及枚乘摘豔。首製七
 發。腴辭雲構。夸麗風駭。蓋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
 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楊雄覃思。文闢業深。
 綜述碎文。藥語。肇為連珠。其辭雖小。而明潤矣。凡
 此三者。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也。自對問以後。

○四○字○在○

對楚玉問

東方叔效而廣之。名為客難。託古慰志。疎而有辨。

楊雄解嘲。雜以諧謔。迴環自釋。頗亦為工。班固賓

戲。含懿采之華。崔駰達旨。吐典言之裁。張衡應問。

密而兼雅。崔寔客譏。整而微質。蔡邕釋誨。體與而

文炳。景純客傲。情見而采蔚。雖迭相祖述。然屬篇

之高者也。至於陳思客問。辭高而理疎。庾敳客咨。

意榮而文悴。斯類甚衆。無所取裁矣。原茲文之設。

廼發憤以表志。身挫憑乎道勝。時屯寄乎情泰。莫

不淵岳其心。麟鳳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自七發

以下。作者繼踵。觀枚氏首唱。信獨拔而偉麗矣。及

傅毅七激。會清要之工。崔駰七依。入博雅之巧。張

衡七辨。結采綿靡。崔瑗七厲。植義純正。陳思七啓。

取美於宏壯。仲宣七釋。致辨於事理。自桓麟七說

以下。左思七諷。以上。枝附影從。十有餘家。或文麗

而義揆。或理粹而辭駁。觀其大抵。所歸莫不高談

宮館。壯語。畋獵。窮環。竒之服。饌。極盡。媚之聲。色。甘

意。搖骨體。豔詞。動。竟識。雖始之以淫侈。而終之以

居正。然諷一勸百。勢不自反。子雲所謂先騁鄭衛。

八篇皆見於史
惟崔寔客譏一
篇不傳
楊子庚曰愚按
後漢崔寔有友
祇篇其載於註

教音開元作說
欽改
詩元作粹朱改

體當作髓
曹能始曰骨體
六佳

之聲曲終而奏雅者也。唯七厲敘賢歸於儒道。雖
文非拔羣而意實卓爾矣。自連珠以下擬者間出。
杜篤賈逵之曹。字景伯劉珍潘勗之輩。欲穿明珠多貫魚
目。可謂壽陵匍匐。非復邯鄲之步里醜捧心不關
西施之頰矣。唯士衡運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
廣於舊篇。豈慕珠仲四寸之璫乎。夫文小易周思
閑可瞻。足使義明而詞淨。事圓而音澤。磊磊自轉
可稱珠耳。詳夫漢來雜文名號多品。或典誥誓問
或覽略篇章。或曲操弄引。或吟諷謠詠。總括其名
貫。故不曲述。

贊曰

偉矣前修。學堅多飽。負文餘力。飛靡弄巧。技辭攢
映。嗟若參昂。慕嘖之心。於焉祗攬。

諧隱第十五

芮良夫之詩云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夫心險如山

大雅桑柔篇

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歡謔之言無方昔華元

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謳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

歌並嗤戲形貌內怨為俳也又蠶蠅鄙諺狸首淫

哇苟可箴戒載於禮典故知諧辭讒言亦無棄矣

諧之言皆也辭淺會俗皆悅笑也昔齊威酣樂而

淳于說甘酒楚襄讌集而宋玉賦好色意在微諷

名見

有足觀者及優旃之諷漆城優孟之諫葬馬並譎

睥者目

咸元作宣許改

裴元作茂強改
梅子瘦曰推字
疑誤

辭飾說抑止昏暴。是以子長編史。列傳滑稽。以其
辭雖傾回。意歸義正也。但本體不雅。其流易弊。於
是東方枚臯。舖糟啜醢。無所匡正。而詆設媒弄。故
其自稱為賦。迺亦俳也。見視如倡。亦有悔矣。至魏
大因俳說以著笑書。字敬文薛綜憑宴會而發嘲調。雖扑
推席。而無益時用矣。然而懿文之士。未免枉轡。潘
岳醜婦之屬。字廣微束皙賣餅之類。尤相效之。蓋以百數。
魏晉滑稽。盛相驅扇。遂乃應瑒之鼻。方於盜削卵。
張華之形。比乎握春杵。曾是莠言。有虧德音。豈非

裴元作茂強改
朱贊儀曰溺者
必笑出左傳
注元作揚梅改
極元作極梅改

溺者之妄笑。胥靡之狂歌。歟。譏者隱也。避辭以隱
意。譎譬以指事也。昔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管井而
稱麥麩。叔儀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
刺荆王以大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
龍尾。臧文謬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
與治濟身。其次弼違曉惑。蓋意生於權譎。而事出
於機急。與夫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
八篇。劉向子歆固編文。錄之歌末。昔楚莊齊威。性好隱語。
至東方曼倩。尤巧辭述。但謬辭詆戲。無益規補。自

魏代已來。頗非俳優。而君子隱化為謎語。謎也者。迴互其辭。使昏迷也。或體目文字。或圖象品物。纖巧以弄思。淺察以銜辭。義欲婉而正。辭欲隱而顯。荀卿蠶賦。已兆其體。至魏文陳思。約而審之。高貴豎鄉公博舉品物。雖有小巧。用乖遠大。夫觀古之為隱。理周要務。豈為童稚之戲謔。搏髀而拈笑哉。然文辭之有諧譏。譬九流之有小說。蓋稗官所采。以廣視聽。若效而不已。則髡袒而入室。旃孟之石交乎。

贊曰

古之嘲隱。振危釋僊。雖有絲麻。無棄管蒯。會義適時。頗益諷誠。空戲滑稽。德音大壞。

曹能始曰論史
處齊和正而子
玄偏

梅子更曰史者
以下八字元脫
按胡孝懸本補
也元作已梅樓
胡本改
古元脫孫補

曹能始曰此即
春秋之始

史傳第十六

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
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
史者使也。執筆左右。使之記也。古者左史記事者。
右史記言者。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
典謨。商夏被於誥誓。自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
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彰
善癉惡。樹之風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憲章散
紊。彝倫攸斁。夫子閔王道之缺。傷斯文之墜。靜居

揚子度曰存亡
二字衍
隱胡本作秘

志元作至胡沙

也元脫謝補

諸考卷

薛統字公理仲
長統志字公理

以歎鳳臨衢而泣麟。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
史以修春秋。舉得失以表黜陟。徵存亡以標勸戒。
褒見一字。貴踰軒冕。貶在片言。誅深斧鉞。然睿旨
存亡幽隱。經文婉約。丘明同時。實得微言。乃原始
要終。創為傳體。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於後。實
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從橫之世。史職猶
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簡而
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
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勅比

司馬遷父

秦楚

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
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故本紀以
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
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
博雅宏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
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
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
有遺味。至於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
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觀夫左

史記卷八

八

夫元脫未補

氏綴事。附經間出。於文為約。而氏族難明。及史遷各傳。人始區詳而易覽。述者宗焉。及孝惠委機。呂后攝政。班史立紀。違經失實。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后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張衡司史。而惑同遷固。元帝王后。欲為立紀。謬亦甚矣。尋子弘雖偽。要當孝惠之嗣。孺子誠微。實繼平帝之體。二子可紀。何有於二后哉。至於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製。

帝王元作年二孫改

或元脫謝捕

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

并駁

續承

字紹統

字

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紀傳互出。陽秋

書名魚豢著

書名

書名

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

字承祚

即三國志

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於遷固。非妄

譽也。至於晉代之書。繫乎著作。陸機肇始而未備。

字金升

字安國

王韶績末而不終。于寶述紀。以審正得序。孫盛陽

秋。以約舉為能。按春秋經傳。舉例發凡。自史漢以

下。莫有準的。至鄧瓌。晉紀始立條例。又撮略漢魏。

瓌長沙人

憲章殷周。雖湘州曲學。亦有心典謨。及安國立例。

或元作撰未改

或元作撰未改

乃鄧氏之規焉。原夫載籍之作也。必貫乎百氏。被
之千載。表徵盛衰。殷鑒興廢。使一代之制。共日月
而長存。王霸之跡。並天地而久大。是以在漢之初。
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
體國。必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
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
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
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
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

此作史之難也

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
則病於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
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
遠代。代遠多偽。子夏之前人作春秋傳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苟況稱錄遠
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
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
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
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記編同時。時同多詭。雖
定哀微辭。而世情利害。勳榮之家。雖庸夫而盡飾。

時元脫胡補

梅子庚曰理收
二字衍

故元作莊朱改

百元作心梅改

述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嗷。理欲吹霜噴露。寒暑筆
端。此又同時之枉。可歎息者也。故述遠則誣矯如
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臣乎。若乃尊
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奸
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
之科。亦萬代一準焉。至於尋繁領雜之術。務信棄
奇之要。明白頭訖之序。品酌事例之條。曉其大綱。
則衆理可貫。然史之爲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
責。而羸是非之尤。秉筆荷擔。莫此之勞。遷固通矣。

而歷詆後世。若任情失正文。其殆哉。

贊曰

史肇軒黃。體備周孔。世歷斯編。善惡偕總。騰褒裁
貶。萬古寃動。辭宗丘明。直歸南董。
齊南史晉董

曹能始曰序和
以子白居未序
志內見之

后元脫曹補

撰和諸子詩其
讀者可見其和
詞連七古

諸子第十七

諸子者。人道見志之書。太上立德。其次立言。百姓
之羣居。苦紛雜而莫顯。君子之處世。疾名德之不
章。唯英才特達。則炳曜垂文。騰其姓氏。懸諸日月
焉。昔風后力牧伊尹。咸其流也。篇述者。蓋上古遺
語。而戰伐所記者也。至鬻熊知道。而文王諮詢。餘
文遺事。錄為鬻子。子自肇始。莫先於茲。及伯陽識
禮。而仲尼訪問。爰序道德以冠百氏。然則鬻惟文
友。李實孔師。聖賢並世。而經子異流矣。逮及七國

年姓楚之先也

老補

文心雕龍上

十二

從元作後抄改

調音滿元作調
去已

詳謝補

曹無始曰諸子
不當辨其純駁

力政俊又蠶起孟軻膺儒以罄折莊周述道以翺
翔墨翟執儉確之教尹文課名實之符野老治國
於地利騶子養政於天文申商刀鋸以制理鬼谷
脣吻以策勳尸佼兼總於雜術青史曲綴以街談
承流而枝附者不可勝算並飛辯以馳術饜祿而
餘榮矣暨於暴秦烈火勢炎岷岡而煙燎之毒不
及諸子逮漢成普思子政讐校於是七略芬菲流
鱗萃止殺青所編百有八十餘家矣迄至魏晉作
者間出調言兼存瓌語必錄類聚而求亦充箱照

彰矣然繁辭雖積而本體易總述道言治枝條五
經其純粹者入矩躋駁者出規禮記月令取乎呂
氏之紀三年問喪寫乎荀子之書此純粹之類也
若乃湯之問棘云蚊虺有雷霆之聲惠施對梁王
云蝸角有伏尸之戰列子有移山跨海之談淮南
有傾天折地之說此躋駁之類也是以世疾諸混
洞虛誕按歸藏之經大明迂怪乃稱羿斃十日婦
娥奔月殷湯如茲况諸子乎至如商韓六蠹五蠹
棄孝廢仁輟藥之禍非虛至也公孫之白馬孤犢

心惟龜上

十三

以車裂狀曰輟藥非仰藥而死

名龍

二篇名

註見辨證篇

名柳冠

春

辭巧理拙。魏牟比之鴉鳥非妄貶也。昔東平求諸

子史記。而漢朝不與。蓋以史記多兵謀。而諸子雜

詭術也。然洽聞之士。宜撮綱要。覽華而食實。棄邪

而採正。極睇參差。亦學家之壯觀也。研夫孟荀所

述。理懿而辭雅。管晏屬篇。事覈而言練。列御寇之

書。氣偉而采奇。鄒子之說。心奢而辭壯。墨翟隨巢

意顯而語質。尸佼尉繚術通而文鈍。鸚冠綿綿。亟

發深言。鬼谷眇眇。每環與義。情辨以澤。文子擅其

能。辭約而精。尹文得其要。慎到析密理之巧。韓非

著博喻之富。呂氏鑿遠而體周。淮南汎採而文麗。

斯則得百氏之華采。而辭氣文之大略也。若夫陸

賈典語。賈誼新書。楊雄法言。劉向說苑。王符潛夫

崔寔正論。仲長昌言。杜夷幽求。咸敘經典。或明政

術。雖標論名。歸乎諸子。何者。博明萬事為子。適辨

一理為論。彼皆蔓延雜說。故入諸子之流。夫自六

國以前。去聖未遠。故能越世高談。自開戶牖。兩漢

以後。體勢漫弱。雖明乎坦途。而類多依採。此遠近

之漸變也。嗟夫。身與時舛。志共道申。標心於萬古

梅子更曰氣字
下疑脫

雖元仲難乎元
以于俱宋改
宋齊儀曰雜明
乎坦途用秋水
語

文心雕龍上

十四

之上。而送懷於千載之下。金石靡矣。聲其銷乎。

贊曰

丈夫處世。懷寶挺秀。辯雕萬物。智周宇宙。立德何隱。含道必授。條流殊述。若有區囿。

論說第十八

哲元作此朱按
玉海改

按書云論道徑
邦已有論字矣

聖哲彛訓曰經。述經敘理曰論。論者。倫也。倫理有無。聖意不墜。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太公著六韜二論。後人追題乎。詳觀論體。條流多品。陳政。則與議說合契。釋經。則與傳注參體。辨史。則與贊評齊行。銓文。則與敘引共紀。故議者宜言。說者說語。傳者轉師。注者主解。贊者明意。評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辭。八名區分。一揆宗論。論也。

精元脫珠補

元元作元朱改

者。彌綸羣言。而研精一理者也。是以莊周齊物。以
 論為名。呂氏不韋春秋。六論昭列。至石渠論藝。觀名白虎通
 講聚述聖言通經。論家之正體也。及班彪王命嚴。論
 尤三將敷述昭情。善入史體。魏之初霸。術兼名法。字蘭石
 傅嘏王粲。校練名理。迄至正始。務欲守文。何晏之
 徒。始盛玄論。於是聃周當路。與尼父爭塗矣。詳觀
 蘭石之才性。仲宣之去代。叔夜之辨聲。太初之本
 玄。王弼字輔嗣之兩例。平叔之二論。並師心獨見。鋒穎精
 密。蓋人倫之英也。至如李康運命。字秉志同論衡而過之。王先所著

元元作元謝改
 象象元作代象
 朱按舊年改
 朱辭似曰據舊
 本作宗代郭象
 試有周易論一
 卷

游音鈔
 若音惹

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其美矣。次及宋代。郭
 象。銳思於機神之區。王衍夷甫裴頠交辨於有無之域。字逸民。作崇有論
 並獨步當時。流聲後代。然滯有者。全繫於形用。貴
 無者。專守於寂寥。徒銳偏解。莫詣正理。動極神源。
 其般若之絕境乎。逮江左羣談。惟玄是務。雖有日
 新。而多抽前緒矣。至如張衡譏世韻。論似俳說。孔融
 孝廉。但談嘲戲。曹植辨道體。同書抄言。不持正論。
 如其已。原夫論之為體。所以辨正。然否窮有數。追
 究無形。迹堅求通。鈞深取極。乃百慮之筌蹄。萬事

君延註疏作近
君
羞元作羞未改

之權衡也。故其義貴圓通。辭忌枝碎。必使心與理
合。彌縫莫見其隙。辭共心密。敵人不知所乘。斯其
要也。是以論如析薪。貴能破理。斥利者。越理而橫
斷。辭辨者。反義而取通。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唯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安可以曲論哉。若夫注釋為
詞。解散論體。雜文雖異。總會是同。若秦君延之注
堯典。十餘萬字。朱普之解尚書。三十萬言。所以通
人惡煩。羞學章句。若毛公之訓詩。安國之傳書。鄭
君之釋禮。王弼之解易。要約明暢。可謂式矣。說者

玄字康成

孔氏

孔氏

悅也。兌為口舌。故言咨悅懌。過悅必偽。故舜驚讒
說。說之善者。伊尹以論味。隆殷。太公以辨鈞。興周。
及燭武行而紆鄭。端木出而存魯。亦其美也。暨戰
國爭雄。辯士雲踊。從橫參謀。長短角勢。轉丸騁其
巧辭。飛鉗伏其精術。一人之辨。重於九鼎之寶。三
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六印磊落以佩。五都隱賑
而封。至漢定秦楚。辨士弭節。酈君既斃於齊。鑊蒯
子幾入乎漢鼎。雖復陸賈籍甚。張釋傅會。杜欽文
辨。婁護脣舌。頡頏萬乘之階。抵噓公卿之席。並順

蘇秦佩六國印

名食具

惠王封儀五色

名釋之字季南

之說元脫孫補
驛元作聘擲改
遇元作過梅改

風以託勢。莫能逆波而泝洄矣。夫說貴撫會弛張。相隨不專緩頰。亦在刀筆。范睢之言事。李斯之止逐客。並煩情入機。動言中務。雖批逆鱗而功成計合。此上書之善說也。至於鄒陽之說吳梁喻巧而理至。故雖危而無咎矣。敬通之說鮑鄧事緩而文繁。所以歷騁而罕遇也。凡說之樞要。必使時利而義貞。進有契於成務。退無阻於榮身。自非譎敵則唯忠與信。披肝膽以獻主。飛文敏以濟辭。此說之本也。而陸氏直稱說煒曄以譎誑。何哉。

贊曰

理形於言。敘理成論。詞深人天。致遠方寸。陰陽莫貳。鬼神靡遯。說爾飛鉗。呼吸沮勸。

詔策第十九

皇帝御寓。其言也神。淵默黼展。而響盈四表。唯詔策乎。昔軒轅唐虞。同稱為命。命之為義。制性之本也。其在三代。事兼誥誓。誓以訓戒。誥以敷政。命喻自天。故授管錫胤。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誥四方。誥命動民。若天下之有風矣。降及七國。並稱曰命。命者使也。秦并天下。改命曰制。漢初定儀則。則命有四品。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敕。敕戒州部。詔誥百官。制施救命。策封王侯。策者簡也。

揚子夏曰
 揚子夏曰
 揚子夏曰

制者裁也。詔者告也。敕者正也。詩云：畏此簡書。易稱君子以制度數。禮稱明君之詔。書稱敕天之命。並本經典以立名目。遠詔近命。習秦制也。記稱絲綸。所以應接羣后。虞重納言。周貴喉舌。故兩漢詔誥。職在尚書。王言之大動。入史策。其出如綍。不反若汗。是以淮南有英才。武帝使相如視草。隴右多文士。光武加意於書。辭豈直取美。當時亦敬慎來葉矣。觀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勸戒淵雅。垂範後代。及制誥

勸元作觀謝改

賜太守元作責信士梅攷漢書改

雅元作惟朱改

觀音記元作凱孫改

嚴助。卽云厭承明廬。蓋寵才之恩也。孝宣璽書。賜太守陳遂。亦故舊之厚也。逮光武撥亂。留意斯文。而造次喜怒。時或偏濫。詔賜鄧禹。稱司徒。爲堯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若斯之類。實乖憲章。暨明帝崇學。雅詔間出。安和政弛。禮閣鮮才。每爲詔敕。假手外請。建安之末。文理代興。潘勗九錫。典雅逸羣。字伯儒衛覲禪誥。符命炳耀。弗可加已。自魏晉誥策。職在中書。劉放張華。互管斯任。施命發號。洋洋盈耳。魏文帝下詔。辭義多偉。至於作威作福。其萬慮之一

引入元脫朱按
御覽補
憲元作憲朱改

邾元作邾朱改
殺天子傳改

弊乎。晉氏中興。唯明帝崇才。以溫嶠文清。故引入
中書。自斯以後。體憲風流矣。夫王言崇秘。大觀在
上。所以百辟其刑。萬邦作孚。故授官選賢。則義炳
重離之輝。優文封策。則氣含風雨之潤。敕戒恒誥。
則筆吐星漢之華。治戎燹伐。則聲有游雷之威。眚
災肆赦。則文有春露之滋。明罰敕法。則辭有秋霜
之烈。此詔策之大略也。戒敕為文。實詔之切者。周
穆命郊父。受敕憲。此其事也。魏武稱作敕戒。當指
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敕戒。備告百

同元作同許改

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警郡守以恤隱。
勅牙門以禦衛。有訓典焉。戒者慎也。禹稱戒之用
休。君父至尊。在三罔極。漢高祖之敕太子。東方朔
之戒子。亦顧命之作也。及馬援已下。各遺家戒。班
姬女戒。是稱母師也。教者效也。言出而民效也。契
敷五教。故王侯稱教。昔鄭弘之守南陽。條教為後
所述。乃事緒明也。孔融之守北海。文教麗而罕於
理。乃治體乖也。若諸葛孔明之詳約。庾稚恭之明
斷。並理得而辭中。辭之善也。自教以下。則又有命

詩云。有命在天。明爲重也。周禮曰。師氏詔王爲輕命。今詔重而命輕。古今之變也。

贊曰

皇王施令。寅嚴宗誥。我有絲言。兆民尹好。輝音峻舉。鴻風遠蹈。騰義飛辭。渙其大號。

檄移第二十

震雷始於曜電。出師先乎威聲。故觀電而懼雷。壯聽聲而懼兵威。兵先乎聲。其來已久。昔有虞始戒於國。夏后初誓於軍。殷誓軍門之外。周將交刃而誓之。故知帝世戒兵。三王誓師。宣訓我衆。未及敵人。也。至周穆王名滿西征。祭公謀父。稱古有威讓之令。令有文告之辭。卽檄之本源也。及春秋征伐。自諸侯出。懼敵弗服。故兵出須名。振此威風。暴彼昏亂。劉用獻公之所謂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師武者也。齊桓

大夫名誓

檄元作檄擊元
作檄使檄改

征楚告苞茅之闕。晉厲伐秦。責箕郃之焚。管仲呂相奉辭先路。詳其意義。卽今之檄文。暨乎戰國。始稱爲檄。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張儀檄楚書。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稱露布。播諸視聽也。夫兵以定亂。莫敢自尊。天子親戎。則稱恭行天罰。諸侯御師。則云肅將王誅。故分閫推轂。奉辭伐罪。非唯致果爲毅。亦且厲辭爲武。使聲如衝風。所擊氣似欃槍。妖星名所掃。奮其武怒。總其罪人。懲其惡稔之時。顯其貫盈之數。搖紆宄之膽。訂信慎之心。使百尺

孫州元脫搗補

皆元作同孫改

之衝。摧折於咫書。萬雉之城。顛墜於一檄者也。觀隗囂之檄。亡新有其三逆。文不雕飾。而辭切事明。字李孟隴右文士。得檄之體矣。字孔璋陳琳之檄。豫州壯有骨鯁。雖紆閫攜養。章密太甚。發丘摸金。誣過其虐。然抗辭書。覺皦然露骨矣。敢指曹公之鋒。幸哉免袁黨之戮也。字士季鍾會檄蜀。徵驗甚明。名溫桓公檄胡。觀釁尤切。並壯筆也。凡檄之大體。或述此休明。或敘彼苛虐。指天時。審人事。算疆弱。角權勢。標著龜於前驗。懸鞶鑑於已然。雖本國信實。參兵詐。譎詭以馳旨。燁

曄以騰說。凡此衆條。莫或違之者也。故其植義。賜辭。務在剛健。插羽以示迅。不可使辭緩。露板以宣衆。不可使義隱。必事昭而理辨。氣盛而辭斷。此其要也。若曲趣密巧。無所取才矣。又州郡徵吏。亦稱為檄。固明舉之義也。移者易也。移風易俗。令往而民隨者也。相如之難。蜀老雜蜀父老文曉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及劉歆之移太常。辭剛而義辨。文移之首也。陸機之移百官。言約而事顯。武移之要者也。故檄移為用。事兼文武。其在金革。則逆黨用檄。順命資

順元作煩曹改

移。所以洗濯民心。堅同符契。意用小異。而體義大同。與檄參伍。故不重論也。

同元作用曹改

贊曰

三驅弛剛。九伐先話。輦鑑吉凶。著龜成敗。推壓鯨鯢。抵落蜂蠆。移寶易俗。草偃風邁。

書能始曰封禪
緯之流也然天
入燕鳥古令雜
焉故必樹骨于
訓典而不流于
手虛妄

封禪第二十一

夫正位北辰。嚮明南面。所以運天樞。毓黎獻者。何
嘗不經道緯德。以勒皇蹟者哉。錄圖曰。潭潭音灘嚙嚙音瀉。
芬芬雉雉。萬物盡化。言至德所被也。丹書曰。義勝
欲則從。欲勝義則凶。戒慎之至也。則戒慎以崇其
德。至德以凝其化。七十有二君。所以封禪矣。昔黃
帝神靈。克膺鴻瑞。勒功喬岳。鑄鼎荆山。大舜巡岳。
顯乎虞典。成康封禪。聞之樂緯。及齊桓之霸。爰窺
王跡。管仲名夷吾譎陳。拒以怪物。固知玉牒金鏤。專在帝

文心雕龍上

名元作銘朱改

魏元脫朱補

魏元作情孫改

自元竹字楊改

魏元脫許補
許無念曰
光武東封泰山
碑有云宗廟墮
壞社稷亡不得
血食十有八年
楊徐青三州首
亂兵革橫行迄
及荆州豪傑并
兼百里屯聚往
往借號北夷作
寇千里無烟無
雞鳴犬吠之聲

顯書改

皇也。然則西鷄東鯀，南茅北黍，空談非徵，勳德而
已。是史遷八書，明述封禪者，固禋祀之殊禮，名號
之秘祝，祀天之壯觀矣。秦始皇銘岱文，自李斯法
家辭氣，體乏弘潤，然疎而能壯，亦彼時之絕采也。
鋪觀兩漢隆盛，孝武禪號於肅然，太山下名光武巡封於梁
父，山下名誦德銘勳，乃鴻筆耳。觀相如封禪，蔚為唱首，爾
其表權輿，序皇王炳玄符，鏡鴻業驅前古於當今
之下。騰休明於列聖之上，歌之以禎瑞，讚之以介
丘，絕筆茲文，固惟新之作也。及光武勒碑，則文自

張純首胤典謨，末同祝辭，引鉤識敘，離亂計武功。

述文德，事覈理舉，華不足而實有餘矣。凡此二家，

並岱宗實跡也。及楊雄劇秦，劇秦美新文班固典引，篇名事非鑄石

而體因紀禪，觀劇秦為文，影寫長卿，詭言遜辭，故

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辭貫圓通，自稱極思，無遺

力矣。典引所敘，雅有懿乎。歷鑒前作，能執厥中，其

致義會文，斐然餘巧，故稱封禪麗而不典，劇秦典

而不實，豈非追觀易為明，循勢易為力歟。至於邯

鄆受命，攀響前聲，風末力寡，輯韻成頌，雖文理頗

顯書改

意古而不晦於
深文今而不墜
於淺不持封律
之準他文不意
如此

序而不能奮飛。陳思魏德。假論客主。問答迂緩。且
已千言。勞深勩寡。颯餒缺焉。茲文為用。蓋一代之
典章也。構位之始。宜明大體。樹骨於訓典之區。選
言於宏富之路。使意古而不晦於深。文今而不墜
於淺。義吐光芒。辭成廉鍔。則為偉矣。雖復道極數
殫。終然相襲。而日新其來者。必超前轍焉。

贊曰

封勒帝勩。對越天休。逃聽高岳。聲英克彪。樹石九
夏。泥金八幽。鴻律蟠采。如龍如虬。

章表第二十二

辨麗論却極工
微語

夫設官分職。高卑聯事。天子垂珠以聽。諸侯鳴玉
以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故堯咨四岳。舜命八元。
固辭再讓之請。俞往欽哉之授。並陳辭帝庭。匪假
書翰。然則敷奏以言。即章表之義也。明試以功。即
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書誠。思庸歸亳。又
作書以績。文翰獻替。事斯見矣。周監二代。文理彌
盛。再拜稽首。對揚休命。承文受冊。敢當丕顯。雖言
筆未分。而陳謝可見。降及七國。未變古式。言事於

梅子瘦曰續當
作續

王皆稱上書。秦初定制。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則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議。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請。議以執異。章者明也。詩云。為章于天。謂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表者標也。禮有表記。謂德見儀。其在器式。揆景曰表。章表之目。蓋取諸此也。按七略。藝文。謠詠必錄。章表奏議。經國之樞機。然闕而不纂者。乃各有故事。而在職司也。前漢表謝遺篇寡存。及後漢察舉。必試章奏。左字伯豪字雄。奏議臺閣為式。胡廣章奏天下第一。並當時之

辭元脫朱補

傑筆也。觀伯始謁陵之章。足見其典文之美焉。昔晉文受冊。三辭從命。是以漢末讓表。以三為斷。曹公稱為表不必三讓。又勿得浮華。所以魏初表章。指事造實。求其靡麗。則未足美矣。至於文舉之薦孔禰衡。氣揚采飛。孔明之辭後主。志盡文暢。雖華實異旨。並表之英也。琳瑯章表。有譽當時。孔璋稱健。則其標也。陳思之表。獨冠羣才。觀其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應物掣巧。隨變生趣。執轡有餘。故能緩急應節。逮晉初筆札。則張華為儁。其三讓公封。

馮元作倚梅改

曹能始曰若承

文心雕龍上

理周辭要。引義比事。必得其偶。世珍名亮字元規鷦鷯。莫顧章

表。及羊公之辭。開府有譽於前談。庾公之讓中書。

信美於往載。序志顯類。有文雅焉。劉琨勸進。張駿

自序。文致耿介。並陳事之美表也。原夫章表之為

用也。所以對揚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亦且國

華。章以造闕。風矩應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循名

課實。以章為本者也。是以章式炳賁。志在典謨。使

要而非略。明而不淺。表體多包。情偽屢遷。必雅義

以扇其風。清文以馳其麗。然懇愜者。辭為心使。浮

侈者。情為文使。繁約得正。華實相勝。唇吻不滯。則

中律矣。子貢云。心以制之。言以結之。蓋一辭意也。

荀卿以為觀人美辭。麗於黼黻文章。亦可以喻於

斯乎。

贊曰

敷奏絳闕。獻替黼辰。言必貞明。義則弘偉。肅恭節

文。條理首尾。君子秉文。辭令有斐。

章元脫海浦

之元作文謝改

奏啓第二十三

言元脫謝補

事元作卒孫改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漢之輔。上書稱奏。陳政
 事。獻典儀。上急變。劾僭謬。總謂之奏。奏者進也。言
 敷於下。情進於上也。秦始立奏。而法家少文。觀王
 綰時為丞相之奏。勲德辭質而義近。李斯之奏。驪山事略而
 意逕。政無膏潤。形於篇章矣。自漢以來。奏事或稱
 上疏。儒雅繼踵。殊采可觀。若夫賈誼字子陽之務農。鼂錯
 之兵事。匡衡之定郊字子陽。王吉之觀禮姓路字長君。溫舒之緩獄字。谷
 永子雲之諫仙。理既切至。辭亦通暢。可謂識大體矣。後

漢羣賢。嘉言罔伏。字林節楊秉耿介於災異。陳蕃憤懣於

尺一。骨鯁得焉。張衡指摘於史職。蔡邕銓列於朝

儀。博雅明焉。魏代名臣。文理迭興。若高堂名隆字升平天文黃

觀教學。王朗節省。甄毅考課。亦盡節而知治矣。晉

氏多難。災屯流移。字子雅劉頌殷勤於時務。溫嶠懇切於

費役。並體國之忠規矣。夫奏之為筆。固以明允篤

誠為本。辨析疏通為首。強志足以成務。博見足以

窮理。酌古御今。治繁總要。此其體也。若乃按劾之

奏。所以明憲清國。昔周之太僕。繩愆糾繆。秦之御

明憲清國四字
云而安

或元作盛梅改

史職主文法。漢置中丞總司按劾。故位在摯擊砥

礪其氣。必使筆端振風。簡上凝霜者也。觀孔光之

奏董賢。則實其奸回。字文蔚路粹之奏孔融。則誣其釁惡。

名儒之與險士。固殊心焉。若夫傳咸勁直。而按辭

堅深。字大連劉隗切正。而劾文濶略。各其志也。後之彈事。

迭相斟酌。惟新日用。而舊準弗差。然函人欲全。矢

人欲傷。術在糾惡。勢必深峭。詩刺讒人。投畀豺虎。

禮疾無禮。方之鸚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軻譏

墨。比諸禽獸。詩禮儒墨。既其如茲。奏劾嚴文。孰云

詭元作話謝啟

能免。是以世人為文。競於詆訶。吹毛取瑕。次骨為戾。復似善罵。多失折衷。若能闢禮門以懸規。標義路以植矩。然後踰垣者折股。捷徑者滅趾。何必躁言醜句。詬病為切哉。是以立範運衡。宜明體要。必使理有典刑。辭有風軌。總法家之式。秉儒家之文。不畏強禁。氣流墨中。無縱詭隨。聲動簡外。乃稱絕席之雄。直方之舉耳。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孝景諱啟。故兩漢無稱。至魏國箋記。如云。啟聞。奏事之未。或謹密啟。自晉來盛啟。用

兼表奏。陳政言事。既奏之異條。讓爵謝恩。亦表之別幹。必斂散入規。促其音節。辨要輕清。文而不侈。亦啟之大略也。又表奏确切。號為讜言。讜者。偏也。王道有偏。乖乎蕩蕩。其偏故曰讜言也。孝成稱班伯之讜言。貴直也。自漢置八儀。密奏陰陽。阜囊封板。故曰封事。鼂錯受書。還上便宜。後代便宜。多附封事。慎機密也。夫王臣匪躬。必吐蹇諤。事舉人存。故無待泛說也。

贊曰

文心雕龍
卑飭司直。肅清風禁。筆銳于將。初名墨合淳醜。雖有次骨。無或膚浸。獻政陳宜。事必勝任。

議對第二十四

周爰諮謀。是謂爲議。議之言宜。審事宜也。易之節卦。若子以制度數。議德行。周書曰。議事以制。政乃弗迷。議貴節制。經典之體也。昔管仲稱軒轅有明臺之議。則其來遠矣。洪水之難。堯咨四岳。宅揆之舉。舜疇五人。三代所興。詢及芻蕘。春秋釋宋。魯桓務議。及趙靈胡服。而季父公叔成爭論。商鞅變法。而甘龍秦人交辨。雖憲章無算。而同異足觀。迄今有漢。始立駁議。駁者。雜也。雜議不純。故曰駁也。自兩漢文明。楷

式昭備。藹藹多士。發言盈庭。若賈誼之遍代諸生。
可謂捷於議也。至如主父之駁挾弓。名假安國之辨匈

奴。字君房賈捐之陳於朱崖。劉歆之辨於祖宗。雖質文不

同。得事要矣。若乃張敏之斷輕侮。字伯達郭躬之議擅誅。

程曉之駁校事。字子芳司馬芝之議貨錢。何曾蠲出女之

科。字去良秦秀定賈充之諡。事實允當。可謂達議體矣。漢

世善駁。則應劭為首。晉代能議。則傅咸為宗。然仲

瑗博古。而銓貫有敘。長虞識治。而屬辭枝繁。及陸

機斷議。亦有鋒穎。而腴辭弗翦。頗累文骨。亦各有

美。風格存焉。夫動先擬議。明用稽疑。所以敬慎羣

務。弛張治術。故其大體所資。必樞紐經典。採故實

於前代。觀通變於當今。理不謬搖。其枝字不妄舒

其藻。又郊祀必洞於理。戎事必練於兵。佃穀先曉

於農。斷訟務精於律。然後標以顯義。約以正辭。文

以辨潔為能。不以繁縟為巧。事以明覈為美。不以

深隱為奇。此綱領之大要也。若不達政體。而舞筆

弄文。支離構辭。穿鑿會巧。苟空騁其華。固為事實

所擯。設得其理。亦為游辭所埋。昔秦女嫁晉。從文

程元作陳梅改
溢元作謚梅改

必一節要

對策與策策不
同

衣之勝。晉人貴勝而賤女。楚珠鬻鄭。為薰桂之積。鄭人買櫝而還珠。若文浮於理。未勝其本。則秦女楚珠。復在於茲矣。又對策者。應詔而陳政也。射策者。探事而獻說也。言中理準。譬射侯中的。二名雖殊。即議之別體也。古之造士。選事考言。漢文^帝中年。始舉賢良。鼂錯對策。蔚為舉首。及孝武^帝益明。旁求俊又。對策者。以第一登庸。射策者。以甲第入仕。斯固選賢要術也。觀鼂氏之對。證驗古今。辭裁以辨。事通而瞻。超升高第。信有徵矣。仲舒之對。祖述春

至元作平未改
前元作明謝改

秋。本陰陽之化。究列代之變。煩而不恩者。事理明也。公孫^名之對。簡而未博。然總要以約文。事切而情舉。所以太常居下。而天子擢上也。杜欽之對。略而指事。辭以治宣。不為文作。及後漢魯^字不辭。氣質素以儒雅中策。以入高第。凡此五家。並前代之明範也。魏晉已來。稍務文麗。以文紀實。所失已多。及其來選。又稱疾不會。雖欲求文。弗可得也。是以漢飲博士。而雉集乎堂。晉策秀才。而麈興於前。無他怪也。選失之異耳。夫駁議偏辨。各執異見。對策揄揚。

文心雜錄上

大明治道。使事深於政術。理密於時務。酌三五以
鎔世。而非迂緩之高談。馭權變以拯俗。而非刻薄
之僞論。風恢恢而能遠。流洋洋而不溢。王庭之美
對也。難矣哉。士之為才也。或練治而寡文。或工文
而疎治。對策所選。實屬通才。志足文遠。不其鮮歟。

贊曰

議惟疇政。名實相課。斷理必綱。摘羣無懦。對策王
庭。同時酌和。治體高秉。雅謨遠播。

書記第二十五

識者試

曹能始曰論文
必本于經故中
冒濛

大舜云。書用識哉。所以記時事也。蓋聖賢言辭。總
為尚書。尚書之為體。主言者也。楊雄曰。言。心聲也。
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可見矣。故書者。舒也。
舒。布其言。陳之簡牘。取象乎夬。貴在明決而已。三
代政暇。文翰頗疎。春秋聘繁。書介彌盛。繞朝贈士
夫隨武子也會以策。子家與趙宣鄭公子以書。巫臣之遺子反。子產之
晉士旬諫范宣。詳觀四書。辭若對面。又子服敬叔進弔書
於滕君。固知行人。挈辭多被翰墨矣。及七國獻書。
晉人

詭麗輻輳。漢來筆札。辭氣紛紜。觀史遷之報任安。字少卿東方朔之難公孫楊惲之酬會宗。姓孫子雲之答劉歆。志氣槃桓。各含殊采。並杼軸乎尺素。抑揚乎寸心。阮瑀字逮後漢書記。則崔瑗尤善。魏之元喻。號稱翩翩。文舉屬章。半簡必錄。休璉好事。留意詞翰。抑其次也。論嵇康絕交。實志高而文偉矣。趙至敘離。廼少年之激切也。至如陳遵占辭。百封各意。禰衡代書。親疎得宜。斯又尺牘之偏才也。詳總書體。本在盡言。言以散鬱。陶託風采。故宜條暢。以任氣優柔。以懌懷。

文明從容。亦心聲之獻酬也。若夫尊貴差序。則肅以節文。戰國以前。君臣同書。秦漢立儀。始有表奏。字子高王公國內。亦稱奏書。張敞奏書於膠后。聘東王母其義美矣。迄至後漢。稍有名品。公府奏記。而郡將奏牋。記之言志。進已志也。牋者表也。表識其情也。崔寔奏記於公府。則崇讓之德音矣。字文雅黃香奏牋於江夏。亦肅恭之遺式矣。公幹牋記。麗而規益。子桓弗論。故世所共遺。若略名取實。則有美於為詩矣。字公嗣劉廙謝恩。喻切以至。陸機自理。情周而巧。牋之為善者也。原

以上諸條古今
詳者不同產和
為得之

牋記之為式。既上窺乎表。亦下睨乎書。使敬而不
儼。簡而無傲。清美以惠其才。彪蔚以文其響。蓋牋
記之分也。夫書記廣大。衣被事體。筆劄雜名。古今
多品。是以總領黎庶。則有譜籍簿錄。醫曆星筮。則
有方術占試。申憲述兵。則有律令法制。朝市徵信。
則有符契券疏。百官詢事。則有關刺解諜。萬民達
志。則有狀列辭諺。並述理於心。著言於翰。雖藝文
之末品。而政事之先務也。故謂譜者。普也。注序世
統事資。周普。鄭氏譜詩。蓋取乎此。籍者。借也。歲借

莊子云天下之
道才術者多矣

者元脫梅補

梅子庚曰音以
正五字衍

民力。條之於版。春秋司籍。卽其事也。簿者。圃也。草
木區別。文書類聚。張湯李廣。為吏所簿。別情偽也。
錄者。領也。古史世本。編以簡策。領其名數。故曰錄
也。方者。隅也。醫藥攻病。各有所主。專精一隅。故藥
術稱方。術者。路也。算歷極數。見路乃明。九章積微。
故以為術。淮南萬畢。皆其類也。占者。覘也。星辰飛
伏。伺候乃見。精觀書雲。故曰占也。式者。則也。陰陽
盈虛。五行消息。變雖不常。而稽之有則也。律者。中
也。黃鐘調起。五音以正。音以正。法律馭民。八刑克

平。以律為名。取中正也。令者。命也。出命申禁。有若
自天。管仲下命如流水。使民從也。法者。象也。兵謀
無方。而奇正有象。故曰法也。制者。裁也。上行於下。
如匠之制器也。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
代玉瑞。漢世金竹。末代從省。易以書翰矣。契者。結
也。上古純質。結繩執契。今羌胡徵數。負販記緝。其
遺風歟。券者。束也。明白約束。以備情偽。字形半分。
故周稱判書。古有鐵券。以堅信誓。王褒髯奴。則券
之楷也。疏者。布也。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

書。號為疏也。關者。閉也。出入由門。關閉當審。庶務
在政。通塞應詳。韓非云。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
郡。蓋謂此也。刺者。達也。詩人諷刺。周禮三刺。事敘
相達。若針之通結矣。解者。釋也。解釋結滯。徵事以
對也。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溫舒截蒲。即
其事也。議政未定。故短牒咨謀。牒之尤密。謂之為
籤。籤者。籤密者也。狀者。貌也。禮貌本原。取其事實。
先賢表諡。並有行狀。狀之大者也。列者。陳也。陳列
事情。昭然可見也。辭者。舌端之文。通已於人。子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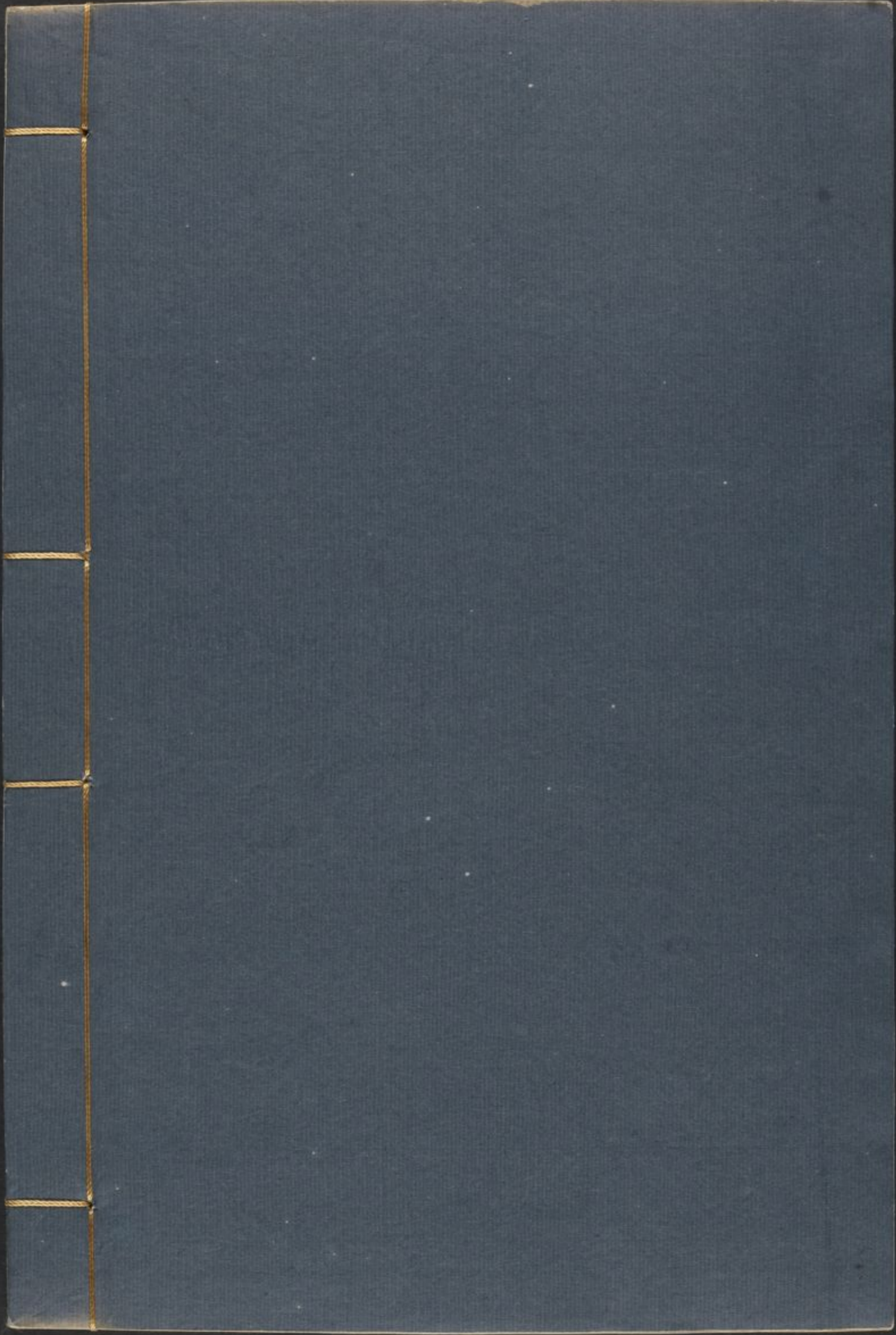
有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諺者直語也。喪言亦不及文。故弔亦稱諺。塵路淺言有實無華。鄒穆公云：囊滿儲中皆其類也。太誓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大雅云：人亦有言，惟憂用老。並上古遺諺。詩書可引者也。至於陳琳諫辭稱掩目捕雀，潘岳哀辭稱掌珠伉儷，並引俗說而為文辭者也。夫文辭鄙俚，莫過於諺，而聖賢詩書採以為談，況踰於此，豈可忽哉！觀此四條，並書記所總，或事本相通而文意各異，或全任質素，或雜用文綺，隨事立體，貴乎精。

曹能始曰有司字妙

要意少一字，則義闕。句長一言，則辭妨。並有司之實務，而浮藻之所忽也。然才冠鴻筆，多疎尺牘，譬九方堙之識駿足，而不知毛色牝牡也。言既身文，信亦邦瑞。翰林之士，思理實焉。

贊曰

文藻條流，託在筆札。既馳金相，亦運木訥。萬古聲薦，千里應拔。庶務紛綸，因書乃察。



T 5212 / 2243 ③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二十

情采第三十一

雜文第三十二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體性第二十七

風骨第二十八

通變第二十九

定勢第三十

情采第三十一

鎔裁第三十二



聲律第三十三

章句第三十四

麗辭第三十五

比興第三十六

夸飾第三十七

事類第三十八

劉子文心雕龍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曾能始云文神
物也故以神思
先之上篇神道
設教與之相應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之前。卷舒風雲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為妙。神與物遊。神居胷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遜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淪五

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闕。意。象。而。運。斤。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夫。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虛。位。刻。鏤。無。形。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我。才。之。多。少。將。與。風。雲。而。共。驅。矣。方。其。擗。翰。氣。倍。辭。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何。則。意。翻。空。而。易。竒。言。徵。實。而。難。巧。也。是。以。意。授。於。思。言。授。於。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義。在。咫。尺。而。思。隔。

山。河。是。以。秉。心。養。術。無。務。苦。慮。含。章。司。契。不。必。勞。情。也。人。之。稟。才。遲。速。異。分。文。之。制。體。大。小。殊。功。相。如。含。筆。而。腐。毫。楊。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於。苦。思。王。充。氣。竭。於。思。慮。張。衡。研。京。以。十。年。左。思。練。都。以。一。紀。雖。有。巨。文。亦。思。之。緩。也。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援。牘。如。口。誦。仲。宣。舉。筆。似。宿。構。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雖。有。短。篇。亦。思。之。速。也。若。夫。駿。發。之。士。心。總。要。術。敏。在。慮。前。應。機。立。斷。覃。思。之。人。情。饒。岐。路。鑒。在。疑。後。研。慮。

梅子庚曰案疑
作鞍

文心雕龍下

二

方定機敏。故造次而成功。慮疑。故愈久而致績。難
易雖殊。並資博練。若學淺而空遲。才疎而徒速。以
斯成器。未之前聞。是以臨篇綴慮。必有二患。理鬱
者。苦貧辭溺者。傷亂。然則博聞爲饋。貧之糧。貫一
爲拯。亂之藥。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若情數
詭雜。體變遷貿。拙辭或孕於巧義。庸事或萌於新
意。視布於麻。雖云未費。杼軸獻功。煥然乃珍。至於
思。表。織。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
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
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贊曰

神用象通。情變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應。刻鏤聲
律。萌芽比興。結慮司契。垂帷制勝。

體性第二十七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並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是以筆區雲譎。文苑波詭者矣。故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各師成心。其異如面。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

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與者。馥采典文。經理
 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
 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燁
 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采者也。新
 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
 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與與顯殊。繁與約舛。
 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若夫八體屢遷。
 功以學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氣。氣以實志。志以定
 言。吐納英華。莫非情性。是以賈生俊發。故文潔而

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
 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
 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
 頽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倨儻。
 故響逸而調遠。叔夜雋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
 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
 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恒資。才氣之大略哉。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斲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
 綵定。難可翻移。故童子雕琢。必先雅製。沿根討葉。

曹能始云此入
 門之時要端正
 也學者不可以
 不知

思轉自圓。八體雖殊。會通合數。得其環中。則輻輳相成。故宜摹體以定習。因性以練才。文之司南。用此道也。

贊曰

才性異區。文辭繁詭。辭為膚根。志實骨髓。雅麗黼黻。淫巧朱紫。習亦凝真。功沿漸靡。

此分風骨之異。論文之極妙者。昔維始云。雖是。亦重然。畢竟以。風為主。風可以。色骨而骨。必待。乎風也。故此篇。以風發端。而歸。重于氣。氣屬風。也。

清一作生

風骨第二十八

左氏論女色口美而豔。美猶骨也。豔猶風也。文章風骨兼全如女色之美豔兩致矣。

詩總六義。風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氣之符契也。是以怛悵述情。必始乎風。沈吟鋪辭。莫先於骨。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合風。猶形之包氣。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清焉。若豐藻克瞻。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其為文。用譬征鳥之使翼也。故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捶字堅而難移。結響凝而不滯。

拙音采

莫元作課氣元
作風俱揚改

羣音輝
翻音護

律音節

此論發自列子
前無古人徐季
海移以評書張
齊遠移以評画
同此理也

此風骨之力也。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
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勗
錫魏，思摹經典，羣才翰筆，乃其骨髓駿也。相如賦
仙氣，號凌雲蔚，為辭宗，迺其風力道也。能鑒斯要，
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
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故其論孔融
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
云：時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
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夫翬翟備色，翾翥

百步，肌豐而力沈也。鷹隼乏采，翰飛戾天，骨勁而
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鷲集
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
筆之鳴鳳也。若夫鎔鑄經典之範，翔集子史之術，
洞曉情變，曲昭文體，然後能孚甲新意，雕畫奇辭。
昭體故意新而不亂，曉變故辭奇而不黷。若骨采
未圓，風辭未練，而跨略舊規，馳騫新作，雖獲巧意，
危敗亦多。豈空結奇字，紕繆而成輕矣。周書云：辭
尚體要，弗惟好異。蓋防文濫也。然文術多門，各適

起文明以健尤
切明即風也健
即骨也詩有格
有調格猶骨也
調猶風也

所好。明者弗授。學者弗師。於是習華隨侈。流遁忘
反。若能確乎正式。使文明以健。則風清骨峻。篇體
光華。能研諸慮。何遠之有哉。

贊曰

情與氣偕。辭共體並。文明以健。珪璋乃騁。蔚彼風
力。嚴此骨鯁。才鋒峻立。符采克炳。

通變第二十九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邪。
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
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
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
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
數盡。乃通變之術疎耳。故論文之方。譬諸草木。根
幹麗土而同性。臭味晞陽而異品矣。是以九代詠
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

則元作財許段

策元作屬許無
念改

曹能始云古今
一風也通變之
術亦主風矣

漢音千

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縛於虞
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
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
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確而論之。則
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
豔。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
何則。競今疎古。風味氣衰也。今才穎之士。刻意學
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
疎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蓀。雖喻本色。不能復化。

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楊言
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蓀。矯
詭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隱括乎
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夫誇張聲貌。則漢初已
極。自茲厥後。循環相因。雖軒翥出轍。而終入籠內。
枚乘七發云。通望今東海。虹洞兮蒼天。相如上林
云。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東沼。月生西陂。馬融
廣成云。天地虹洞。固無端涯。大明出東。月生西陂。
楊雄校獵云。出入日月。天與地杳。張衡西京云。日

固元作因梅按
頌文改

况元作毛曹改

梅子庾曰其疑
作可

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於濛汜。此並廣寓極狀。而
五家如一。諸如此類。莫不相循。參伍因革。通變之
數也。是以規略文統。宜宏大體。先博覽以精閱。總
綱紀而攝契。然後拓衢路。置關鍵。長轡遠馭。從容
按節。憑情以會通。負氣以適變。采如宛虹之奮鬚。
光若長離之振翼。迺脫穎之文矣。若乃齷齪於偏
解。矜激乎一致。此庭間之迴驟。豈萬里之逸步哉。

贊曰

文律運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趨時必

果。乘機無怯。望今制奇。參古定法。

曹能始云勢六
主風激水曲湍
之喻往往見之

湍元作文王按
今贊改

驗元作驗王改

定勢第三十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勢者乘利而爲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効騷命篇者。必歸豔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籍。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是以繪事圖色。文辭盡情。色糝而犬馬殊形。情交而雅俗異勢。鎔範所擬。

文心雕龍下

各有司匠。雖無嚴郭。難得踰越。然淵乎文者。並總羣勢。竒正雖反。必兼解以俱通。剛柔雖殊。必乘時而適用。若愛典而惡華。則兼通之理偏。似夏人爭弓矢。執一不可以獨射也。若雅鄭而共篇。則總一之勢離。是楚人鬻矛譽盾。兩難得而俱售也。是以括囊雜體。切在銓別。宮商朱紫。隨勢各配。章表奏議。則準的乎雅頌。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於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豔。

此循體而成勢。隨變而立功者也。雖復契會相參。節文互雜。譬五色之錦。各以本采爲地矣。桓譚稱文家各有所慕。或好浮華而不知實覈。或美衆多而不見要約。陳思亦云。世之作者。或好煩文博採。深沈其旨者。或好離言辨白。分毫析釐者。所習不同。所務各異。言勢殊也。劉楨云。文之體指。實強弱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公幹所談。頗亦兼氣。然文之任勢。勢有剛柔。不必壯言慷慨。乃稱勢也。又陸雲自稱。往日論文。先辭而

之尤作支句元
作向俱王改
玉性疑云支作
之出許氏說支

後情尚勢而不取悅澤。及張公論文。則欲宗其言。夫情固先辭。勢實須澤。可謂先迷。後能從善矣。自近代辭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訛勢所變。厭黷舊式。故穿鑿取新。察其訛意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故文反正為乏。辭反正為奇。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辭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耳。夫通衢夷坦。而多行捷徑者。趨近故也。正文明白。而常務反言者。適俗故也。然密會者。以意新得巧。苟異者。以失體成怪。舊練之才。則執正以

馭奇。新學之銳。則逐奇而失正。勢流不反。則文體逐弊。秉茲情術。可無思耶。

贊曰

形生勢成。始末相承。湍迴似規。矢激如繩。因利騁節。情采自凝。征轡學步。力心襄陵。

謝耳伯曰
此書

情采第三十一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
 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鞞同。
 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若乃綜述
 性靈。敷寫器象。鏤心鳥跡之中。織辭魚網之上。其
 為彪炳。縟采名矣。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
 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
 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發
 而為辭章。神理之數也。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

鳥跡字也魚網
 紙也

皆能始云形聲
 又文本于情

君子嘗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偽。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莊周云。辯雕萬物。謂藻飾也。韓非云。豔采辯說。謂綺麗也。綺麗以豔說。藻飾以辯雕。文辭之變。於斯極矣。研味孝老。則知文質附乎性情。詳覽莊韓。則見華實過乎淫侈。若擇源於涇渭之流。按轡於邪正之路。亦可以馭文采矣。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

予嘗藏云美人亦嘗不粉黛於黛未必皆美人奇才未嘗不讀書讀書未必皆奇才

曹無始云詩與賦別在情文先後

屈原楚辭有疾痛而自呻吟也東方朔以下擬楚辭強呻吟而無疾痛者也

昔詩人什篇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咏情性。以諷其上。此為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為文而造情也。故為情者。要約而寫真。為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真。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疎。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機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

莊子云言隱于
榮華

謝耳伯曰謨當
作模

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為本。言與
志反。文豈足徵。是以聯辭結采。將欲明經。采濫辭
詭。則心理愈翳。固知翠綸桂餌。反所以失魚。言隱
榮華。殆謂此也。是以衣錦褻衣。惡文大章。賁象窮
白。貴乎反本。夫能設謨。以位理。擬地以置心。心定
而後結音。理正而後摘藻。使文不滅質。博不溺心。
正采耀乎朱藍。間色屏於紅紫。乃可謂雕琢其章。
彬彬君子矣。

贊曰

言以文遠。誠哉斯驗。心術既形。英華乃贍。吳錦好
渝。舜英徒豔。繁彩寡情。味之必厭。

六八
八
前
鎔裁第三十二

情理設位文采行乎其中剛柔以立本變通以趨時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彙括情理矯揉文采也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詞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譬繩墨之審分斧斤之斲削矣駢拇枝指由侈於性附贅懸疣實侈於形二意兩出義之駢枝也同辭重句文之疣贅也凡思緒初發辭采苦雜心非權衡勢必輕重是以草創鳴筆先標三準

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然後舒華布實。獻替節文。繩墨以外。美材既斲。故能首尾圓合。條貫始序。若術不素定。而委心逐辭。異端叢至。駢贅必多。故三準既定。次討定句。句有可削。足見其疎。字不得減。乃知其密。精論要語。極略之體。游心竄句。極繁之體。謂繁與略。適分所好。引而伸之。則兩句敷為一章。約以貫之。則一章刪成兩句。思贍者善敷。才覈者善刪。善刪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辭殊而

松子庚曰後當作駁

意顯。字剛而意闕。則短乏而非覈。辭敷而言重。則蕪穢而非贍。昔謝艾。王濟。西河文士。張俊。以為艾繁而不可刪。濟略而不可益。若三子者。可謂練鎔裁而曉繁略矣。至如士衡。才優而綴辭尤繁。士龍思劣而雅好清省。及雲之論機。亟恨其多。而稱清新相接。不以為病。蓋崇友于耳。夫美錦製衣。脩短有度。雖翫其采。不倍領袖。巧猶難繁。況在乎拙。而文賦以為榛楛勿翦。庸音足曲。其識非不鑒。乃情苦芟繁也。夫百節成體。共資榮衛。萬趣會文。不離

斐元作去梅改

辭情若情周而不繁。辭運而不濫。非夫鎔裁何以行之乎。

贊曰

篇章戶牖。左右相瞰。辭如川流。溢則汎濫。權衡損益。斟酌濃淡。芟繁翦穢。弛於負擔。

聲律第三十三

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合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

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脣吻而已。

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宮。徐呼中徵。夫商

徵。響高宮羽。聲下抗喉。矯舌之差。攢脣激齒之異。

廉肉相準。皎然可分。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

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

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聰也。故外聽

曹能始云聲律以風勝知風則律調矣

梅子庾曰學當作效

中去聲徵音紙

丙元作外王改

言餘於外聽
風聲也內聽
骨也

二字元脫
揚升養曰有字
下諸本皆遺
散二字
謝耳伯曰擬下
文當作雙疊二
字

字元作下商孟
和改
孫無鏡曰氣字

上當復有字句
二字

律長鏡齊氣
辨多楚聲

之易。絃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凡聲有飛沈。響有口口。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轉轡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夫吃文為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唇糾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累累如貫珠矣。是以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氣力窮於和韻。異音相從。謂之

和同聲相應。謂之韻。韻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

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韻甚易。雖纖意曲變。非可縷言。然振其大綱。不出茲論。若夫宮商大和。譬諸吹籥。翻迴取均。頗似調瑟。瑟資移柱。故有時而乖貳。籥含定管。故無往而不壹。陳思潘岳。吹籥之調也。陸機左思。瑟柱之和也。槩舉而推。可以類見。又詩人綜韻。率多清切。楚辭辭楚。故訛韻寔繁。及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文賦亦稱知楚不易。可謂銜靈均之聲。餘失黃

文心雕龍下

鐘之正響也。凡切韻之動勢若轉圓。訛音之作甚於柄方。免乎柄方則無大過矣。練才洞鑒。剖字鑽響。識疎闊略。隨音所遇。若長風之過籟。南郭之吹竽耳。古之佩玉。左宮右徵。以節其步。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其可忘哉。

贊曰

標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胷臆。調鐘脣吻。聲得鹽梅。響滑榆檣。割棄支離。官商難隱。

章句第三十四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青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夫裁文匠筆。篇有大小。離章合句。調有緩急。隨變適會。莫見定準。句司數字。待相接以爲用。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

棲元作勝謝臨

其控引情理。送迎際會。警舞容迴環。而有綴兆之位。歌聲靡曼。而有抗墜之節也。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啓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脉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若辭失其朋。則羈旅而無友。事乖其次。則飄寓而不安。是以搜句忌於顛倒。裁章貴於順序。斯固情趣之指歸。文筆之同致也。若夫筆句無常。而字有常數。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或變之

朋元作明極改

梅子庚曰。而字下疑有脫字

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至於詩頌大體。以四言為正。唯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尋二言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體之篇。成於兩漢。情數運周。隨時代用矣。若乃改韻從調。所以節文辭氣。賈誼枚乘。兩韻輒易。劉歆桓譚。百句不遷。亦各有其志也。昔魏武論賦。嫌於積韻。而善於資代。陸雲亦稱四言轉句。以四句為佳。觀彼制韻。志

同枚賈。然兩韻輒易。則聲韻微躁。百句不遷。則唇
吻言勞。妙才激揚。雖觸思利貞。曷若折之中和。庶
保无咎。又詩人以今字入於句限。楚辭用之字出
句外。尋今字成句。乃語助餘聲。舜詠南風。用之久
矣。而魏武弗好。豈不以無益文義邪。至於夫惟蓋
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割句之舊體乎。
哉。已也。亦送末之常科。據事似閑。在用實切。巧者
迴運。彌縫文體。將令數句之外。得一字之助矣。外
字難謬。況章句歟。

贊曰

斷章有檢。積句不恒。理資配主。時忌失朋。環情草
調。宛轉相騰。離合同異。以盡厥能。

夫元作告謝法
孫無脫曰草當
作節

麗辭第二十五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
 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唐虞之世。辭
 未極文。而臯陶贊文。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益陳謨
 云。滿招損謙。受益。豈營麗辭。率然對爾。易之文繫。
 聖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龍虎類感。
 則字字相儷。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承。日月往來。則
 隔行懸合。雖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至於詩人偶
 章。大夫聯辭。奇偶適變。不勞經營。自楊馬張蔡。崇

奇音基

畫元作畫治元
作治朱改
朱鬱似云宋画
吳治語出淮南
子

賦字元脫梅補

梅子庾曰微當
作擬學當作卷
唐云擬譽二字
俱非但微當作
微蓋用事則人
之學可見矣

言字元在詩字
上梅改正

盛麗辭。如宋畫。吳治。刻形鏤法。麗句與深采並流。
偶意共逸韻俱發。至魏晉羣才。析句彌密。聯字合
趣。割毫析釐。然契機者入巧。浮假者無功。故麗辭
之體。凡有四對。言對為易。事對為難。反對為優。正
對為劣。言對者。雙比空辭者也。事對者。並舉人驗
者也。反對者。理殊趣合者也。正對者。事異義同者
也。長卿上林賦云。脩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此言
對之類也。宋玉神女賦云。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
施掩面。比之無色。此事對之類也。仲宣登樓賦云。

鐘儀幽而楚奏。莊舄顯而越吟。此反對之類也。孟
陽七哀云。漢祖想枌榆。光武思白水。此正對之類
也。凡偶辭胷臆。言對所以為易也。微人之學。事對
所以為難也。幽顯同志。反對所以為優也。並貴共
心。正對所以為劣也。又以事對。各有反正。指類而
求。萬條自昭然矣。張華詩稱遊鴈比翼翔。歸鴻知
接翮。劉琨詩言。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若斯重
出。即對句之駢枝也。是以言對為美。貴在精巧。事
對所先。務在允當。若兩事相配。而優劣不均。是驥

文心雕龍 下

在左驂。駑為右服也。若夫事或孤立。莫與相偶。是夔之一足。踰蹕而行也。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迭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類此而思。理自見也。

贊曰

體植必兩。辭動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載。炳爍聯華。鏡靜含態。玉潤雙流。如彼珩珮。

比興第三十六

詩文弘奧。包韞六義。毛公述傳。獨標興體。豈不以風通而賦同。比顯而興隱哉。故比者附也。興者起也。附理者。切類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擬議。起情故興體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則畜憤以斥言。興則環譬以記諷。蓋隨時之義不一。故詩人之志有二也。觀夫興之託諭。婉而成章。稱名也小。取類也大。關雎有別。故后妃方德。尸鳩貞一。故夫人象義。義取其貞。無從於夷禽。德貴其別。不嫌於鷺鳥。

當能始曰詩字
當作諷興近乎
風比近乎賦興
義動亡故風氣
命下

明而未融。故發注而後見也。且何謂為比。蓋寫物以附意。颺言以切事者也。故金錫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類教誨。蝮蟾以寫號呼。漣衣以擬心憂。席卷以方志固。凡斯切象。皆比義也。至如麻衣如雪。兩驂如舞。若斯之類。皆比類者也。襄楚信讒。而三閭忠烈。依詩製騷。諷兼比興。炎漢雖盛。而辭人夸毗。詩刺道喪。故興義銷亡。於是賦頌先鳴。故比體雲構。紛紜雜選。信舊章矣。夫比之為義。取類不常。或喻於聲。或方於貌。或擬於心。或譬於

梅子庾曰愛本
賦作育

蟹曳元作蟹抽
梅按本賦改

事。宋玉高唐云。織條悲鳴。聲似竽籟。此比聲之類也。枚乘菟園云。焱焱紛紛。若塵埃之間。白雲此則比貌之類也。賈生鵬賦云。禍之與福。何異糾纏。此以物比理者也。王褒洞簫云。優柔溫潤。如慈父之愛子也。此以聲比心者也。馬融賦云。繁縟絡繹。范蔡說之。此以響比辯者也。張衡南都云。起鄭舞。鬪曳緒。此以容比物者也。若斯之類。辭賦所先。日用乎。比月忘乎。與習小而棄大。所以文謝於周人也。至於楊班之倫。曹劉以下。圖狀山川。影寫雲物。莫

不織綜比義以敷其華驚聽回視資此効績又安字仁螢賦云流金在沙季鷹雜詩云青條若總翠皆其義者也故比類雖繁以切至為貴若刻鵠類鶩則無所取焉

鵠元作鸛謝改
鶩音木

贊曰

詩人比興觸物圓覽物雖胡越合則肝膽擬容取心斷辭必敢攢雜詠歌如川之渙

夸飾第三十七

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神道難摹精言不能追其極形器易寫壯辭可得喻其真才非短長理自難易耳故自天地以降豫入聲貌文辭所被夸飾恒存雖詩書雅言風格訓世事必宜廣文亦過焉是以言峻則嵩高極天論狹則河不容舠說多則子孫千億稱少則民靡孑遺襄陵舉滔天之日倒戈立漂杵之論辭雖已甚其義無害也且夫鴉音之醜豈有泮林而變好茶味之苦寧

稽子庚曰鶴鶴
按本賦作焦明

謝耳伯曰鶴
魁

當作魁魁
飾字元脫梅補

以周原而成飴。並意深褒讚。故義成矯飾。大舜所
錄。以垂憲章。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
害意也。自宋王景差。夸飾始盛。相如憑風。詭濫愈
甚。故上林之館。奔星與宛虹入軒。從禽之盛。飛廉
與鷦鷯俱獲。及楊雄甘泉。酌其餘波。語環音。則假
珍於玉樹。言峻極。則顛墜於鬼神。至東都之比目。
西京之海若。驗理則理無不驗。窮飾則飾猶未窮
矣。又子雲校獵。鞭宓妃以釀屈原。張衡羽獵。困玄
冥於朔野。變彼洛神。既非魑魅。惟此水怪。亦非魑

魅。而虛用濫形。不其疎乎。此欲夸其威而飾其事。
義睽刺也。至如氣貌山海。體勢宮殿。嵯峨揭業。熠
燿焜煌之狀。光采煒煒。而欲燃聲貌。岌岌其將動
矣。莫不因夸以成狀。沿飾而得音也。於是後進之
才。獎氣挾聲。軒翥而欲奮飛。騰躑而羞跼步。辭入
煒煒。春藻不能程其豔。言在萎絕。寒谷未足成其
凋。談歡則字與笑並。論感則聲共泣。信可以發
蘊而飛滯。披瞽而駭聾矣。然飾窮其要。則心聲鋒
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若能酌詩書之曠。肯翦

揚馬之甚泰。使夸而有節。飾而不誣。亦可謂之懿也。

贊曰

夸飾在用。文豈循檢言。必鵬運。氣靡鴻漸。倒海探珠。傾崑取琰。曠而不溢。奢而無玷。

事類第三十八

事類者。蓋文章之外。据事以類義。援古以證今者也。昔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濟九三。遠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書箕子之貞。斯略舉人事以徵義者也。至若胤征義和。陳政典之訓。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此全引成辭以明理者也。然則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迺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也。大畜之象。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亦有包於文矣。觀夫屈宋屬篇。號依詩人。雖引古事。而莫取舊

辭唯賈誼鵬賦始用葛冠之說相如上林撮引李斯之書此萬分之一會也及楊雄百官箴頗酌於詩書劉歆遂初賦歷敘於紀傳漸漸綜採矣至於崔班張蔡遂摭撫經史華實布濩因書立功皆後人之範式也夫桂薑同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飽學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迍邐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此內外之殊分也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為盟主學為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褊狹

宋人所謂用則不差閱則不知

雖美少功夫以子雲之才而白奏不學及觀書石室乃成鴻采表裏相資古今一也故魏武稱張子之文為拙然學問膚淺所見不博專拾掇崔杜小文所作不可悉難難便不知所出斯則寡聞之病也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羣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臯也楊班以下莫不取資任力耕耨縱意漁獵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將贍才力務在博見狐腋非一皮能溫雞蹠必數千而飽矣是以綜學在博取事貴約校練務精摭理須覈衆美輻輳表

裏發輝。劉劭趙都客賦云。公子之客。叱勁楚。今歆
盟管庫。隸臣呵強秦。使鼓缶。用事如斯。可謂理得
而義要矣。故事得其要。雖小成績。譬寸轄制輪。尺
樞運關也。或微言美事。置於閑散。是綴金翠於足
脛。靚粉黛於曾臆也。凡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
引事乖謬。雖千載而為瑕。陳思羣才之英也。報孔
璋書云。葛天氏之樂。千人唱。萬人和。聽者因以蔑
韶夏矣。此引事之實謬也。按葛天之歌唱和三人
而已。相如上林云。奏陶唐之舞。聽葛天之歌。千人

梅子庚曰。接人
疑當作非之二
字

唱萬人和。唱和千萬人。乃相如接人。然而濫侈。葛
天推三成萬者。信賦妄書。致斯謬也。陸機園葵詩
云。庇足同一致。生理合異端。夫葵能衛足。事譏鮑
莊。葛藟庇根。辭自樂豫。若譬葛為葵。則引事為謬。
若謂庇勝衛。則改事失真。斯又不精之患。夫以子
建明練士。衡沈密。而不免於謬。曹仁之謬。高唐又
曷足以嘲哉。夫山木為良。匠所度。經書為文。士所
擇。木美而定於斧斤。事美而制於刀筆。研思之士。
無慚匠石矣。

贊曰

經籍深富。辭理遐亘。皜如江海。鬱若崑_山鄧_林。文梓共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惜。

贊曰

經筵深宮。辭理遐亘。編如江海。鬱若崑鄧。文粹共
採。瓊珠交贈。用人若已。古來無借。

4

18212 - 17243 - 4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劉子文心雕龍目錄

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隱秀第四十

指瑕第四十一

養氣第四十二

附會第四十三

總術第四十四

時序第四十五



物色第四十六

才略第四十七

知音第四十八

程器第四十九

序志第五十

劉子文心雕龍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夫文象列而結繩移。鳥跡明而書契作。斯乃言語之體貌。而文章之宅宇也。蒼頡造之。鬼哭粟飛。黃帝用之。官治民察。先王聲教。書必同文。輔軒之使。紀言殊俗。所以一字體。總異音。周禮保章氏。掌教六書。滅秦舊章。以吏為師。及李斯刪籀。而秦篆興。程邈造隸。而古文廢。漢初章律。明著厥法。太史學童。教試六體。又吏民上書。字謬輒劾。是以馬氏缺

書音尚周太史

畫而石建懼死。雖云性真，亦時重文也。至孝武之世，則相如譔篇。及宣成二帝，徵習小學。張敞以正讀傳業。楊雄以奇字纂訓。並貫練雅頌。總閱音義。鴻筆之徒，莫不洞曉。且多賦京苑，假借形聲。是以前漢小學，率多瑋字，非獨制異，乃共曉難也。暨乎後漢，小學轉疎，複文隱訓，臧否太半。及魏代綴藻，則字有常檢，追觀漢作，翻成阻奧。故陳思稱楊馬之作，趣幽旨深。讀者非師傅不能析其辭，非博學不能綜其理。豈直才懸抑亦字隱，自晉來用字率

從簡易。時並習易，人誰取難。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三人弗識，則將成字妖矣。後世所同曉者，雖難斯易。時所共廢，雖易斯難。趣舍之間，不可不察。夫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也。倉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雅以淵源誥訓，頡以苑囿音文。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若夫義訓古今，興廢殊用。字形單複，妍蚩異體。心既託聲於言，言亦寄形於字。諷誦則續在宮商，臨文則能歸字形矣。是以綴字屬篇，必

出元作函欽思
么改

似音鏡

鈕語元作鈕銘
朱改

須練釋。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詭異者。字體環怪者也。曹攄詩稱。豈不願斯遊。福心惡。咄。兩字詭異。大疵美篇。況乃過此。其可觀乎。聯邊者。半字同文者也。狀貌山川。古今咸用。施於常文。則齟齬。為瑕。如不獲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詩驗適會。而近世忌同。若兩字俱要。則寧在相犯。故善為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一字非少。相避為難也。單複者。字形肥瘠者也。瘠字累句。則纖疎而行劣。肥字

點音騰元作點
朱改

積文則黷默。而篇闡善酌字者。參伍單複。磊落如珠矣。凡此四條。雖文不必有。而體列不無。若值而莫悟。則非精解。至於經典隱曖。方冊紛綸。簡蠹帛裂。三寫易字。或以音訛。或以文變。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晉之史記。三豕渡河。文變之謬也。尚書大傳。有別風淮雨。帝王世紀云。列風淫雨。別列淮淫。字似潛移。淫列義當。而不奇。淮別理乖。而新異。傳毅制誅。已用淮雨。固知愛奇之心。古今一也。史之闕文。聖人所慎。若依義棄奇。則可與

心隴韻下

三

正文字矣。

贊曰

篆隸相鎔。蒼雅品訓。古今殊跡。妍蚩異分。字靡異流。文阻難運。聲畫昭精。墨采騰奮。

隱秀第四十

朱晉傳曰隱秀
一篇悅數百字
不可淺考

五元作玄王改

謝耳伯曰涼
動秋草上或
曲也句下心
數行前云隱

夫心術之動遠矣。文情之變深矣。源與而派生根。盛而頽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隱以複意為工。秀以卓絕為巧。斯乃舊章之懿績。才情之嘉會也。夫隱之為體。義主文外。秘響傍通。伏采潛發。譬爻象之變互。體川瀆之韞珠玉也。故互體變爻。而成化四象。珠玉潛水。而瀾表方圓。涼飈動秋草。邊馬有歸心。氣寒而事傷。此羈旅之怨曲也。凡文

為佳此當論秀
之為用

謝耳伯曰果字
當作承

李孔章曰涼颯
怨曲上下信有
脫文但後篇俱
發秀象恐非脫
秀之為用

文心雕龍

集勝篇。不盈十一。篇章秀句。裁可百二。並思合而
自逢。非研慮之所果也。或有雕削取巧。雖美非秀
矣。故自然會妙。譬卉木之耀英華。潤色取美。譬繪
帛之染朱綠。朱綠染繒。深而繁鮮。英華曜樹。淺而
焯焯。秀句所以照文苑。蓋以此也。

贊曰

深文隱蔚。餘味曲包。辭生互體。有似變爻。言之秀
矣。萬慮一交。動心驚耳。逸響笙匏。

指瑕第四十一

管仲有言。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也。然
則聲不假翼。其飛甚易。情不待根。其固匪難。以之
垂文。可不慎歟。古來文才。異世爭驅。或逸才以爽
迅。或精思以纖密。而慮動難圓。鮮無瑕病。陳思之
文。羣才之俊也。而武帝誅云。尊靈未蟄。明帝頌云。
聖體浮輕。浮輕有似於蝴蝶。未蟄頗疑於昆蟲。施
之尊極。豈其當乎。左思七諷。說孝而不從。反道若
斯。餘不足觀矣。潘岳為才。善於哀文。然悲內兄。則

文心雕龍下

借才作降孫改

謝耳伯曰即當作辭

曹能始曰此段取得不是

云感口澤傷弱子。則云心如疑。禮文在尊極而施之下流。辭雖足哀。義斯替矣。若夫君子擬人。必於其倫。而崔瑗之誅李公。比行於黃虞。字子期向秀之賦嵇生。方罪於李斯。與其失也。雖寧僭無濫。然高原之詩。不類甚矣。凡巧言易標。拙辭難隱。斯言之玷。實深白圭。繁例難載。故略舉四條。若夫立文之道。惟字與義。字以訓正。義以理宣。而晉末篇章。依稀其旨。斯有賞際音至之言。終無撫叩酬卽之語。每單舉一事。指以為情。夫賞訓賜賚。豈關心解。撫訓執

枉何預情理。雅頌未聞。漢魏莫用。懸領似如可辯。課文了不成義。斯實情訛之所變。文澆之致弊。而宋來才英。未之或改。舊染成俗。非一朝也。近代辭人。率多猜忌。至乃比語求蚩。反音取瑕。雖不屑於古。而有擇於今焉。又製同他文。理宜刪革。若排人美辭。以為已力。寶玉大弓。終非其有。全寫則揭篋。傍采則探囊。然世遠者太輕。時同者為尤矣。若夫注解為書。所以明正事理。然謬於研求。或率意而斷。西京賦稱中黃育獲之疇。而薛綜謬注。謂之闔

中國名多以勇力之士育。或有獲鳥獲

尹是不聞執雕虎之人也。又周禮并賦。舊有疋馬。而應劭釋疋。或量首數蹄。斯豈辯物之要哉。原夫古之正名。車兩而馬疋。疋兩稱目。以並耦為用。蓋車貳佐乘。馬儷駟服。服乘不隻。故名號必雙。名號一正。則雖單為疋矣。疋夫疋婦。亦配義矣。夫車馬小義。而歷代莫悟。辭賦近事。而千里致差。况鑽灼經典。能不謬哉。夫辯言而數首蹄。選勇而驅閭尹。失理太甚。故舉以為戒。丹青初炳。而後渝。文章歲久而彌光。若能彙括於一朝。可以無愧於千載也。

贊曰

羿氏外射。東野敗駕。雖有雋才。謬則多謝。斯言一玷。千載弗化。令章靡疚。亦善之亞。

養氣第四十二

昔王充著述制養氣之篇。驗已而作。豈虛造哉。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心慮言辭。神之用也。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夫三皇辭質。心絕於道。華帝世始文言。貴於敷奏。三代春秋。雖沿世彌縟。並適分曾臆。非牽課才外也。戰代枝詐。攻奇飾說。漢世迄今。辭務日新。爭光鬻采。慮亦竭矣。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

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凡童少鑒淺而志盛長
艾識堅而氣衰志盛者思銳以勝勞氣衰者慮密
以傷神斯實中人之常資歲時之大較也若夫氣
分有限智用無涯或慚鳧企鶴瀝辭鑄思於是精
氣內銷有似尾閭之波神志外傷同乎牛山之木
怛惕之盛疾亦可推矣至如仲任置硯以綜述叔
通懷筆以專業既暄之以歲序又煎之以日時是
以曹公懼爲文之傷命陸雲歎用思之困神非虛
談也夫學業在勤功庸弗怠故有錐股自厲和熊

燕秦事

以苦之人志於文也則申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
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
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
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
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宜清和其心條
暢其氣煩而卽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
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
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使刃發如新湊理無滯
雖非胎息之邁術斯亦衛氣之一方也

文八
贊曰
紛哉萬象。勞矣千想。玄神宜寶。素氣資養。水停以鑒。火靜而朗。無擾文慮。鬱此精爽。

附會第四十三

何謂附會。謂總文理。統首尾。定與奪。合涯際。彌綸一篇。使雜而不越者也。若築室之須基構。裁衣之待縫緝矣。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摘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常數也。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驅萬塗於同歸。貞百慮於一致。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

雖多而無棼絲之亂。扶陽而出條。順陰而藏跡。首尾周密。表裏一體。此附會之術也。夫畫者謹髮而易貌。射者儀毫而失墻。銳精細巧。必疎體統。故宜誦寸以信尺。枉尺以直尋。棄偏善之巧。學具美之績。此命篇之經略也。夫文變多方。意見浮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率故多尤。需為事賊。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片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脉不流。則偏枯文體。夫能懸識湊理。然後文節自會。

如膠之粘木。豆之合黃矣。是以四牡異力。而六轡如琴。馭文之法。有似於此。去留隨心。修短在手。齊其步驟。總轡而已。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此已然之驗也。昔張湯疑奏而再却。虞松草表而屢譴。並理事之不明。而詞旨之失調也。及倪寬更草。鍾會易字。而漢武歎竒。晉景稱善者。乃理得而事明。心敏而辭當也。以此而觀。則知附會巧拙。相去遠哉。若夫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克終底績。寄在

此可引止見

心龍下

以元脫沈補

驚音脉
次且音咨咀

寫以遠送。若首唱榮華。而媵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此周易所謂醫無膚。其行次且也。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也。固亦無以加於此矣。

贊曰

篇統間闕。情數稠疊。原始要終。疎條布葉。道味相附。懸緒自接。如樂之和。心聲克協。

總術第四十四

今元什令商改

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別目兩名。自近代耳。顏延年以為筆之為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請奪彼矛。還攻其楯矣。何者。易之文言。豈非言文。若筆不言文。不得云經典非筆矣。將以立論。未見其論立也。予以為發口為言。屬筆曰翰。常道曰經。述經曰傳。經傳之體。出言入筆。筆為言使。可強可弱。分經以典。與為不刊。非以言

賈元作實揚改窮元作躬孫改

漢書引逸書九選

蓋元作無朱改

嶽音庖二字見國語

樞子康曰清當作情棄元作築梅改塞音塞

蓋元作非許改

筆為優劣也。昔陸氏文賦號為曲盡。然汎論纖悉。而實體未該。故知九變之貫。匪窮。知言之選難備矣。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落落之玉。或亂乎石。碌碌之石。時似乎玉。精者要約。匱者亦尠。博者該贍。蕪者亦繁。辯者昭皙。淺者亦露。與者複隱。詭者亦典。或義華而聲悴。或理拙而文澤。知夫調鐘未易。張琴實難。伶人告和。不必盡窅。瓠之中。動用揮扇。何必窮初終之韻。魏文比篇章於音樂。蓋有徵矣。夫不截盤根。無以驗利器。不

剖文與。無以辨通才。才之能通。必資曉術。自非圓鑿區域。大判條例。豈能控引清源。制勝文苑哉。是以執術馭篇。似善奕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之邀遇。故博塞之文。借巧儻來。雖前驅有功。而後援難繼。少既無以相接。多亦不知所刪。乃多少之並惑。何妍蚩之能制乎。若夫善奕之文。則術有恒數。按部整伍。以待情會。因時順機。動不失正。數逢其極。機入其巧。則義味騰躍而生。辭氣叢雜而至。視之則錦繪。聽之則絲簧。味之則甘腴。佩之則芬芳。

斷章之功。於斯盛矣。夫驥足雖駿。纏牽忌長。以萬分一累。且廢千里。況文體多術。共相彌綸。一物攜貳。莫不解體。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轂。雖未足觀。亦鄙夫之見也。

贊曰

文場筆苑。有術有門。務先大體。鑑必窮源。乘一總萬。舉要治繁。思無定契。理有恒存。

時序第四十五

曹能始曰時序
於風之遺降也
觀風可與知時
如薰風主夏朔
風主冬之類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昔在陶唐。德盛化鈞。野老吐何力之談。郊童含不識之歌。有虞繼作。政阜民暇。註曰九前熏風詩於元后。註曰前爛雲歌於列臣。盡其美者。何乃心樂而聲泰也。至大禹敷土。註見九序。詠功。成湯聖敬。猗歟作頌。商頌篇名逮姬文之德盛。周南周風篇名勤而不怨。大王之化淳。周風篇名邠風樂而不淫。幽厲昏而板蕩怒。平王微而黍離哀。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者。春秋之後。角戰英雄。

六經泥蟠。百家騰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蟲。嚴於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齊開莊衢之第。楚廣蘭臺之宮。孟軻賓館。荀卿宰邑。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鬱其茂俗。鄒子以談天飛譽。騶奭以雕龍馳響。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觀其豔說。則籠罩雅頌。故知曄燁之奇。意出乎縱橫之詭俗也。爰至有漢。運接燔書。高祖尚武。戲儒簡學。雖禮律草創。詩書未遑。然大風鴻鵠之歌。亦天縱之英作也。施及孝惠。迄於文景。經術

頗興。而辭人勿用。賈誼抑而鄒枚沈。亦可知已。逮孝武崇儒。潤色鴻業。禮樂爭輝。辭藻競驚。柏梁展朝讌之時。金堤製恤民之詠。徵枚乘以蒲輪。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孫之對策。歎倪寬之擬奏。買臣負薪而衣錦。相如滌器而被繡。於是史遷壽王之徒。嚴終枚臯之屬。應對固無方。篇章亦不匱。遺風餘采。莫與比盛。越昭及宣。實繼武績。馳騁石渠。暇豫文會。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於是王褒之倫。底祿待詔。自元暨成。降意圖籍。笑玉屑之諫。清

奏九作未張慎
度改

札元作禮張改
瑞元作瑞張改

金馬之路子雲銳思於千首子政讎校於六藝亦
已美矣爰自漢室迄至成哀帝帝雖世漸百齡辭人九
變而大抵所歸祖述楚辭靈均餘影於是乎在自
哀平陵替光武中興深懷圖讖頗略文華然杜篤
獻諫以免刑班彪參奏以補令雖非旁求亦不遐
棄及明帝疊耀崇愛儒術肄禮壁堂講文虎觀孟
堅珥筆於國史賈逵給札於瑞頌東平王東平擅其懿文
沛王振其通論帝則藩儀輝光相照矣自安和已
下迄至順桓則有班傅三崔王馬張蔡磊落鴻儒

才不時乏而文章之選存而不論然中興之後羣
才稍改前轍華實所附斟酌經辭蓋歷政講聚故
漸靡儒風者也降及靈帝時好辭製造義皇之書
開鴻都之賦而樂松之徒招集淺陋故楊賜號為
驩兜蔡邕比之俳優其餘風遺文蓋蔑如也自獻
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
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
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琅並體貌英逸故俊才雲
蒸仲宣委質於漢南孔璋歸命於河北偉長從宦

文心雜錄下

于叔元作子淑
孫改

於青土。公幹狗質於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
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即○叔淳○字揚修字于叔德祖之侶。
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
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
風衰俗怨。並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至明
帝纂戎制。詩度曲。徵篇章之士。置崇文之觀。晏勳何劉
羣才迭相照耀。少主相仍。唯高貴鄉英雅。顧盼合
章。動言成論。於時正始餘風。篇體輕澹。而嵇阮應
繆。並馳文路矣。逮晉宣始基。景文克構。並跡沈儒。名師名昭

徒九作從孫改

雅而務深方術。至武帝惟新。承平受命。而膠序篇
章。弗簡皇慮。降及懷愍。綴旒而已。然晉雖不文。人
才實盛。茂先搖筆而散珠。太冲動墨而橫錦。岳湛
曜聯璧之華。機雲標二俊之采。應貞傳女載暢元應傅三張之徒。孫
摯成公之屬。並結藻清英。流韻綺靡。前史以為運
涉季世。人未盡才。誠哉斯談。可為歎息。元皇中興。
披文建學。劉刁禮吏而寵榮。郭璞景純文敏而優擢。逮
明帝秉哲。雅好文會。升儲御極。孳孳講藝。練情於
誥策。振采於辭賦。庾以筆才逾親。溫以文思益厚。名矯

東哲元作東哲
孫改
音能始曰東哲
一作東哲亦通
與非儲一句覺

文心雕龍下

有然應

榆揚風流。亦彼時之漢武也。晉二帝及成康促齡。穆哀短祚。晉帝簡文勃興。淵乎清峻。微言精理。函滿玄席。澹思濃采。時灑文囿。至孝武不嗣。二帝安恭已矣。其文史則有袁殷之曹。山松 仲文 盛 室孫于之輩。雖才或淺深。珪璋足用。自中朝貴玄。江左稱盛。因談餘氣。流成文體。是以世極迤邐。而辭意夷泰。詩必柱下之旨。老子為柱下史歸賦乃漆園。莊子為漆園吏之義疏。故知文變染乎世情。興廢繫乎時序。原始以要終。雖百世可知也。自宋武愛文。帝劉裕 義陰文帝彬雅。秉文之德。諱駿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

帝元脫梅補

梅子庾曰選長
作熙

充一休光

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飈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蓋聞之於世。故略舉大較。暨皇齊馭寶。運集休明。太祖以聖武膺籙。諱實融 詳曠 大惠太子文帝以貳離含章。中宗以上哲興運。並文明自天。緝遐景祚。今聖曆方興。文思充被。海岳降神。才英秀發。馭飛龍於天衢。駕騏驎於萬里。經典禮章。跨周轡漢。唐虞之文。其鼎盛乎。鴻風懿采。短筆敢陳。颺言讚時。請寄明哲。

文心推龍下

贊曰
蔚映十代。辭采九變。樞中所動。環流無倦。質文沿
時。崇替在選。終古雖遠。曠焉如面。

物色第四十六

春秋代序。陰陽慘舒。物色之動。心亦搖焉。蓋陽氣
萌而玄駒步。陰律凝而丹鳥羞。微蟲猶或入感。四
時之動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華秀其清
氣。物色相召。人誰獲安。是以獻歲發春。悅豫之情
暢。滔滔孟夏。鬱陶之心凝。天高氣清。陰沈之志遠。
霰雪無垠。矜肅之慮深。歲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
物遷。辭以情發。一葉且或迎意。蟲聲有足引心。況
清風與明月同夜。白日與春林共朝哉。是以詩人

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故灼灼狀桃花之鮮。依依盡楊柳之貌。杲杲為出日之容。漉漉擬雨雪之狀。喈喈逐黃鳥之聲。嚶嚶學草蟲之韻。皎日。曄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連形。並以少總多。情貌無遺矣。雖復思經千載。將何易奪。及離騷代興。觸類而長。物貌難盡。故重沓舒狀。於是嗟峨之類聚。葳蕤之羣積矣。及長卿之徒。詭勢瓌聲。模山範水。字必魚貫。所謂詩人麗則

而約言。辭人麗淫而繁句也。至如雅詠崇華。或黃或白。騷述秋蘭。綠葉紫莖。凡摛表五色。貴在時見。若青黃屢出。則繁而不珍。自近代以來。文貴形似。窺情風景之上。鑽貌草木之中。吟詠所發。志惟深遠。體物為妙。功在密附。故巧言切狀。如印之印泥。不加雕削。而曲寫毫芥。故能瞻言而見貌。印字而知時也。然物有恒姿。而思無定檢。或率爾造極。或精思愈疎。且詩騷所標。並據要害。故後進銳筆。怯於爭鋒。莫不因方以借巧。卽勢以會音。善於適要。

曹能始曰是以
四序四句此風
雅也

則雖舊彌新矣。是以四序紛迴而入興貴閑。物色雖繁而折辭尚簡。使味飄飄而輕舉。情曄曄而更新。古來辭人異代接武。莫不參伍以相變。因革以為功。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若乃山林臯壤。實文思之奧府。略語則闕。詳說則繁。然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

贊曰

山沓水匝。樹雜雲合。目既往還。心亦吐納。春日遲遲。秋風颯颯。情往似贈。興來如答。

才略第四十七

九代之文富矣。盛矣。其辭令華采。可略而詳也。虞夏文章。則有臯陶六德。夔序八音。益則有贊。五子作歌。辭義溫雅。萬代之儀表也。商周之世。則仲虺垂誥。伊尹敷訓。吉甫之徒。並述詩頌。義固為經。文亦師矣。及乎春秋大夫。則修辭聘會。磊落如琅玕之圃。焜燿似縹錦之肆。即法也。款遠敖擇楚國之令典。隨會講晉國之禮法。趙衰以文勝。從饗國僑。子注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文。公孫翬善於辭令。皆文名之

新元作教曹改

哀元作哀曹改

標者也。戰代任武，而文士不絕。諸子以道術取資，
屈宋以楚辭發采，樂毅報書辨以義，范雎上疏密
而至。蘇秦歷說壯而中，李斯自奏麗而動。若在文
世，則楊班儔矣。荀況學宗，而象物名賦，文質相稱。
固巨儒之情也。漢室陸賈首發奇采，賦孟春而選
典誥，其辯之富矣。賈誼才頽，陵軼飛兔，議摳而賦
清，豈虛至哉。枚乘之七發，鄒陽之上書，膏潤於筆，
氣形於言矣。仲舒專孺子長純史，而麗縟成文，亦
詩人之告哀焉。相如好書，師範屈宋，洞入夸豔，致

楊子原曰人亦
楚誤

名辭宗，然覆取精意，理不勝辭。故楊子以為文麗
用寡者長卿，誠哉是言也。王褒構采，以密巧為致，
附聲測貌，冷然可觀。子雲屬意，辭人最深。觀其涯
度幽遠，搜選詭麗，而竭才以鑽思，故能理瞻而辭
堅矣。桓譚著論，富號倚頓。字仲子宋弘稱薦，爰比相如。而
集靈諸賦，偏淺無才。故知長於諷論，不及麗文也。
敬通雅好辭說，而坎壈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
珠矣。冠固二班兩劉，奕葉繼采。舊說以為固文優彪，歆
學精向。然王命清辯，新序該練，璿璧產於崑岡，亦

无元作充王改
髓音墜

難得而踰本矣。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龍
世厥風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也。
崔傳之末流也。李尤賦銘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臃。
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登高。吐納經範。華實相
扶。王逸博識有功。而絢綵無力。王逸字元文延壽繼志。瓌頽獨
標。其善圖物寫貌。豈枚乘之移術歟。張衡通贍。蔡
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則竹柏異心。而同
貞。金玉殊質。而皆寶也。劉向之奏議。旨切而調緩。
趙壹之辭賦。意繁而體疎。孔融氣盛於為筆。禰衡

思銳於為文。有偏美焉。潘勗憑經以騁才。故絕羣
於錫命。王朗發憤以託志。亦致美於序銘。然自卿
淵已前。王褒多俊才而不課學。雄向已後。頗引書以助
文。此取與之大際。其分不可亂者也。魏文之才。洋
洋清綺。舊談抑之。謂去植千里。然子建思捷而才
儻。詩麗而表逸。曹不字子桓慮詳而力緩。故不競於先鳴。
而樂府清越。典論辯要。迭用短長。亦無情焉。但俗
情抑揚。雷同一響。遂令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
勢窘益價。未為篤論也。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

梅子度曰遺疑
作造

兼善。辭少瑕累。摘其詩賦。則七子之冠冕乎。琳瑯以符檄。擅聲。徐幹以賦論。標美。劉楨情高。以會采。應瑒學優。以得文。路粹楊修。頗懷筆記之工。丁儀名淳邯鄲。亦含論述之美。有足算焉。劉劭趙都賦。能攀於前修。何晏景福檄賦。克光於後進。休璉風情。則百壹標其志。孫子應真字吉甫文理。則臨丹成其采。嵇康師心。以遺論。阮籍使氣。以命詩。殊聲而合響。異翮而同飛。張華短章。奕奕清暢。其鵠鶴寓意。卽韓非之說難也。左思竒才。業深覃思。盡粹於三都賦。拔萃於詠史詩。無遺

練元作陳王青
蓮改

力矣。潘岳敏給。辭自和暢。鍾美於西京賦。賈餘於哀誄。非自外也。陸機才欲窺深。辭務索廣。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士龍朗練。以識檢亂。故能布采鮮淨。敏於短篇。孫楚綴思。每直置以疎通。摯虞述懷。必循規以溫雅。其品藻流別。有條理焉。傅玄篇章。義多規鏡。傅咸字長虞筆奏。世執剛中。並楨榦之實才。非羣華之韡萼也。成公子安。選賦而辭美。夏侯孝若。具體而皆微。曹攄清靡於長篇。季鷹辨切於短韻。各其善也。孟陽景福賦。才綺而相埒。可謂魯衛之政。兄

詩音列

于寶元作子寶
補改

弟之文也。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諶情發而理昭。亦
遇之於時勢也。景純豔逸足冠中興。郊賦既穆穆
以大觀。仙詩亦飄飄而凌雲矣。庾元規之表奏。靡
密以閑暢。溫太真之筆記。循理而清通。亦筆端之
良工也。孫盛于寶。文勝為史。準的所擬。志乎典訓。
戶牖雖異。而筆彩略同。袁宏發軔以高驤。故卓出
而多偏。孫綽規旋以矩步。故倫序而寡狀。殷仲文
之孤興。謝叔源名暉之閒情。並解散辭體。縹渺浮音。雖
滔滔風流。而大澆文意。宋代逸才。辭翰鱗萃。世近

易明無勞甄序。觀夫後漢才林。可參西京。晉世文
苑。足儷鄴都。然而魏時話言。必以元封漢武皇帝號為稱首。宋
來美談。亦以建安魏文帝年號為口實。何也。豈非崇文之盛世。
招才之嘉會哉。嗟夫。此古人所以貴乎時也。

贊曰

才難然乎。性各異稟。一朝綜文。千年凝錦。餘采徘徊。
遺風籍甚。無日紛雜。皎然可品。

文心雕龍下

知音第四十八

知音其難哉。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夫古來知音多，賤同而思古，所謂日進前而不御，遙聞聲而相思也。昔儲說始出，子虛初成，秦皇漢武，恨不同時。既同時矣，則韓囚而馬輕，豈不明鑒同時之賤哉。至於班固傳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筆不能自休。及陳思論才，亦深排孔璋。敬禮請潤色，歎以爲美談。季緒好詆訶，方之於田巴，意亦見矣。故魏文稱文人相輕，非虛談也。至

曹能始曰敬禮
丁儀字

季緒劉表之子

如君卿唇舌而謬欲論文。乃稱史遷著書。諮東方朔。於是桓譚之徒。相顧嗤笑。彼實博徒。輕言負誦。況乎文士。可妄談哉。故鑒照洞明。而貴古賤今者。二主是也。才實鴻懿。而崇已抑人。班曹是也。學不逮文。而信偽迷真者。樓護是也。醬瓿之議。豈多歎哉。夫麟鳳與麀雉懸絕。珠玉與礫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寫其形。然魯臣以麟爲麀。楚人以雉爲鳳。魏民以夜光爲怪石。宋客以燕礫爲寶珠。形器易徵。謬乃若是。文情難鑒。誰曰易分。夫篇章雜沓。

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已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仞而後識器。故圓照之象。務先博觀。閱喬岳以形培塿。酌滄波以喻畎澮。無私於輕重。不偏於憎愛。然後能平理。若衡照辭如鏡矣。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

斯術既形。則優劣見矣。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
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
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
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筆端。理將焉
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
敏則理無不達。然而俗監之迷者。深廢淺售。此莊
周所以笑折楊。宋玉所以傷白雪也。昔屈平有言。
文質疎內。衆不知余之異采。見異唯知音耳。楊雄
自稱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其事浮淺。亦可知矣。夫

唯深識鑒奧。必歡然內懌。譬春臺之熙衆人。樂餌
之止過客。蓋聞蘭爲國香。服媚彌芬。書亦國華。觀
澤方美。知音君子。其垂意焉。

贊曰

洪鐘萬鈞。夔曠言其師曠所定。良書盈篋。妙鑒迺訂。流鄭淫
人。無或失聽。獨有此律。不謬蹊徑。

程器第四十九

腹音曠

梅子庾曰之字

周書論士方之梓材。蓋貴器用而兼文采也。是以
 樸斲成而丹雘施。垣墉立而雕墁附。而近代詞人
 務華棄實。故魏文以為古今文人之類。不護細行。
 韋誕所評。又歷詆羣才。後人雷同。混之一貫。吁可
 悲矣。略觀文士之疵。相如竊妻而受金。楊雄嗜酒
 而少算。敬通之不循廉隅。杜篤之請求無厭。班固
 諂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文舉傲誕以速誅。
 正平狂憨以致戮。仲宣輕脆以躁競。孔璋惚惘以

竇竇

梁英

麤疎丁儀貪婪以乞貨路粹舖啜而無恥潘岳詭
禱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賈誼郭忠傅玄剛隘而詈臺孫
楚恨復而訟府諸有此類並文士之瑕累文既有
之武亦宜然古之將相疵咎實多至如管仲之盜
竊吳起之貪淫陳平之污點絳灌之讒嫉沿茲以
下不可勝數孔光負衡據鼎而仄媚董賢況班馬
之賤職潘岳之下位哉王戎開國上秩而鬻官囂
俗況馬杜之磬懸丁路之貧薄哉然子夏即孔安無虧於
名儒濟冲不塵乎竹林者名崇而譏滅也若夫屈

賈之忠貞鄒枚之機覺黃香之淳孝徐幹之沈默
豈曰文士必其玷歟蓋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
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
多誚此江河所以騰湧涓流所以寸析者也名之
抑揚既其然矣位之通塞亦有以焉蓋士之登庸
以成務爲用魯之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
綜以方治國安有丈夫學文而不達於政事哉彼
楊馬之徒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昔庾元規
才華清英勳庸有聲故文藝不稱若非台岳則正

宋本作悉負元
作賢龔仲和改

以文才也。文武之術。左右惟宜。郤縠敦書。故舉爲
元帥。豈以好文而不練武哉。孫武兵經。辭如珠玉。
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是以君子藏器待時而動。
發揮事業。固宜蓄素以綳中。散采以彪外。棟榑其
質。豫章其幹。摛文必在緯軍國。負重必在任棟梁。
窮則獨善以垂文。達則負時以騁績。若此文人。應
梓材之士矣。

贊曰

瞻彼前修。有懿文德。聲昭楚南。采動梁北。雕而不
器。貞幹誰則。豈無華身。亦有光國。

序志第五十

洞子琴心見列仙傳

焉元脫松栢廣文選補

行一休古

同梁書作甚

梅子庚曰梁書無生七齡以下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孫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來文章。以雕縵成體。豈效騶奭之羣。言雕龍也。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夫自肖貌天地。稟性五行。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踰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

文心雕龍下

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迺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鞞悅。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

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管和墨。乃始論文。詳觀近代之論文者多矣。至於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陸機文賦。仲治流別。弘範翰林。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或臧否當時之才。或銓品前修之文。或汎舉雅俗之旨。或撮題篇章之意。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陸賦巧而碎亂。流別精而少巧。翰林淺而寡要。又君山公幹之徒。吉甫士龍之輩。汎議文意。往往間出。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不述先哲之誥。

昭悵元作悵場
玉性凝改

曹能始曰產心
惟是子類然會

其大全要之中
心所以為難

獲元脫許補
謝身伯曰沈一
作沈

無益後生之慮。蓋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師乎聖體。乎經酌乎緯。變乎騷。文之樞紐亦云極矣。若乃論文敘筆。則固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割情折采。必籠圈條貫。摛神往圖。風勢幽遠。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悵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數。其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夫銓序一文為易。彌綸羣言為難。雖復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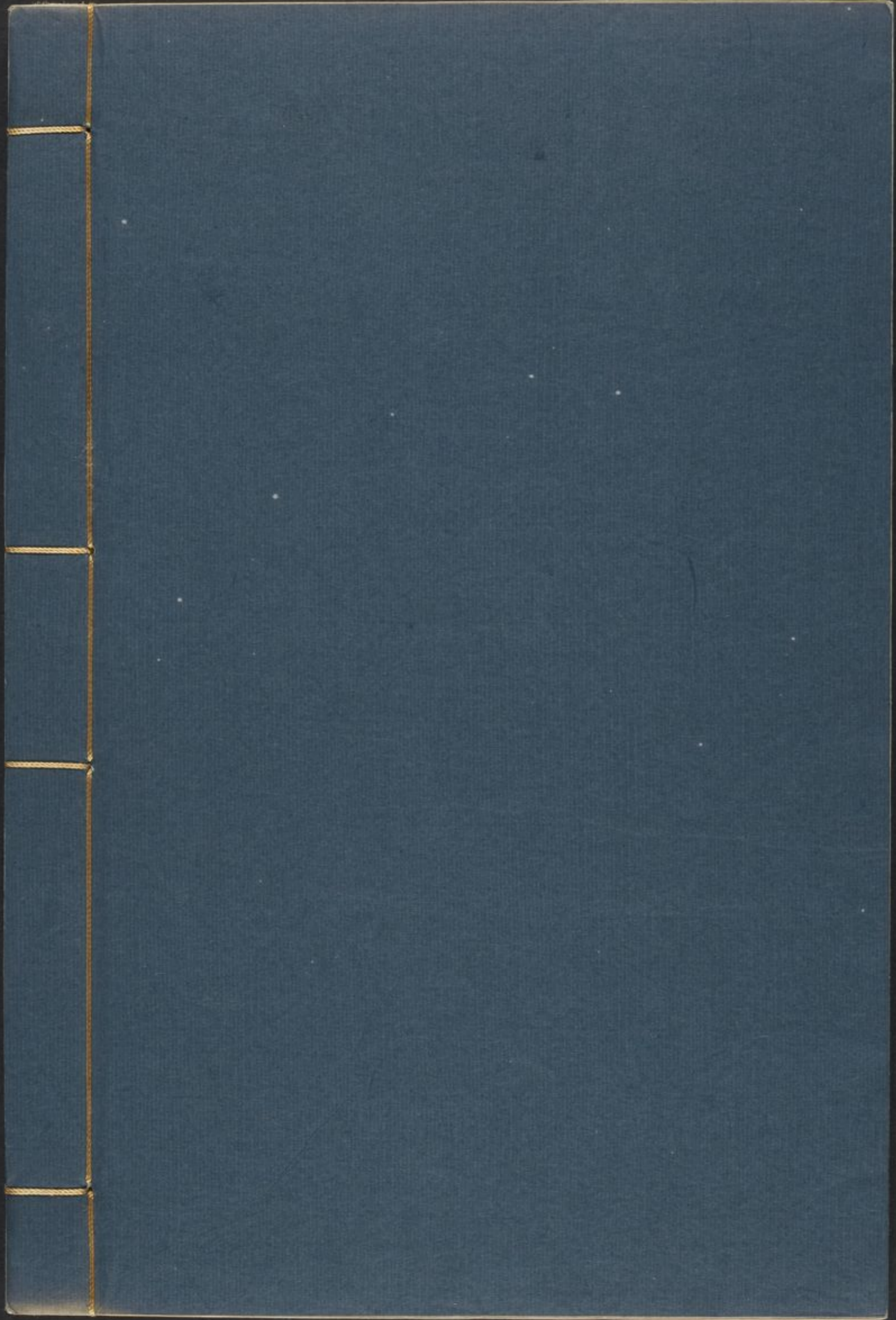
採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列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按轡文雅之場。而瓌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但言不盡意。聖人所難。識在銚管。何能矩矱。茫茫往代。既沈予聞。眇眇來世。諒塵彼觀也。

贊曰

生也有涯。無涯惟智。逐物實難。憑性良易。傲岸泉

石咀嚼文義
文果載心
余心有寄

不唯謂文表文某誠心余心有實



5

5812 / 172 / 8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庖犧畫其始

亦作庖犧畫其始

之滄梧大人

有虹霓之而學成於生於天

於陳以木德

王有虹霓之而學成於生於天

之直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於地是故五行二卦

期之德以類

九疇之德以類

精疑人之位

九疇之德以類

文淵滄梧

九疇之德以類

聖人傳之

九疇之德以類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上之上

原道第一

庖犧畫其始

亦作處犧帝德合上下曰太昊取犧

之渚履大人跡

有虹繞之而孕風姓生於成紀都

於陳以木德王

易繫辭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

仰則觀象於天

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之宜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

萬物之情

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

稽疑八庶徵

鳥跡代繩太皞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九五福六極

鳥跡代繩太皞造書契以代結繩之

史沮誦蒼頡

眡彼鳥跡始作九序惟歌

書勢紀綱萬事

垂法立制九序惟歌

歌左傳云九功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

事謂之九功

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



厚生謂席珍禮記儒行篇儒有之三事席珍禮記儒行篇儒有

徵聖第二

鄭伯入陳以立辭為功

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子

產對之趙文子曰其辭順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

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

鄭入陳非文辭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左傳宋人

不為功慎辭哉仲尼使舉是禮以為多文辭

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以為多文辭

杜註舉謂記錄之也享有體薦有折俎有敬蒸五

例左傳一曰微而顯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雅圭

勸學愚按漢書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成帝即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

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

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

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之要宜究

其意顏闔以為仲尼飾羽而畫莊子列禦寇篇魯哀

仲尼為貞幹國其有瘳乎曰始哉坂乎仲尼方且

飾羽而畫從事華辭以支為旨忍性以視民而不

知不信受乎心宰乎神夫何足以以上民

宗經第三

三極易云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註三極三材三

墳三皇之書伏羲五典五帝之書少昊顓頊八索

八卦之九丘九州之十翼孔子作彖傳二篇繫辭

說也卦雜卦序四始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卦為十翼四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鄭玄引

詩緯汎歷樞云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五例

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鴈在申金始也

註見徵五石六鷁春秋殞石於宋五詳畧成文

公羊傳曷為先言殞而後言石殞石記聞聞其殞

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

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雉門兩觀春秋定公

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先後顯旨公羊傳云其

及兩觀災註云雉門公先後顯旨言雉門及兩

宮之南門兩觀闕名也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

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為後言之不以

主災者兩觀也時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

微及大也何休註云雉門兩觀皆天太山徧雨

子之制門為其主觀為其飾故微也

公羊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徧

雨乎天下者唯泰山爾河海潤乎千里

雕玉以作器揚子法言曰或曰良玉不雕美言不

文何謂也曰玉不雕璠璣不作器言

不文典謨
不作經

正緯第四

緯者識緯之書也經各有序如易之通卦驗是

緯慮謀尚書之中候詩之含神霧禮之含文嘉春

秋之合誠圖元命苞孝經之援神契鈞命決鳥鳴

論語識之類按天文定者為經動者為緯

如語左傳甲午宋大災宋伯姬卒蟲葉成字

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

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

嗣位狂亂失道霍光廢之更立昭帝兄東序祕寶

文心雕龍上

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勅褒依禮條正乃次序禮
事雜以五經讖記之文撰次天子至於庶人冠婚
吉內始終制度
以為百五十篇

辨騷第五

淮南作傳

淮南王名安漢高帝孫厲王長之子也
武帝時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

秘之使為離騷傳
旦受詔日食時上

羿澆二姚

羿有窮君之號澆寒
泥子二姚虞君思之

女以妻夏

駟虬乘鷲

有角日龍無角日
虬鷲鳳凰別名也

崑崙流沙

禹貢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又云西被於流沙
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

世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鄠道元注云
崑崙之山三級下日樊桐一名板松二名玄圃一

名閼風上日增城一名天庭是謂太帝之居
海經日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

有大山宓妃

伏羲氏女為

娥女

契母簡

康回傾地

康回共工名髦身朱髮任智自神傲亂天常竊保
冀方自謂水德欲壅防百川隳高理早以害天下

觸不周山地柱折故傾也

夷羿彈日

愚按淮南子
云昔者十日

並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狹獮鑿齒九嬰
大風封豨修蛇並為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

華之野殺九嬰于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
上射十日下殺狹獮斷修蛇於洞庭擒封豨於桑

林萬民皆喜置堯為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
近始有道理又云羿除天下之害死為宗布

海經日狹獮龍首居弱水中其狀如龍食人
誘鴻烈解云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

額下而持戈盾羿射殺之九嬰者水火之怪為害
人者也博物志云羿與鑿齒戰于疇華之野羿

持弓鑿齒持矛羿殺之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
滕楊用修鈞玄云大風即大鵬也風土記云

昇屠巴蛇于洞庭積骨為陵木夫九首按招魂云
蘇有巴丘山一名曰巴蛇塚按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彭咸殷
拔木九千土伯三目按招魂云土伯九約其角彭咸殷
賢大夫諫其君不聽以身投水而死

明詩第六

堯有大唐之歌

呂覽云堯命質為樂命曰大章
音作樂六章按詩所載虞舜大唐歌辭逸舜造

南風之詩

南風之薰今可以解吾民之財乎孔子家
語舜彈五弦之太康敗德五子咸怨夏書太康

太康敗德五子咸怨

厥德黎民咸貳乃盤游無度敗於有洛之表有窮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

于洛之汭五人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曰皇
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
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
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
者柰何不敬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
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惟彼陶唐
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明明
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
府則有荒陞厥緒覆宗絕祀嗚呼曷歸予懷之
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
弗慎厥德六義毛詩子夏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日雅
雖悔可追六義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
六曰頌
秦皇滅典亦造仙詩史記秦始皇三十六年
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
石始皇不樂使博士為仙真人詩始肇半章詩行
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弦歌之始肇半章露篇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
 暇豫優歌優施通於驪
 生而難里克優施乃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曰
 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
 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
 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
 謂枯邪徑童謠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為人所羨今
 乎人所憐漢書五行志曰成帝時歌謠也桂赤色
 漢家象花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
 其顛也張衡怨篇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
 云遠我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按符秦寶涓妻蘇
 勞如何縱廣八寸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言縱
 綵相宣皆為文章名曰璇璣圖宋賀道慶作四
 橫反覆一首計十二句四十八言從尾至
 言迴文詩一首計十二句四十八言從尾至
 首讀亦成韻而道原無可攷恐慶字之誤也
 聯句

共韻則栢梁餘製

漢武帝作栢梁臺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詩乃得上坐

樂府第七

鈞天九奏

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七日乃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

葛天八闋

按呂覽葛天氏作樂也三

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

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咸英

咸池黃帝樂

塗山歌于

候人始為南音

禹行功見塗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

妾待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

有娥謠乎飛燕始

為北聲

有娥氏有二佚女居于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

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二卵北飛
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終曰燕燕往飛實始作為北
音夏甲歎於東陽東音以發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

孔甲迷惑入於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乃良日
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勝也之子是必有殃后
乃取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入
幕動折揀斧斬其足遂為守門者孔甲曰嗚呼有
疾命矣夫乃作為破殷整思於西河西音以興周

王親將征荆辛餘靡長且多力為王右還反涉漢
梁敗王及蔡公扞於漢中辛餘靡振王北濟又反
振蔡公周公乃侯之於西翟實為長公殷師曠覘

整甲徙宅西河猶思故處實始作為西音師曠覘

風於盛衰左傳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
無敷訓胄子必歌九德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

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疆而義漢書古者自卿

大夫師瞽以下皆選有道德之人朝夕習業以

教國子國子者卿大夫之子弟也皆學歌九德七

始十二律各有七日宮商角八風晉書樂志云乾

周坎之音革其風廣莫艮之音匏其風融震之音

竹其風明庶巽之音木其風清明離之音絲其風

景坤之音土其風涼禮記云宋音燕女溺志

允之音金其風閶闔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趣

數煩志齊音制氏紀其鏗鏘漢書禮樂志漢興樂

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

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

叔孫定其容與漢書叔

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皇帝

入廟門奏永至乾豆上奏登歌登歌再終下奏休

成之樂皇帝就酒東武德興乎高祖漢書武德舞

廂坐定奏永安之樂

作以象天下樂已

四時廣於孝文

漢書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

行武除以亂也

武帝崇禮始立樂府

漢書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

安和也

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

合八音之調作

桂華

漢高唐山夫人作安世

赤鴈

漢武帝太始三年行

河間薦雅而罕御

河間獻王名德景帝

幸東海獲赤鴈作

子武帝時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

馬

史記樂書漢武帝嘗得神馬渥洼水中作歌曰

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

躡萬里今安匹今龍與友後伐大宛得千里馬

名蒲梢作歌曰天馬來今從西極經萬里今歸有

德承靈威今懷外國涉流沙今四夷服中尉汲黯

進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

下得馬詩以為歌協于宗廟

庭萬

詩公庭萬舞公羊傳萬者何千

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耶

舞也何休注云干謂楯也能為人扞難而不使

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為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

萬萬人服天下民樂

之故名之云爾 杜夔調律音奏舒雅荀勗改懸

聲節哀急故阮咸譏其離聲後人驗其銅尺

晉後略曰

鐘律之器自周之末廢而漢成哀之間諸儒修而

治之至後漢末復隳矣魏武使協律知音者杜夔

造之不能考之典禮徒依於時絲管之聲時之尺

寸而制之甚乖失禮度於是世祖命中書監荀勗

依典制定鍾律既鑄律管募求古器得周時玉律

數枚比之不差又諸郡舍倉庫或有漢時故鍾以

律命之皆不叩而應聲響韻合又若俱成晉諸公

贊曰律成散騎侍郎阮咸謂勗所造聲高高則悲

夫忘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因今聲不合雅懼非德

政中和之音必是古今尺有長短所致然今鐘磬

心惟龜上

八

是魏時杜夔所造不與易律相應音聲舒雅而久
不知夔所造時人為之不足改易易性自矜乃因
事左遷咸為始平太守而病卒後得地中古銅尺
校度易今尺短四分方明咸果解音然無能正者
孝武之歎來遲漢書外戚傳曰李夫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迺夜張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帝居帷帳遙望
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
帝愈益相思悲感為作詩令樂府諳音家絃歌
之歌曰是耶非耶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詮賦第八

邵公稱公卿獻詩

呂氏春秋云厲王虐民國人皆
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召公曰是障之也
非弭之也治川者決之使導治民者宣之使言是
故天子聽政使公卿列士正
諫陳詩矇箴師誦庶人傳語**鄭莊之賦大隧**鄭莊
公以

弟叔段之故遂寘母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
黃泉母相見也因穎考叔而告之悔對曰君何患
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
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士薦之賦狐裘**左傳晉獻公使士
遂為母子如初**那之卒章閔馬稱**魯語齊閔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
與屈不慎公讓之退而賦曰狐
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亂**魯語齊閔丘來盟子服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
於恭閔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吾子之大滿
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
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
執事有恪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
日在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
恭其滿之甚也**頌讚第九**亂樂之卒章也

頌讚第九

咸墨為頌以歌九韶咸墨帝魯臣帝命咸晉興之

稱原田左傳晉與人之誦曰原田魯民之刺裘鞞

而鞞投之無疾鞞之麇裘投之無郵驚人名也麇

君鞞小貌投棄也疾郵皆罪也朝三閭即屈原掌

景三姓故益贊于禹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惟德

益時乃伊陟贊于巫咸史記伊陟贊言于巫咸又

祝盟第十

六宗尚書禋于六宗孔子

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宮祭日也夜明

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三望左傳杜註云分

祭之而伊耆始蜡以祭八神禮記疏云伊耆氏即

蜡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

之祭也主先索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

農及郵表暇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虎為其食田豕

也必報之迎貓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

也迎而祭之也祭坊與水六事責躬湯以六事自

庸事也既蜡君子不興功六事責躬責曰政不節

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說文禱雨為雩

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宜社禮記天子將

文心雕龍上

十

十

老成室致善於歌哭之禱

禮記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

輪焉美哉與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蒯瞶臨戰獲佑於筋骨之

請遇於戚將戰郵無郵御簡子衛太子為右太子

懼禱曰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

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

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

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差大命不敢請佩玉不

敢秘祝移過漢書郊祀志云秦祝官有秘祝

愛秘祝移過即有災祥輒祝詞移過于下

毆疫逐疫之人也禮義志云大饑選中黃門子

弟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為儀子皆赤

幘皂製執大靴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

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行之冗從

僕射將之以遂惡鬼於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

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

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儀子備請逐疫於是

中黃門唱候子和曰甲作食殂胈胃食虎雄伯食

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

食禁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

抽去後者為糧

同乎越巫之祝

史記昔東甌王敬

急去後者為糧

世怠慢故衰耗乃

陳思誥咎曹能始曰按曹子建

令越巫立越祝祠

災先史咸以為應政而作天地之氣自有變動未

必政治之所興致也于時大風發屋拔木意有感

焉聊假上帝之

秦昭盟夷設黃龍之詛

命以誥咎祈福

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羣虎數遊秦蜀巴漢之境傷

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夷人能殺虎者賞邑萬

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

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

十一

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傷人者
 論殺人得以倏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
 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臧洪** 軟辭氣截雲蜺 後漢書臧洪
 也年十五以父功拜童子郎舉孝廉補郎丘長靈
 帝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為功曹時董卓
 弑帝圖危社稷超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
 引洪與語大異之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
 將盟既而更相推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
 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
 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
 剪覆四海某等糾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
 心一力以致臣節殞首喪元必無二志有 **劉琨** 缺
 渝此盟俾墜其命皇天后土實皆鑒之 **劉琨** 缺
誓精貫飛霜 晉書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長史溫
 匹碑推現為大都督吐血載書檄諸方寸俱集襄
 國北堂書鈔琨與匹碑盟文曰天不靖晉難集

上邦四方豪傑是焉扇動乃憑陵於諸夏俾天子
 播越震蕩罔有攸底二虜交侵區夏將泯神人乏
 主蒼生無歸百罹備臻死喪相枕肌膚潤于鋒鏑
 骸骨曝於草莽千里無烟火之廬列城有兵曠之
 邑茲所以痛心疾首仰訴皇穹者也臣琨蒙國寵
 靈叨竊台岳臣匹碑世效忠節忝荷公輔大懼醜
 類滑夏王旅殞首喪元盡其臣禮古先哲王貽厥
 後訓所以翼戴天子敦敘同好者莫不臨之神明
 結之盟誓故齊桓會于召陵而羣后加恭晉文盟
 於踐土而諸侯茲順如臣等分在遐鄙而與主相
 去迺遼是以敢干先典刑牲軟血自今日既盟之
 後皆盡忠竭節以剪夷二寇有加難於琨碑必救
 加難於琨碑亦如之縋縋齊契披布胃懷書功金
 石藏於王府有渝此盟亡其宗族俾墜軍旅無其
 育遺

銘箴第十一

大禹勒筭虞而招諫

淮南子禹之時以五音聽治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

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諭寡人以憂者擊磬有

擊鐘告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有

獄訟者搖鞀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

髮以勞天下之民此而不能建善效忠者則才不

足也

武王戶席題必戒之訓

也

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

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

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

安樂必敬無行可悔一反一側亦

周公慎言於金

不可不志殷鑒不遠視爾所代

銘其背曰古之

人

慎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

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

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罔罔不

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成江河綿綿不絕或成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網羅毫末不劄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

靈公所以為靈者何耶豨韋

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
 吉掘之數仞得石棺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
 之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
 久矣 搜神記曰人死精神歸於蒿里 趙靈勒跡
 於番吾 韓子趙主父令工施鈎梯而緣潘吾刻踈
 嘗遊 秦昭刻博於華山 韓非子秦昭王令工施鈎
 於此 博箭長八尺基長八寸而勒 始皇勒岳 刻石文
 為博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始皇勒岳 刻石文
 之曰 昭王嘗與天神博於此矣 始皇勒岳 刻石文
 魏絳諷君於后羿 左傳無終子以請和諸戎晉侯曰
 不如伐之 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自鉏遷于窮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
 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
 原獸有窮於是遂亡失人故也於是晉侯好田故
 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
 利焉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

時

誄碑第十二

魯莊戰乘丘始及于士

檀弓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父御卜國為右

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
 日他日不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
 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 逮尼父卒哀公
 也遂誄之士之有誄自此始也

作誄 左傳孔丘卒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憇遺一
 哉尼父 柳妻之誄 惠子 說苑柳下惠死門人將誄
 無自律 柳妻之誄 惠子 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之知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

夫不之不竭兮夫子之信成而與人無害兮柔屈
 從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
 不弊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

庶幾遐年今遂逝今嗚呼哀哉殷臣誅湯追褒玄

神魂泄今夫子之謚宜為惠兮殷臣誅湯追褒玄

鳥之祚商頌玄鳥之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

厥后奄周史歌文上闡后稷之烈周頌思文之詩

有九有配彼天立我烝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

民莫匪爾極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

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

來天子答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平均吾

顧見汝比及三年得復而野天子遂驅升于弇山

乃紀丌跡于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

哀弔第十三

黃鳥賦哀

史記秦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與氏三人名曰奄息仲

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霍子侯暴亡按漢書霍

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禮祠地主封泰山山下東方

從帝封禪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封泰山山下東方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

事皆禁明曰下陰道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還

坐明堂羣臣更上壽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晉築

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

虎臺齊襲燕城史趙蘇秦翻賀為弔左傳晉築虎

弓如晉賀虎初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虎初

也史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

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也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上之下

雜文第十四

客議

愚按後漢崔寔客議曰客有議夫人之享天爵而應睿哲也必將振民毓德弭難濟時故

或階

勝以納說或桎梏而不辭或擊角以自銜或

養老

以待期及其規合策從勲績克章撥亂夷險

九合一

匡聖人大寶唯斯為光今于遊精太清潛

思九玄

勵節縹霄抗志浮雲口願甘而常苦身樂

逸而長

勤志求貴而永卑情好富而困貧慕榮利

而失厚

思慮勞乎形神荅曰子徒休彼綉衣不知

嘉遜之

獨肥也且麟隱于遐荒不紆機弄之路鳳

凰翔於

寥廓故節高而可慕李斯奮激果失其度

胥種遂

功身乃無處觀夫人之進趨也不揣已而

干祿不

揆時而要會或遭否而不遇或智小而謀

大織芒

毫末禍亟無外榮速激電辱必彌世故曰

愛餌銜

鉤悔在鸞刀披文食黍乃啓其毛若夫守

恬履靜澹爾無求沈縉濬壑棲息高丘雖無炎連
炎之樂亦無灼灼之憂余竊嘉茲庶遵厥猷
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
華之徒又廣焉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
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勸興之
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也
愚按西漢揚雄已有連珠班固擬連珠非始於
固也嗣後潘昂擬連珠魏王粲有做連珠晉陸機
有演連珠宋顏延之有範連珠齊王儉有暢連珠
梁劉孝儀探物
作豔體連珠

諧隱第十五

華元棄甲城者發睥目之謠

目蟠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驂乘
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
左傳宋城華元為植
巡功城者謳曰睥其

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
臧紇喪師國人造侏儒之

歌左傳襄公四年臧紇救鄆侵邾敗于狐駘國人
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侏儒

是使侏儒侏儒
蠶蟬鄙諺檀弓成人有其兄死而

使我敗于邾
蠶則績而蟬有匡范則冠

成宰遂為衰成人歌曰蠶則績而蟬有匡范則冠

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范蜂也綏謂蟬

喙長在腹下此嗤兄死
狸首淫哇禮記原壤母死

者其衰之不為兄也
狸首淫哇禮記原壤母死

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狸首之
斑然執女手之卷然狸首之斑言木文之華也卷
與拳同如執女手之
齊威酣樂而淳于說甘酒
拳言沐擲之滑膩也
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沉湎不治委政
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旦暮
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
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齊威王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

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鬚曰
 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
 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鞫鞠騰
 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
 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
 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
 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
 罰目貽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
 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
 舄交錯杯盤狼籍坐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
 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
 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
 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
優旃之諷漆城
 史記秦二
 日善乃罷長夜之飲
 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
 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冠來不能上即欲
 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
優孟之諫葬馬
 楚莊
 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時有所愛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
 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
 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
 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
 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
 何如對曰臣請以雕玉為棺文梓為槨楓楸豫章
 為題湊發甲卒為穿壙老弱負上齊趙陪位於前
 韓衛翼衛於後廟食大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
 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
還社求拯于楚師喻
 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
智井而稱麥麩
 左傳楚子伐蕭還無社與司馬卯
 言號申叔展叔展曰有麥麩乎曰
 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疾柰何曰目於智井
 而拯之若為茅經哭井則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
 井則茅經存
叔儀乞糧于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
 號而出之
 左傳吳申叔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榮兮余
 無所繫之旨酒一乘今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梁

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
乎則諾杜註庚西方主穀癸北方主水
伍舉刺

荆王以大鳥楚莊王蒞政三年無令發無政為也
右司馬御坐而與王隱曰有鳥止南

方之阜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
王曰三年不翅將以長羽翼不飛不鳴將以觀民

則雖無飛飛必衝天雖無鳴鳴
齊客譏薛公以海

必驚人子釋之不毅知之矣
靖郭君將城薛客多以諫者靖郭君謂謁者曰

魚母為客通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三言而已過
三言臣請烹靖郭君因見之客趨進曰海大魚因

反走靖郭君曰請聞其說客曰君聞大魚乎網不
能止繳不能過蕩而失水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

君之海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為君失齊雖隆薛城
至於齊猶無益也靖郭

君曰善乃輟不城薛
莊姬託辭于龍尾楚莊姬
上楚王

書曰大魚失水有龍無尾牆欲內崩而王不視王
問之對曰魚失水離國五百里也龍無尾年三十

無太子也牆崩不視
禍將成而王不改也
臧文謬書於羊裘臧文仲使

繫之獄遺魯君書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
裘琴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母食我以桐魚冠

纓不足帶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
者有言臧孫母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

是乃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持書來云爾
何也臧孫母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

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言取郭萌內之於城
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

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母是
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桐魚桐者其文錯錯者所

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繫於獄矣冠
纓不足帶有餘頭亂而不得梳饑不得食也故知

吾子拘而荀卿蠶賦有神功於此儻儻今其狀屢化
有木治矣荀卿蠶賦有神功於此儻儻今其狀屢化

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而後存名號
不美與暴為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

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
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
與屬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
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遊食葉而吐絲前亂而後
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蠅以爲母蛾以
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史傳第十六

紬三正以班曆

夏以斗建寅之月爲正平旦爲朔
法物見色尚黑殷以斗建丑之月

爲正雞鳴爲朔法物牙色尚白周以斗建子之月
爲正夜半爲朔法物萌色尚赤紬者繫王於正二

三月皆上之也書王正月者周王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二月皆存二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王者存二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
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身

可得而貫四時以聯事
春秋無事四時必書首月

觀之而貫四時以聯事
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

月冬十臨衢而泣麟
孔叢子曰叔孫氏之車子鉅
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亦莫

月是也臨衢而泣麟
之識以爲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曰麇身而

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往觀焉泣曰麟也麟出而
死吾道窮矣乃歌云唐虞世今麟鳳游

今非其時來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
遷作禮書樂書律書歷書天

官書封禪書河渠書平準書
十表史記三代世表

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高
祖功臣侯者年表惠景間侯者年表建元以來侯

者年表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志刑法志食貨志郊祀志天文志
十志律曆志禮樂

五行志地理志溝洫志藝文志
牝雞無晨武王

首誓書牧誓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
誓王左杖黃越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

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士司徒司馬司空亞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雒彭濮人

稱爾戈比爾于立爾矛子其誓王曰牝雞無晨牝
 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
 肆祀弗答昏棄厥惟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
 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
 俾暴虐於百姓**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史記宣
平侯張
 以姦宄于商邑子弘雖僞要當孝惠之嗣
 敖女爲孝惠皇后時無子佯爲有身取美人人子名
 之殺其母立所名子爲太子孝惠崩太子立爲帝
 呂太后幽殺之復立孝惠後
 宮子恒山王義更名曰弘
孺子誠微實繼平帝
之體漢書孺子嬰宣帝玄孫平
帝崩無嗣王莽迎而立之

諸子第十七

諸子漢書藝文志鬻子二十二篇老子道德二篇
孟子七篇莊子五十二篇墨子七十一篇尹
文子一篇野老十七篇騷子四十九篇申子六篇
商子二十九篇鬼谷子十三篇尸子二十篇青史

子五十七篇呂氏春秋二十六篇荀卿子三十三
 篇惠子一篇列子八篇韓非子五十五篇公孫龍
 子一十四篇魏公子牟四篇管子八十六篇晏子
 八篇鄒奭子一篇文子九篇慎子四十七篇
 九篇鶡冠子一篇淮南子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二篇淮南子內二十一篇外三十三篇
 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曰輯略六藝略
 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藝**商子
令篇六
 蠶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廉
 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農戰
 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其
 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蠹勝其政也
 韓非曰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
 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
 心其言古者爲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
 社稷之利其帶劔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
 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

聚弗靡之財蓄積待時而作
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

論說第十八

敬通之說鮑鄧

按後漢書蘇竟與鄧禹書曰今日
則衰不御此更為適者也今
敬通逢堂蓑之不御者也

詔策第十九

策封三王文同訓典

漢書武帝子齊懷王閔燕王
且廣陵王胥同日立皆賜策

各以國土風俗申戒焉曰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
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閔為齊王曰嗚呼小
國閔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
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於
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
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戒迺於乃國

而害於爾躬嗚呼保國又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策燕王旦曰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

封于北土世為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

姦巧邊眚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

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妥悉爾心

毋作怨母作斐德母廢乃備非教士不得從征王

其戒之策廣陵王胥曰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

建爾國家封於南土世為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

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

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母相

好逸母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制誥嚴助

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制誥嚴助書

嚴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武帝賜書曰制誥

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情懷故土出

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孝

者聞焉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母以蘇秦縱橫

宣璽書賜太守陳遂

愚按漢書游俠傳陳遵祖父
遂字長子宣帝徵時與有故

相隨博奕數負進及帝即位用遂稍遷至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
 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誥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
 償博後漢書光武以關中未定鄧禹久
 進矣不進兵下勅曰司徒堯也亡賊桀
 也長安吏人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兵勅責侯
 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鄧禹時為司徒勅責侯
 霸後漢書光武賜侯霸書曰恒山
 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下無處所潘勗九錫
 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
 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漢獻帝時曹衛覬禪
 操自為魏公加九錫勗為尚書郎作文周穆命郊父
 誥魏志衛覬漢時為侍郎勸贊禪
 子傳天子屬官效器乃高祖之勅太子
 命正公郊父受勅憲漢高祖勅
 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
 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可勤學習每

上疏宜白書
東方朔之戒子
 書曰明者處世莫尚
 于中優哉游哉於道

勿使人也
 相從首陽為拙柳惠為工飽食安步以仕代農依
 隱玩世詭時不逢是故才盡者身危好名者得華
 有羣者累生孤貴者失和遺餘者不匱自盡者無
 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
 之宜無班姬女戒
 有常家班姬名昭適曹世叔號

檄移第二十

有虞始戒於國
 虞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

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悔慢自賢反
 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
 肆予以爾眾士奉辭伐罪夏后初誓於軍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有扈氏
 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王曰
 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

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於左女不恭命右不攻於右女不恭命御非其馬之
 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女殷誓軍門之外夏桀
 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與師率諸侯伊
 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作湯誓王曰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
 罪天命殛之今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
 稽事而割正夏予惟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
 帝不敢不正今女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
 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爾
 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
 罰予其大賚女爾母不信朕不食言周將交刃而
 爾不從誓言朕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誓之時甲子昧爽云云見前註王曰今予發惟
 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於

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齊桓征楚告苞茅

之關左傳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

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

公太公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

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

無棣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寡人是

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

君之罪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晉厲伐秦責箕郤之焚左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

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我有狄難入我河縣焚
 我箕郤芟夷我農工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
 之張儀檄楚史記儀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
 聚女國我顧隗囂之檄亡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特
 且盜而城

文心雕龍 上 九

道逆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詐
符書欺惑眾庶震怒上帝反戾節文以為祥瑞戲
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天下
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為父
地為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
冒不顧大計詭亂天術援引史傳昔秦始皇毀壞
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而莽下三萬六千之歷
言身當盡此度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
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田為王田賣買
不得規錮山澤奪民本業造起九廟窮極土作發
冢河東攻劫丘壘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
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法冠晨
夜冤繫無辜妄族眾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
灌以醇醪裂以五毒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貨弊歲
改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
六管增重賦歛刻薄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
入公輔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
官徒緣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

諸夏狂心益悖北攻疆胡南擾勁越西侵羗戎東
摘濊貊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海之
瀕滌地無類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飢饉之
所夭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
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人
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
自誅刈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
歆衛將軍王涉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
秩宗陳茂舉眾外降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
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興滅繼絕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
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
號然後還師振旅橐弓臥鼓申命
陳琳之檄豫州
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
琳為袁紹檄豫州日操父嵩乞丐攜養因賊假位
與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續遇董
卓侵官暴國於是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
同諮合謀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慝割剝元元殘

賢善善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
三族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墮突無
骸不露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為
梟雄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干
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工勁弩之勢并州越太
行而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倚其後若舉炎火以
炳飛蓬覆滄海以沃漂炭有何不消滅者 獻帝
春秋日操平鄴謂琳日君昔為本初作檄書但罪
孤而已何乃以及父祖乎琳 鍾會檄蜀 魏鍾會檄
日矢在弦上不得不發也 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皇
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
悼彼巴蜀獨為匪民是以命受六師龔行天罰今
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
一州之眾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比年以來
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
所共親見誠能深鑿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
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 桓

公檄胡

晉桓溫檄石勒文日胡賊石勒暴肆華夏
齊民塗炭前困讎孽至使六合殊風九鼎

乖越每惟國難不遑啓處撫劍北顧慨歎盈懷寡
人不德忝荷戎重師次安陸經營舊邑瞻望華夏
暫成楚越登丘悽覽征夫憤慨昔叔孫絕粒義不
同惡龔生守節耻存莽朝歷紀逋僭一朝蕩定拯
撫黎民即安本土訓之以德禮潤之以玄澤信感
荒外武揚八極先順者獲賞後伏者前誅德刑既
明隨才攸序此之
風範想所聞也

封禪第二十一

封禪

封者增高也禪者廣厚也皆刻
石紀號著已之功績以自効也

齊桓之霸爰

窺王跡夷吾譎陳距以怪物

史記封禪書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于葵丘

而欲封禪管仲日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

云云處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
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
山禪云云帝侖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
舜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
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
束馬懸車上旱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
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
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
封禪鄆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
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
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
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
而欲封禪母乃不可
乎於是桓公乃止

章表第二十二

八元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

之民謂之八元世濟其美不墮其名以至于堯堯
不能舉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
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

太甲既立伊尹書誠

書太甲維嗣

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
萬方惟尹躬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
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
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

思庸歸亳又作書

以纘

尚書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

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

左雄奏議臺

閣為式

後漢書左雄掌納言多所匡肅

胡廣章奏

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
書令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及
惠帝即位楊駿輔政駿甚憚之駿弟濟素與咸善
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
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
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承總司
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
之任益不易也慮破頭故具有白咸答曰衛公
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為明哲
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
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控控為忠益而尚見
疾乎居無何駿誅咸為御史中丞汝南王亮輔政
專權咸復上書切諫奏免諸官京師肅然貴戚懾
伏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戎備位台輔兼掌選
舉不能謚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開張
浮競請免戎官咸累自上書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嘗與親故書曰傅長虞

為司隸勁直忠果劾按驚人雖非孝成稱班伯之

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侯伯伯惶恐起視事

謹言夫養病久之上出過臨侯伯伯惶恐起視事

自大將軍王鳳薨後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

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

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幄坐張

畫屏風畫紂醉踞姐姪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

數目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紂為無道至于于是乎

伯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于朝所謂

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
戒伯曰沉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
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源皆在于酒上
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放等
不擇稍自引起
更衣因罷坐

議對第二十四

賈誼之遍代諸生

史記文皇帝初立以河南守吳公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

之書因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

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

於是乃以為能不及也諸生安國之辨匈奴

安國為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大行

王恢燕人數為邊吏習胡事議曰漢與匈奴和親

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勿許舉兵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

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眾

不足為疆自上古弗屬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

虜以全制其敵勢必危賈捐之陳於朱崖

始臣故以為不如和親賈捐之陳於朱崖

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詔金馬

門初武帝南征越元封元年立儋耳朱崖郡皆在

南方海中州居廣袤千里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

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至昭帝時凡六

反因罷儋耳郡并屬珠崖宣帝時復反元帝初元

元年又反發兵擊之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發大

軍捐之建議張敏之斷輕侮後漢書建初五年張

郭躬之議擅誅

後漢書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

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

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

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

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

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即為斧

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貫其死刑而降宥之自

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

以為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

若開相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

隙又云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

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云

云郭躬之議擅誅

後漢書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

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為副彭

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

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

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

錢於法不合程曉之駁校事魏志曉嘉平中為黃

罪帝從躬議曉上疏其略曰遠覽典志近觀秦漢雖官名改易

職司不同至于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

無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

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

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此霸世之權宜非帝

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任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

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

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

訊其選官屬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

託天威以為聲勢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耻

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

至使尹模肆其奸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既非周

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縱令校事有益

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况奸回暴露而

復不罷此衮闕不補述而司馬芝之議貨錢魏志

不反也於是遂罷校事官

內温人也少為書生避亂荆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刀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荆州以芝為管長後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贓物先得而後訊其辭若不勝掠必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亦可乎太祖從其議黃初中入為河南尹抑強扶弱私請不行為教與羣下曰盖君能設教不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于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不理也可不各免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厲後為大司農上務農重穀疏專以農桑為務明帝從之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居官十一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卒於

官家無餘財貨何曾蠲出女之科晉書司馬師輔

錢議本傳不載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之妻

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顛與師姻通表魏帝以丐其

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

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詰司隸校尉何曾

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

上議曰夫法貴得中刑慎過制臣以為為女人有三

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

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家之恩而父母有罪追

刑已出之女夫當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

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

為他族之母於防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

孝子之心男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于二門

非所以哀矜女弱蠲明法制之本分也臣以為在

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譙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敢

舊科以為永制於秦秀定賈充之謚晉書秀新與

是有詔改定律令雲中人也少

敦學行以忠直知名咸寧中為博士賈充卒下禮

官議謚秀議曰充無子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

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鄒子養外孫莒公子為

後春秋書莒人滅鄆聖人豈不知外孫親耶但以

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按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

封後必已所自出然則以外孫為後絕父祖之血

食開朝廷之禍門謚法昏貴賤女買櫝還珠韓

亂紀度曰荒請謚荒公非

子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

言多而不辨何也曰昔秦伯嫁女於晉公子令秦

為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

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為善嫁女也楚

人有賣其珠于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

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

珠此可謂善賣櫝矣而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

文心雕龍上

十七

楚人鬻珠秦伯嫁女鼂氏之對漢書孝文時太常

同類故其言多不辨遣錯受尚書伏生

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

士又上書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是時匈

奴疆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錯上言兵事後詔有

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對策者百餘人唯錯

為高仲舒之對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

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公孫之對漢書弘少

既畢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公孫之對時為獄吏

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

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

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

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

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冊諸儒弘對策太常奏弘

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第一名入見杜欽之對漢書

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杜欽之對帝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後漢魯丕

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云云後漢魯丕

鼂氏之對

仲舒之對

公孫之對

杜欽之對

漢飲博士而雉集平堂

晉策秀才而麈興於前

有磨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
彦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
夷秀孝策試四科之實
磨興於前或斯故乎

書記第二十五

繞朝贈士會以策

左傳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明
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荀林父曰
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卻缺曰賈季亂且罪
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志足使也
且無罪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執其
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於秦秦康公許之壽餘履
士會之足於朝秦伯師於河西魏人在東壽餘曰
請東人之能與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士會
士會辭曰晉人虎狼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
無益于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
帑者有如河乃行繞朝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

子家與趙宣以書

春秋文十

人吾謀適不用也既濟魏
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
二年諸侯會于扈左傳晉靈公不見鄭伯以為
貳于楚也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以之書以告趙
盾曰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難寡君九月蔡
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
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
朝于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
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
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
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
密邇于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
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于襄而再見于君
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于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
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
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
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
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

賦以待于儵唯執事命之我先君文公二年朝于齊四年為齊侵蔡亦獲成于楚居大國之間而從于強令豈其罪也大巫臣之遺子反左傳楚共王國若弗圖無所逃命齊公子側殺巫臣之族子鬬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巫臣自晉貽之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乎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產之諫范宣左傳幸乎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子產之諫范宣左傳公孫夏相子產寓書於公孫夏以告旬子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焉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與也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范旬悅乃輕幣陳遵占辭百封各意漢書陳遵起為河南太守既至官當遣從史西召善

書吏十八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憑几口占書吏且省官事書數百封親踈各有意河南人大

驚彌衡代書親踈得宜後漢書曹操送彌衡於劉

其才名甚賓禮之文章言議非衡不定後衡侮慢

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

與之祖亦善待焉衡為作書記輕重踈密各得體

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

欲言張敞奏書於膠后漢書張敞為膠東王相王

也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

樂楚莊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

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欲者將以

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

則從傳母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

文心周音 上

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得有所稱
 補臣啟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
 以至魏志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丞
 問徙署丞相舍曹屬虞上書謝曰臣罪應傾宗禍
 應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
 焦爛起烟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答
 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
 鄭氏譜詩毛詩傳鄭玄箋九章積微黃帝時隸首
 之術有九一日方田二曰粟米三曰差分四曰少
 黃五日商功六曰均輸七曰方程八曰贏不足九
 曰旁蜀郡王子淵以事到煎上寡婦楊
 要王褒髡奴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
 提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但約守冢不約
 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邪惠曰
 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卽決賣券云奴復曰欲使
 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券文曰

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賁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
 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髡奴便了決賣萬
 五千奴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奴不得有姦私事
 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答一百讀券文徧訖詞窮昨
 索乞乞扣頭兩手自縛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
 如王大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
 爾為王大言不如早歸黃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
 觀人鬚長而復黑冉弱而調離離若綠坡之竹鬱
 鬱如春田之苗因風披靡隨身飄飄爾乃附以豐
 願表以蛾眉發以素顏呈以妍姿約之以縹緲潤
 之以芳脂莘莘翼翼靡靡綏綏振之發粲黝若玄
 圭之垂於是搖鬚奮髻則論說虞唐鼓髻動鬣則
 研覈否臧內育瓌形外闡宮商相如以之都雅頤
 孫以之堂堂豈若子髯既亂且赭枯槁禿瘁劬勞
 辛苦汗垢流離汚穢泥上儉囁穰穰與塵為侶無
 素顏可依無豐頤可怙動則困於總滅靜則窘於
 囚虜薄命為髻正著子願為身不能庇其四體為
 智不能御其形骸獼鬚瘦面常如死灰曾不如犬

羊之毛尾狐狸之毫菴
孫亶回聖相也
徐渠問田

為子鬚者不亦難哉
而亡其國驅于聲詞脫乎辨說不關乎州部故有

失政亡國之患
溫舒截蒲
路溫舒鉅鹿東皇人也父為里

蒲截以為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為獄小
子產有

辭諸侯所賴不可已也
左傳襄三十一年公薨之

晉平公以我喪故未之見也
子產使盡壞其館之

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
敝邑以政刑之不

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
何以

令吏人完容所備高其閤厚其墻垣
以無憂容

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
何以敝邑

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
若皆毀之其何以

共命寡君使甸請命對曰
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

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
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

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
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

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
君之府實也非

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
恐燥濕之不時而

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
盟主也官室

卑庫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廡

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
時瑱館官室諸

向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
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

6

5212 17243 61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28 1959

神恩第三十六

揚雄輟翰而驚夢
五無州地及免火
詔爾成賦
使賦之爲文
疾疫新興成阮
爲上其車書
欲存所定前竟
公書於受上
日堂人在
...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下之上

神思第二十六

揚雄輟翰而驚夢

桓子新論曰漢成帝上甘泉詔使作賦雄為之猝暴倦臥夢其

五臟出地及覺大小氣病一歲又西京雜

記云雄著太玄經夢吐鳳皇集玄之上

詔而成賦

漢書枚臯上書北關自陳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拜為郎臯從行上有所感輒

使賦之為文疾受詔輒成

阮瑀據案而制書

典略魏武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於

馬上具草書成呈之操覽畢

輪扁不能語斤

莊子桓公

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古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



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斷
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
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
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
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風骨第二十八

潘勗錫魏思摹經典

魏志漢獻帝策命曹操為魏
公加九錫文曰朕以不德少
遭愍凶越在西土遷於唐衛當此之時若綴旒然
宗廟乏祀社稷無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率土之
民朕無獲焉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宿興
假寐震悼於厥心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能
恤朕躬乃誘天衷誕育丞相保乂我皇家弘濟於
艱難朕實賴之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
董卓初興國難羣后釋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
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朝也後及黃巾反易天常

侵我三州延及平民君又剪之以寧東夏此又君
之功也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君則致討克黜其難
遂遷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地鬼
神於是獲乂此又君之功也袁術僭逆肆於淮南
懾憚君靈用丕顯謀斬陽之役橋蕤授晉稜威南
邁術以隕潰此又君之功也迴戈東征呂布就戮
乘轅將返張揚殂斃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
之功也袁紹逆亂天常謀危社稷憑恃其衆稱兵
內侮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君
執大節精貫白日奮其武怒運其神策致屈官渡
大殲醜類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濟
師洪河拓定四州袁譚高幹咸梟其首海盜奔迸
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烏丸三種崇亂二世袁
尚因之逼據塞北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
功也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
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馬超成宜同惡
相濟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
定邊境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鮮卑丁零重譯

而至單于白屋請吏率職此又君之功也君有定
 天下之功重之以明德班敘海內宣美風俗旁施
 勤教恤慎刑獄吏無苛政民無懷慝敦崇帝族表
 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雖伊尹格於皇天周
 公光於四海方之蔑如也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肸
 之以土分之以民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藩衛
 王室左右厥世也其在周成管蔡不靜懲難念功
 乃使召康公賜齊太公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
 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世祚
 太師以表東海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供王職又
 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秬鬯弓矢
 大啓南陽世作盟主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
 今君稱丕顯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綏
 爰九域莫不率俾功高于伊周而賞卑於齊晉朕
 甚慙焉朕以眇眇之身託于兆民之上永思厥艱
 若涉淵冰非君攸濟朕無任焉今以冀州之河東
 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凡
 十郡封君為魏公錫君玄土直以白茅爰契爾龜

用建冢社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周邵師
 保出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
 州牧如故又加君九錫其敬聽朕命以君經緯禮
 律為民軌儀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用錫君大輅
 戍輅各一玄牡二駟君勸分務本稽人昏作粟帛
 滯積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袞冕之服亦舄副焉君
 敦尚謙讓俾民興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是用錫
 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遠
 人革面華夏充實是用錫君朱戶以居君研其明
 哲思帝所難官才任賢羣善必舉是用錫君納陛
 以登君秉國之鈞正色處中纖毫之惡靡不抑退
 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
 罪犯關干紀莫不誅殛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龍
 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
 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君以溫恭為基孝
 友為德明允篤誠感於朕思是用錫君秬鬯
 圭瓚副焉魏國置丞相以下羣卿百僚皆如漢初
 諸侯王之制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時亮庶

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 操上書謝
 曰臣蒙先帝厚恩致位郎署受性疲怠意望畢足
 非敢希望高位庶幾顯達會董卓作亂義當死難
 故敢奮身出命摧鋒率眾遂值千載之運奉役目
 下當二袁炎沸侵侮之際陛下與臣寒心同憂顧
 瞻京師進受猛敵常恐君臣俱陷虎口誠不自意
 能全首領賴祖宗靈祐醜類夷滅得使微臣竊名
 其間陛下加恩授以上相封爵寵祿豐大弘厚生
 平之願實不望也口與心計幸且待罪保持列侯
 遺付子孫自託聖世永無憂責不意陛下乃發聖
 意開國備錫以貺愚臣地比齊魯禮同藩王非臣
 無功所宜膺據歸情上聞不蒙聽許嚴詔切至誠
 使臣心俯仰逼迫伏自惟省列在大臣命制王室
 身非已有豈敢自私自遂其愚意亦將黜退令就初
 服今奉疆土備數藩翰非敢遠期慮有後世至於
 父子相誓終身灰軀盡命報塞厚恩天威在顏悚
 懼受 相如賦仙氣號凌雲

文苑司馬相如拜為孝

之事相如見上好仙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
 尚有靡者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
 以為列仙之傳居山澤間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
 仙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於
 中州宅彌萬里兮會不足少畱悲世俗之迫隘
 兮竭輕舉而遠遊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
 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旌垂旬始以為
 慘兮推彗星而為髻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
 招搖攬欂櫨以為旌兮靡赤虹而為綢紅杳渺以
 眩潛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
 兮驂赤螭青蚪之蚪蛟蜿蜓低叩天躡據以驕驁
 兮訕折隆窮蠖以連卷沛艾赳螭以怡儼兮放
 散畔岸驤以孱顏踰躡輶輶容以翫麗兮綢繆偃
 蹇怵羹以梁倚糾蓼叫募踏以艘路兮蔑蒙踊躍
 騰而狂趙葢颯卉翕燦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
 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兮相求互折
 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囿而選
 之兮部乘眾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

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今前陸離而後滴湟厥
征北僑而役羨門今詔岐伯使尚方視融警而蹕
御兮清雰氣而後行屯余車而萬乘今絳雲蓋而
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今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
於崇山兮過虞舜於九疑紛湛湛其差錯今雜選
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蕨其相紛奪今滂溷泱泱以陸
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龍茸今衍曼流爛痍以陸
離徑入雷室之砒磷鬱律今洞出鬼谷之崩暑嵬
礧徧覽八絃而觀四荒今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
營炎火而浮弱水今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
極汎濫水嬉今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駿駿
將混濁今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
輒沕沕忽今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今
載玉女而與之歸舒闔風而遙集今亢鳥騰而一
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今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瞳
然白首戴勝而穴處今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必
長生若此而不死今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
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今餐朝霞咀

噍芝英今噉瓊華媿侵尋而高縱今紛鴻通而上
厲貫列缺之倒景今涉豐隆之滂沛馳遊道而修
降兮驚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今舒節出乎
北垠遺屯騎於玄闕今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
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今聽恟悅
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今超無友而獨存相如既
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游天
地之間意西京雜記相如將獻賦未知所
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
人賦言神仙之事以獻之賜錦四疋

通變第二十九

黃歌斷竹

黃歌黃帝時歌也其彈歌曰斷竹續竹
飛土逐宍 吳越春秋曰越王欲謀復

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音楚人也越王請音而問
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聞弩生於弓弓
生於彈彈起於古之孝子不忍見父母
為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歌云云
虞歌卿雲

三章尚書大傳云舜將禪禹於是俊又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唱之八伯咸進稽首而和帝乃再歌於是八風循道卿雲葦藂蟠龍憤信於其藏蛟龍躍踊於其淵龜龍咸出於其穴遷虞而事夏也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今八伯歌明明上天爛然是陳日月光華弘予一人帝乃載歌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遷於賢善莫不成聽襲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寒裳去之

定勢第三十

楚人鬻矛譽盾

韓非子楚人有鬻盾與矛者譽之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故知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矣

情采第三十一

鳥跡魚網

鳥跡注詳練字篇愚按東觀漢記曰黃門蔡倫字敬仲典作尚方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作紙上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天下咸稱蔡侯紙也董巴記云東京有蔡侯紙卽倫也故麻名麻紙木皮名穀紙故網名網紙也劉熙釋名曰紙砥也謂平滑如砥石也占者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名曰幡紙故其字從系貧者無之或用蒲寫書則路溫舒截蒲是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挫故布擣故魚網作帛又其字從巾又魏人河間張揖上古今字詰其中部云紙今帛則其字從巾之謂也

聲律第三十三

南郭之吹竽

韓非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齊吹南郭先生不善竽而濫於三

百之中食祿宣王死潘王
立好一一聽之先生乃逃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
以采齊行以肆夏采齊肆夏皆樂名
禮

章句第三十四

祈父肇禋以二言為句
小雅云祈父予王之爪牙周頌云肇禋迄用有成維

周之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也
虞書帝庸作歌曰勅天之

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
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麗辭第三十五

序乾四德則句句相銜
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

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
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

四德者故曰龍虎類感則字字相儷
易九五曰飛龍在天何謂

也子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
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

地者親下則乾坤易簡則宛轉相成
繫辭乾道成各從其類也

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
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

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
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

其中日月往來則隔行懸合
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

矣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比興第三十六

金錫以喻明德

淇澳詩有斐君

珪璋以譬秀民

阿卷

詩如珪如璋

螟蛉以類教誨

小宛詩螟蛉有子螺

令聞令望

蝸蟾以寫號呼

蕩之詩如蝸如蟾如

憂席卷以方志固

邨風相舟詩心之憂矣如匪

麻衣如雪

詩蟬

兩驂如舞

詩大叔

夸飾第三十七

言峻則嵩高極天

大雅嵩高維

論狹則河不容舠

衛風誰謂河

子孫千億

詩假樂篇千祿

民靡子遺

廣曾不容舠

襄陵舉滔天之目

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

倒戈立漂杵之論

書武成前徒倒戈

鸚音之醜

豈以泮林而變好

魯頌翩彼飛鸚集于泮

茶味之

苦寧以周原而成飴

大雅周原

事類第三十八

胤征羲和陳政典之訓

書惟仲康肇位四海胤

荒于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

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

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傲

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

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

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罰爾眾士同力
王室尚彌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
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汚
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
功其爾眾盤庚誥民敘遲任之言由書盤庚敷于民
士懋戒哉舊服正法度日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
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
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
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
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
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
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
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
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

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
吉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沉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
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眾自作弗靖非予有
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
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
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
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
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
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
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
一人有佚罰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
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子之客叱勁楚令軟盟史記平原君與楚合從言
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
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
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
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
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

九

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於殿上吾

鼓缶

史記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澠池趙王遂行藺相如從遂與秦王

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

王會飲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

於是相如前進缶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

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缶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

爲趙王擊缶**蔡能衛足事譏鮑莊**左傳齊慶克通于聲

擊缶

輦而入于闕鮑牽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及

國佐相靈公以會高無咎鮑牽處守將還高鮑閉門而索客夫人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

角國人知之秋七月壬寅刑鮑牽而逐高無咎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藟庇根辭自樂豫左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

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况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

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

可君其圖之

劉子文心雕龍註卷下之下

練字第三十九

鬼哭粟飛

淮南子倉頡作書天雨粟鬼夜哭

又云庖犧氏作龍書炎帝作穗書倉頡變古寫

保

章氏掌教六書

漢書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

指事會意諧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漢興蕭何
草律亦著其法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
乃得為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為尚書御史
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六體者古
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
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
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史

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
異體倉頡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歷六章
者車府令趙高所作也博學七章者太史令胡毋
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頗異所謂
秦篆者是時始造隸書矣起於官獄多事苟趨
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漢興閭里書阿合倉頡爰歷
博學三篇斷六字以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為倉
頡篇武帝時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復字元帝時
黃門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時將作大匠李長作
元尚篇皆倉頡中正字也凡將則頗有出矣至元
始中徵天下通小學者以百數令記字於庭中揚
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訓纂篇順續倉頡又易倉頡
中重復之字凡八十九章臣復續揚雄作十三章
凡一百三章無復字六藝羣書所載略備矣倉頡
多古字俗師失其讀宣帝時徵齊人能正讀者張
敞從受傳至外孫之子杜林為作訓故并列焉
史籀十五篇八體六技倉頡一篇凡將一篇急就
一篇元尚一篇訓纂一篇別字十三篇倉頡傳一

篇揚雄倉頡訓纂一篇杜林倉頡訓纂一篇杜林
倉頡故一篇衛恒書勢曰秦事繁多即令隸人
佐書曰隸字漢因行之又云隸書始皇時程邈
所作行於公府漢因之許氏說文曰漢興又有草
書後漢崔瑗草書體曰書體之興始自頡皇寫
彼鳥跡以定文章爰暨末葉典籍彌繁人之多僻
政之多權官事荒蕪勦其墨翰惟作佐隸舊字是
刪草書之法蓋先簡略應時論旨用於卒迫兼功
并用愛日省力純儉之變豈必古式觀其法象俯
仰有儀方不中矩圓不副規抑左揚右望之欲歆
竦企鳥跂志在飛移狡獸暴駭將奔未馳或黜點
染狀似連珠絕而不離蓄怒拂鬱放逸生竒或凌
遽而惴慄若據槁而臨危傍點邪附似螳螂而拘
枝絕筆放體餘縷糾結若山蜂施毒鑽隙綠蠟騰
蛇赴穴頭沒尾垂是故遠而望之灌焉若沮岸崩
涯就而察之即一畫不可移纖微要妙臨事從宜
略舉大較彷彿若斯蔡邕篆書體曰自鳥遺跡
皇頡循聖作則制斯文體有六篆為真形要妙巧

入神或龜文斜列櫛比龍鱗紆體放尾長短副身
頽若黍稷之垂穎蘊若蟲蛇之棼縕揚波振激龍
躍鳥震延頸脅翼體似凌雲或輕舉肉投微本濃
未若絕若連似露緣絲垂凝下端從者如懸衡者
如編杪者邪趨不方不圓若行若飛蚊蚊翾翾遠
而望之象鴻鵠群遊絡繹遷延迫而察之揣微不
可得見指擣不可勝原研桑不能數其詰屈離婁
不能覩其隙間般倕揖讓而辭巧籀頡拱手而辭
翰處篇籍之毛目粲粲斌斌其可觀摘華艷于純
素為學藝之範圍加文德之弘懿蘊作者之莫刊
思字指之頰仰舉大體而論旃 晉成公綏隸書
體曰皇頡作文因物構思觀彼鳥跡遂以成意閱
之後嗣有載道義綱紀萬事俗所傳述實由書記
時變巧易古今各異蟲篆既繁草藁近偽適之中
庸莫尚於隸規矩有則用之簡易隨便適宜亦有
弛張操筆假墨抵押毫芒彪煥磔落形體抑揚芬
葩連屬溢分羅行爛若天文之布曜蔚若錦繡之
有章或輕拂徐振緩按急挑挽橫引從左牽右繞

長波鬱拂微勢縹緲工巧難傳善之者少應心引
手必由意曉爾乃動纖指舉弱腕握素純染玄翰
形管電流雨下電散點點星垂掬挫安案續紛絡
繹華藻粲爛緼網卓犖一何壯觀繁縟成文又何
可翫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輝煥若乃八分璽
法殊好異制分白賦黑碁布星列翹首舉尾區刺
邪擿繾繾結體剝彩奮節或若虬龍盤游蜿蟺軒
翥鸞鳳翔翔矯翼欲去或若驚鳥將擊并體抑怒
良馬騰驤奔放向路仰而望之鬱若霄霧朝升遊
烟連雲俯而察之凜若清風厲水漪瀾成文垂象
表式有模有楷形 馬字缺畫而石建懼死 漢書石
功難詳聊舉大體 爾雅者孔子徒 建為郎
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 爾雅者孔子徒
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 爾雅者孔子徒
之所纂 揚雄荅郭威書曰爾雅孔子徒 爾雅者孔子徒
爾雅爾雅者小學也又言孔子教魯哀公學爾雅
爾雅之出遠矣學者皆云周公所記也張仲孝友

之類後人所增耳

指瑕第四十一

與其失也寧僭無濫

左傳蔡聲子曰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

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東野敗駕

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

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

見日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

仲任置硯以綜述

謝承後漢書曰王充于宅內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牘見事而

作著論衡叔通懷筆以專業 後漢書曹褒字叔通博雅疏通常憾朝廷

八十五篇 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為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適之

適之

附會第四十三

張湯疑奏而再却

漢書張湯為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却矣掾吏莫知所為倪寬

為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為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為掾上寬

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

由是鄉學以寬為奏讞掾虞松草奏而屢譴 世語曰司

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

馬師命中書令虞松作表再呈輒不可意命松更定經時松思不能改心存之形于顏色鍾會察其

有憂問松松以實答會取視為定五 字松悅服以呈師師曰不當爾耶

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
 日正道馳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
 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公兮何不仁泛
 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牽
 長菱兮湛美玉河公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
 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御水饋林竹兮捷石菑宣
 防塞兮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
 防 **徵枚乘以蒲輪** 漢書枚乘傳武帝自為太子聞
 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
 蒲輪 **申主父以鼎食** 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
 徵乘 秋百家之言游齊諸子間諸儒生相與排傾不容
 於齊家貧假貸無所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
 客甚困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
 衛將軍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資用乏畱久諸侯
 賓客多厭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是時徐
 樂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

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廼拜偃樂安皆為郎中
 偃數上疏言事遷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
 說上上輒從其計大臣皆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
 說偃曰大橫偃曰臣結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
 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牧賓客棄我我隄日久矣
 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吾日暮故倒行
 逆施 **集雕篆之軼材發綺縠之高喻** 揚子法言或
 之 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或
 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 漢書宣帝時
 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群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
 為楚辭九江被公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
 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上頗作歌詩欲興協
 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
 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
 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
 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

六

歌之褒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其傳益州刺史因奏
 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竝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
 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
 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
 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
 綺毅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
 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
 倡優博奕遠矣 **杜篤獻誄以免刑** 後漢書篤少博學不修
 美陽與美陽令游數從請託不諧頗相恨令怨收
 篤送京師會大司馬吳漢薨光武詔諸儒誄之篤
 於獄中為誄辭最高 **班彪參奏以補令** 後漢書班
 帝美之賜帛免刑 彪避地河
 西大將軍竇融以為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
 道彪乃為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及融徵
 還京師光武問曰所上章奏誰與參之融對曰皆
 從事班彪所為帝雅問彪材因召入舉司隸茂才

拜為 **賈逵給札於瑞頌** 後漢書賈逵性愷悌多智
 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

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
 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
 有五采色帝異之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逵
 博物多識帝乃召見逵問之對曰昔武王纘父之
 業鷲鷲集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爵仍集此胡降
 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爵頌拜為郎

才略第四十七

隨會講晉國之禮法 國語晉侯使隨會聘於周定
 王饗之穀蒸原公相禮范子

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折今此何禮也
 王見其語也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召士季
 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丞王公立飲則有
 房蒸親戚宴饗則有殺丞今女非它也而叔父使
 士季實來脩舊德以獎王室唯是先王之宴禮欲
 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飲禘焉忠非親禮而干舊職

以亂前好且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
 儂貪而不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
 不俟馨香嘉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
 女今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餼協典禮
 以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豆籩脩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鼎
 俎靜其中舉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之於
 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容合好胡有子
 然其效戎翟也夫王公諸侯之有飫也將以講事
 成章建大德昭大物也故立成禮烝而已飫以顯
 物宴以食好歲飫不倦時宴不淫月會旬脩日完
 不忘服物昭庸采飾顯明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容
 貌有崇威儀有則五味實氣五色精心五聲昭德
 五義配宜飲食可饗餘同可觀財用可嘉則順而
 建德古之善禮者將焉用全烝武子遂不敢對而
 退歸乃講聚二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為晉
 法

趙衰以文勝從饗
左傳秦伯饗晉公子重耳舅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

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公
 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

國僑以修辭扞鄭子太叔美秀而

文公孫翬善於辭令
左傳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
 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太

叔美秀而文行人子羽能知四國之為辨於其夫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善為辭令禪謀能
 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
 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禪
 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
 乃授子太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知音第四十八

魯人以麟為麇
孝經古契曰孔子夜夢豐沛邦有
 赤烟氣起顏回子夏偕往觀之驅

車到楚西北范氏之廟見芻兒推麟傷其前左足
 束薪而覆之孔子曰兒來汝姓為誰兒曰吾姓為

赤松字時僑名受紀孔子曰汝豈有所見乎吾所見一獸如麋羊頭頭上有角其未有肉方以是西走孔子發薪下麟視孔子趨而往麟

蒙其耳吐三卷書孔子精而讀之 **楚人以雉爲**

鳳尹文子曰楚人握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欺之曰鳳皇也路人曰我聞鳳皇今始見矣汝販之乎請買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方欲獻楚王經宿死路人不遑惜其金惟恨不得獻王王聞之感其欲獻已召厚賜之

魏氏以夜光爲怪石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詐之曰此怪石也蓄之弗利其家田父雖疑猶豫以歸置廡下其玉明照十室大怖遽而棄之於遠野鄰人取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賀曰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賜獻王者千

宋客以燕礫爲寶珠闕子曰宋金長食上大夫之祿

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爲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七日端冕玄服以發寶革匱十重緹巾十襲客見之掩口而笑

莊周所以笑折

楊莊子曰大聲不人于里耳折楊皇琴則嗑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也

宋玉所以傷白雪襄陽耆舊傳曰宋玉識音而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乃謂之曰子盍從之俗使楚人貴子之德乎對曰昔楚有善歌者王其聞與始而曰下里巴人國中唱而和之者數萬人中而曰陽阿采菱國中唱而和之者數百人既而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麗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不過數人蓋其曲彌高而和彌寡

餌之止過客老子曰樂與

程器第四十九

敬姜婦人之聰明耳然推其機綜以方治國

國語曰公

父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為不能事主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組織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

予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各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職業况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脩我日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